

●自序

（上缺）见取其灭亡之祸矣，无或爽也。臣也某公、某卿，吾所素习也；廉既见其荣及后人矣，贪亦见其灾逮夫身矣，无少忒也。某政也善，则民聚；不善，则民散。某法也良，则国安；不良，则国危。莫不操若符券，应如影响；使人刺目惊心，深思猛省。此「明纪」一书不可不急悬心目也。

顾明之有纪，自陈东莞、郑端简而下，代有着述。然皆繁芜，不傲惕人心。惟钟竟陵「编年」为简要。独惜其仅及熹庙而止；而兴亡之际，反后先不及。南不自揣，每欲续成全书；而苦搜辑不广，日抱阙略以俟。今幸「邸录」未全亡，野求渐出。而怀宗十七年之鸿猷大烈，庐若日星，因取而卒业。又得邹流绮「明季遗闻」载弘光、隆武事甚详，复择其确有可据、言尤雅循者诠次之，以为子婴、帝昺之续。而有明一代兴亡，不尽昭昭于兹乎？

虽然，兴亡人事也，而所以兴亡则天也。何也？古今无不亡之国，何亡国之时犹是此天下也，不分崩则离析；犹是此君臣也，不好色则贪财；犹是此政也，不祸国则殃民。即间有英明在上，焦劳宵旰，亦孤立而无援；即时挺忠贞于下，痛哭流涕，亦疏斥而不用。而一辈庸碌之臣，乞灵奥灶，偏承恩宠，而据要津。民穷矣，复剥削之；财尽矣，复耗散之；寇众矣，复驱益之；兵骄矣，复纵肆之；不令国破君亡不已也。回思此庸碌之臣，非不读书、非不多才，非不高谈经济而慷慨以治平自期；即任此庸碌之臣者，亦非不深信其读书多才、能谈经济、能以治平自期而漫然以天下付之也。及一败涂地而事后观之，始知其所读之书、所用之才、所谈经济及慷慨自期者，皆苟且贪荣，而厝火积薪自趋于亡也。嗟乎！此岂自趋于亡耳，亦天心实有所兴而致然耳。书成，低回叹息，不禁痛言之以志感。

顺治庚子仲秋，楚人季雍王汝南谨书于虎丘僧舍。

●怀宗端皇帝（讳由检，熹宗嫡弟。在位十七年）

崇祯元年（戊辰）春正月，禁衣饰僭侈；从御史梁天奇言也。

命内臣俱入直，非受命不许出禁门。谕戒廷臣结交近侍。

二月，以侍读学士温体仁直经筵日讲。

三月，以周延儒为礼部右侍郎。

五月，上召对平台，谕辅臣曰：『票拟之事，宜悉心商确』。谕吏部曰：『起废太多，会推宜慎』。责户部措办边饷无术，侍郎王嘉祜引罪。谕兵部边事，尚书王在晋语未详，命给笔札录进。谕刑部曰：『天时亢旱，用法宜平允』。既而，辅臣刘鸿训言更调甚速，宜久任、责实效。上曰：『海内疲于赋役，朕甚悯之！夫更调速，则民滋搅；任事久，则功易成。自今藩众郡邑，毋

轻改调』。御史任赞化上言：『天下不患有真小人，而患有假君子。真小人居身秽浊，众所交攻，为祸犹浅；假君子阴行不肖，弹射莫加，为祸最烈。今之假君子，杨维垣是也』。

六月，户科给事韩一良上言：『皇上谕群臣，有「文官不爱钱」之语。然今之世，何处非用钱之地、何官非爱钱之人？向以钱进，安得不以钱偿！臣起县官、居言路，以官言之，县官行贿之首，而给事纳贿之魁。今俱咎守、令之不廉，然守、令亦安得廉？俸薪几何，上司督取，不曰无碍官银，则曰未完纸赎。冲途过客，动有书仪；考满朝觐，不下三、四千金。而欲守、令之廉得乎』？上嘉纳之。寻擢右佥都御史。

上谕阁臣：『内操军士，俱魏忠贤招来，留居禁中，不测可虞。一朝解散，又恐激变，不如善遣之』。阁臣钱龙锡等极口赞扬。上因传旨：『内操军士劳苦特甚，着给假一月，归乡省亲；仍给月粮，从优犒赏』。众军欢感。

七月，上御平台，召督师袁崇焕，问以平定方略。崇焕慨然奏曰：『所有方略，已具疏中。但假臣便宜至五年，而东方可平』。上曰：『五年平定，朕不吝封侯之赏』。时四辅臣钱龙锡侍立，俱奏曰：『崇焕肝胆意气、识见方略，种种可嘉；真奇男子也』。上悦，赐茶果、瓜饼而退。

九月，海寇郑芝龙降于巡抚熊文灿。

十月，锦州军譁。袁崇焕上疏请饷，上示阁臣，阁臣求允发。周延儒曰：『关门昔防敌，今且防兵。前宁远譁，锦州尤而效之，未知其极』！上曰：『奈何』？延儒曰：『臣非阻发帑；虽与之，当益求经久之策』。上善之。

十一月，上御暖阁，召问温体仁参钱谦益浙闽关节之事。先是，有旨会推枚卜，钱谦益名列第二，而温体仁不与；体仁因参谦益受钱千秋数千金之贿，以「一朝平步上青天」为关节取中之，结党欺君。故上召对诘问，体仁与谦益质辨不已。上问诸臣，周延儒对曰：『钱千秋关节是真』。辅臣钱龙锡等对曰：『关节实与钱谦益无干』。上曰：『关节既真，他为主考，如何说不是他』！遂命拟旨：『钱谦益既有物议，回籍听勘；钱千秋下法司再问』。科臣章允儒辨体仁以「党」字加诸臣，是从来小人害君子榜样。上怒其胡扯，着锦衣卫拿下。

上大行皇帝庙号「熹宗哲皇帝」，上圣母「孝纯渊静、慈肃毗天、钟圣皇后」。圣母懿亲刘效祖，着封新乐伯。

延绥饥。土府谷民王嘉胤倡乱，饥民附之。白水盗王二等复合徒众，劫掠蒲州、韩城间。时承平久，猝被兵，人无固志。陕西巡抚胡廷宴庸而耄，恶闻贼，杖各县报者曰：『此饥氓，徐自定耳』。于是有司不敢闻。盗侦知之益肆，遂劫宜君县狱；北合嘉胤五、六千人，聚延庆之黄龙山。

诏焚毁非刑。谕曰：『非法非刑，惨毒异常，允非盛世所宜有。着遵高皇帝敕旨，概从焚毁』。

十二月，大学士韩爌入朝。

二年（己巳）春正月，郟阳、陕西、延绥各报流贼肆掠。给事薛国观上言：『贼之炽也，由置盗不问，实酿其祸。今弭盗之方，在整饬吏治；有先事提防之法、有临事剪灭之法、有后事惩戒之法』。上是之。

二月，陕西兵备刘应选率毛兵入汉中，合川兵攻贼，追斩五百余，诛渠魁数十人；余走蜀。其匿汉阴山中者，皆自杀。

钦定逆案，魏忠贤、客氏磔死外，以七等定罪：一曰首逆同谋，兵部崔呈秀等六人。一曰结交近侍，都御史刘志选等十九人。一曰结交近侍次等，大学士魏广征等十一人。一曰逆孽军犯，东平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；谄附拥戴军犯，内监等十五人。一曰结交近侍末等，俱配赎，顾秉谦百二十八人。一曰祠颂，照不谨例，冠带闲住，大学士黄立极等四十四人。

四月，诏毁「三朝要典」。先是，翰林侍讲倪元璐上言：『梃击、红丸、移宫三案哄于清流，而「三朝要典」成于逆竖。其议不可不兼行，而其书不可不速毁！何也？盖主梃击者，力护东宫；争梃击者，计安神祖。主红丸者，伏义之言；争红丸者，原心之论。主移宫者，弭变于几先；争移宫者，持平于事后。六者各有其是，未可偏非。而奈何逆璫害人，则借三案；群小求荣，则又借三案；而三案之面目全非。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，犹夫颂德称功于义父；于是崔、魏两奸，乃始创之私编，标题「要典」。由此而观，三案者，天下之公议；要典者，魏氏之私书。三案自三案、要典自要典，翻即纷嚣，改亦多事；惟有毁之而已』。上从之，故有是命。倪元璐又论『东林，天下之才藪也。其所宗主者，大都稟清挺之标，而或绳人过刻；树高明之帜，而或持论太深。谓非中行则可，谓之非狂狷则不可；若目曰邪党，则无不邪党者矣』。

秦、晋饥，盗起。征发太众，朝臣请捐俸助饷。上曰：『诸臣兴利除害，则国家受益者多矣；何必言助』。

陕西巡按御史吴焕上言：『秦寇惨掠，古所罕有。抚臣胡廷宴狃于积弛，束手无策，则举而委之边兵；延绥抚臣岳和声讳言边兵为盗，又委之内地。则西安、延安诸邑之被盗，皆两抚推诿隐讳实酿之也』。

六月，顺天府尹刘宗周上言：『陛下励精图治，然程效过急，不免见小利而慕近功。慕近功者，边事也；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，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而战无日：此计之左者也。见小利者，理财也；民力已竭，司农告匮，而一时所讲求者皆聚敛之术，水旱灾伤一切不问。有司以掊克为循良，而抚字之政绝；大吏以催科为殿最，而黜陟之法亡：赤子无宁岁矣。顷者，严赃吏

之诛，自执政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，可谓得救时之权；然贪风不尽息者，由于道之未尽善，而功利之见不泯也』。

御史曹谷奏申太监王安之冤。上悯之，着还原官，家产给与子侄。

诏各处媚璫生祠，尽行拆毁。

给还万燝诬坐赃银三百两。谕曰：『万燝冤死堪怜，解到诬坐赃银给还家属，以旌忠直』。

七月，以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提督东厂。

十一月，清兵南下，遣干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。时京师戒严，外臣不称任使，故有是命。

逮蓟辽总督尚书袁崇焕于狱。下兵部尚书王洽于狱。

都城警，诏天下勤王。山西巡抚耿如杞以兵入援，譁于涿州，大掠良乡。耿如杞逮论死，溃兵遂窜走秦、晋山谷间为盗。先是，元年，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，善走，能骑射。家贫，为驿书；闻王嘉胤，往投焉。已而参政洪承畴击贼破之，自成走匿山泽间。至是，溃兵窜归，遂出与之合。旬日间，众至万余，推高迎祥为首，称闯王；转寇山西、河南。已而官军击迎祥斩之，群盗遂推自成为主。

十二月，以周延儒入阁办事。

清兵北去，京师解严。

三年（庚午）春正月，陕西边盗王子顺、苗美连逃兵众至三、四千，掠绥德，南围韩城。总督杨鹤、巡抚刘广生击败之，贼遁。复犯清涧，官兵追逐，贼走西川。先是，万历时，朝廷念西军劳苦，预给三月粮以为常。至是秦旱，粟腾贵，军饷告匮，往往譁溃，亡命山谷，遂倡饥民为乱。时东事益急，廷议核兵饷；各边镇戍厘汰至数十万，乘障兵多噪而下。

给事刘懋请裁定驿站，可岁省金钱数十余万。上从之。给事许国荣、御史姜思浚争之不能得。河北游民向藉食驿糶，用是益无赖。岁不登，无所得食；所在溃兵煽之，而全陕无宁土矣。

命洪承畴以都御史巡抚延绥。

复故大学士张居正荫，赐故都督戚继光表忠祠。

前尚宝司原抱一劾大学士韩爌致寇，爌致仕归。

四月，磔袁崇焕于市。以崇焕力主和议，擅杀岛帅毛文龙，以致清兵深入也。

五月，贼破金锁关，杀都司王廉。

六月，以温体仁入阁办事。

贼降叛不常，总督杨鹤主抚，与陕抚刘广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贼。贼魁黄虎

、小红狼、一丈青、龙江水、掠地虎、郝小泉等俱给牌免死，安置延绥、河西；但不焚烧，其淫掠如故，民罹毒益甚。

【第 8 页：版面影像】

给事刘懋上言：『秦之流贼，即延庆之兵丁土贼也。边贼倚土寇为乡导、土寇倚边贼为羽翼，始数不多，至近年荒旱频仍，愚民影附，贼势始大。当事以不练之兵剿之不克，又议抚之。其剿也，所斩获皆饥民，而真贼饱扬以去；其抚也，非不称降，聚众无食，仍出劫掠，名降而实非降也』。御史黄道直上言：『盗起于饥，请发饷银易米，分赈饥民，庶收拾人心、解散党附』。不报。

八月，王嘉胤勾西人入犯，洪承畴、杜文焕击败之；佯乞降，仍夺路走。

十一月，山西总兵王国梁追贼于河曲，发西洋炮；炮炸，兵自乱。贼乘之，遂陷河曲。

四年（辛未）春正月，给事吴执御上言：『理财加派，不得已而用之；未有年余不罢者。捐助、搜括二者，尤难为训』。上曰：『加派原不累贫、捐助听之好义，惟搜括滋奸。若得良有司奉行，亦岂至病民乎』？不听。

召各省监司于平台，详问利弊。对毕，谕以『正己率属，爱养百姓。用命有显擢，不则罚随之』。各谢退。

谕左都御史闵洪学曰：『巡按贤，则守臣贤；若巡按不肖，其误非小！屡敕回道严核，何近日不称职之多也』！又曰：『卿与吏部实心任事，天下不难为也』。

盗神一元陷保安，副总兵张应昌击败之。一元死，弟一魁领其众。

命御史吴牲贲金赈陕西饥荒，招抚流盗。谕曰：『陕西屡报饥荒，小民失业；甚者迫而从贼，自罹锋刃。谁非赤手，颠连若斯！今特发十万金，命御史前去的被灾处，次第赈给。仍晓谕愚民，即或胁入贼党，若肯归正，即为良民；嘉与维新，一体收恤』。

二月，贼围庆阳。总督杨鹤在■〈分阝〉干，不即援。

三月，张应昌等援庆阳，贼围解。

四月，盗神一魁降于杨鹤。鹤责数其罪，俱伏谢。一魁有战骑五千，鹤侈其事，上言乞赐一、二万金赈济。

省臣论宣大总督魏云中、陕西总督杨鹤恇怯玩寇，上切责云中、鹤等平盗自贖。

上念旱，释前工部尚书张凤翔、左副都御史易应昌、御史李长春、给事杜齐芳、都督李如楨于狱。

御史吴牲西行至延长，寇聚城下，谕以祸福，分赈之；贼各解散。游贼闻

之，皆回受赈，抚贼七千有几。

降盗不沾泥拥众胁粮赏，复攻米脂。总兵王承恩暨绥抚洪承畴连战，始遁。

五月，盗满天星降于杨鹤。鹤选其骁勇置营中；散其党万二千人，即命其魁分勒回籍。未数月，皆叛去。

吴执御上言：『今日言饷，加派则害民，不加派则害兵。前年遵永之变，袁崇焕以数百万金钱，狼狈失守；史应、张星、王象虞、左应选各以一邑，固守于婴城之际。由此言之，不在创法，而在择人。臣妄谓沿边诸邑，宜选补贤守，畀以本地钱粮，训练土着。此法一行，饷不取偿于司农、兵不借援于戍卒，计无便于此者』。上以钱粮留本地，则国课何从出；不听。

六月，曹文诏击斩王嘉胤于阳城。其党复推王自用为首，号曰紫金梁。其党自相名目，有老回回、八金刚、闯王、闯将、八大王、扫地王、闯塌天、破甲锥、邢红狼、乱世王、混天王、显道神、乡里人、活地草等，分为三十六营。

七月，给事孟国祥、曹履泰各奏抚贼欺饰之弊。逮总督三边都御史杨鹤下刑部狱，论戍；以主抚被欺也。

贼赵四儿六千余人东渡山西，入沁水县。县东北有窦庄，系故张忠烈铨里居。先是，铨父尚书五典谓海内将乱，筑墙为堡甚坚。至是，贼犯窦庄，五典、铨已死，铨子道浚、道泽俱官京师，惟铨妻霍氏守舍。众议弃堡避去，霍氏语其少子道澄曰：『避贼而出，家不保；出而遇贼，身更不免，等死耳。死于家，不犹愈死于野乎？且我坚守，贼必不得志』。躬率僮仆为守御。贼至，环攻之；堡中矢石并发，贼伤甚众。越四日，乃退。其避山谷者，多遇贼淫杀。惟张氏宗族得全，冀北兵备表其堡曰「夫人城」。

八月，御史吴执御论『周延儒揽权壅蔽，私其乡人。塘报章奏，一字涉边疆盗贼，辄借军机密封下部。明畏廷臣摘发短长，他日败可以捷闻、功可以罪案也。皇上见延儒摘发细事，近于明敏；抑知特借此以行其私乎』？上切责之。执御疏凡三上，俱留中。

先是，陕西巡抚李应期言秦贼旋抚旋叛，上命吴牲确查。至是，牲报闻曰：『延庆地亘数千里，土瘠民穷，连岁旱荒，盗贼蜂起，胁从甚众，几于无民。近官军南剿，贼望风潜逃；相继招安，满天星降于榆林，余贼遂徙而北。降者虽散回原籍，仍复劫掠；于是有「官贼」之谣，而人人致恨于招抚之失事。点灯子众五、六千在青涧，旋抚旋叛；庆阳施临庵、刘六等亦尝受抚，今攻陷中部者，皆其众也。又降贼独头虎见大兵之来，已出韩城、潼关，道臣胡其俊犹追送赈钱九十万，贼复横索，一一给之惟谨；要挟重资之说，有自来矣。为

今之计，集兵合剿，歼其渠而余众自破，明赏罚而士气自鼓，秦事犹可为也』。

贼独头虎五部恣掠，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去贼营二十里，不敢出战。土人强之出，报斩五千级；验之，则率妇人首也。给事魏呈润劾大胤，落职。

命洪承畴总督三边、张福臻巡抚延绥。

九月，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、工二部钱粮。初，上既罢诸内臣，外事悉委督、抚。然上英察，辄以法随之，多不称任使。二年清兵南下，京师戒严，乃复以内臣视行营。

自是，衔命四出，动以上官威倨加于庶司，群相壅蔽矣。

罢工部郎中孙肇兴。肇兴监督盔甲厂，以帑诎疏劾张彝宪；上怒，落职。

十一月，时黄道周以救钱龙锡谪外。中允倪元璐上言：『黄道周既以謇谤承贬，刘宗周又以肮脏投闲；天下本无人，得其人又不能用，谁为陛下奋其忠良者』？上不听。

洪承畴击贼赵四儿，擒之。即点灯子也，起青涧、绥德，奔突延、西间，往来秦、晋，沿河郡县多苦之。至是伏诛，平阳稍安。

十二月，甘泉贼陷宜君，又陷葭州；兵备郭景嵩死之。

户部尚书毕自严下狱；以考选科道后，更核在任征输未完也。廷臣疏救，上切责之。自是，考选将及，先核税粮，不问抚字矣。

礼部侍郎罗喻义罢归。喻义直日讲，以尚书商王布、昭圣武章送阁。温体仁裁其半，皆喻义所引京营大阅语也；喻义执不可。体仁因上言：『旧例，惟经筵多进规语，日讲则正讲多、进规少。今喻义以日讲而用经筵之例，臣驳改不听，自愧不能表率后进』。上命下部议，部议：『圣听天亶，何俟喻义多言』！遂放归。

五年（壬申）春正月，延绥贼伪为米商，陷宜君，复陷保安、合水；流入山西者，陷蒲州、永宁，大掠四出。山西巡按罗世锦归咎于秦，谓以邻为壑。给事裴君锡，晋人也；上言请责成秦之抚、镇驱之回秦，而后再议剿抚。当事无识如此。

洪承畴请留陕西饷银二十万资剿费，并以劝农。从之。

宁塞逸贼合环庆诸寇屯镇原之蒲河，欲犯平原，走凤翔、汉中。陕抚练国事、总兵董志义遣兵各守要害，贼遂不敢出。既而洪承畴从鄜州间道至、曹文诏以临洮兵至、贺虎臣兵亦至，会于西澳，各夹击贼；大小十余战，追奔数十里，斩首千余级，伤坠无算，而宁塞之寇尽矣。惟浑天猴等尚据襄乐，练国事遂移镇宁州。时以西澳之捷，为用兵来第一。

陕西原任通政司马鸣世上言：『三秦为海内上游，自盗发以来，破城屠野

，四载于兹。良以盗众我寡、盗饱我饥，内鲜及时之饷、外乏应手之援。揆厥所由，缘庙堂之上，以延庆祝延庆，未尝以全秦视延庆；以秦视秦，未尝以天下安危视秦，而且误视此流贼为饥民。至今势焰燎原，莫可扑灭；若非亟增大兵、措大饷，为一劳永逸之计，恐官军鹜于东、贼驰于西，师老财匮，揭竿莫御。天下事尚忍言哉！

二月，宁塞逋贼复炽。盗夜入鄜州，兵备僉事郭应响死之。

三月，陕西贼陷华亭。知县徐兆麒赴任才七日，城陷；逮至，竟坐弃市。

工部右侍郎高弘图上言：『臣部有公署，中则尚书、旁列侍郎，礼也。内臣张彝宪奉总理两部之命，俨临其上，不亦辱朝廷而褻国体乎？臣之为侍郎也，贰尚书、非贰内臣也。国家大体，不容不慎；故仅以川堂相宾主，而公座毋宁己之。虽大拂宪意，臣不顾也。且总理公署，奉命别建；则在臣部者，宜还之臣部：岂不名正言顺而内外平』？上以军兴饷事重，应到各部验核；不听。弘图遂引疾求去；疏七上，削籍。

四月，湖广流寇自兴国入江西泰和、吉安等处。

六月，兵部员外华允诚上言三大可惜、四大可忧；内刺温体仁、闵洪学。上切责之。允诚回奏，又极言其私沈演、唐世济等。上怒，夺允诚俸。

七月，山西贼陷大宁。

以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。

八月，曹文诏击贼甘泉，败之。

九月，山西贼破临县，贼魁豹五等据其城。又陷修武，杀知县刘凤翔。焚掠武涉、晖县，遂围怀庆。上以藩封重地，切责河南巡抚樊尚燝杀贼自赎。

十一月，海盗刘香老犯福建小埕，游击郑芝龙击走之。

十二月，南礼主事周鏞上言：『内臣用易而去难，此从来之通患；然不能遽去，犹冀有以裁挹之。今张彝宪用，而高弘图之骨鲠不可容矣；金铉之抚芦虽幸免罪，以他事中之矣。王坤用，而魏呈润以救胡良机处矣，赵良曦以直纠扶同处矣。邓希诏用，而曹文衡以互结投闲矣，王弘祖以礼数苛斥矣。若夫孙肇兴之激直，李曰辅、熊开元之慷慨，无不罢斥。尤可叹者，每读邸报，半属内侍之温纶。从此以后，草菅臣子委裘天言，祇徇中贵之心，将不知所极矣』。上怒其切直，削籍。礼部员外郎袁继咸疏救之，不听。

以司礼监右少监刘芳誉提督九门。

令百官进马：二品以上各贡一匹，余合进，俱纳于御马监；实賫金贸之本监也。否则，虽骏驥亦却之。

诏停开纳例。

六年（癸酉）春正月，大学士周延儒为宣府视阅太监王坤所劾，因上疏乞

罢；不允。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：『王坤内臣，不宜侵辅臣』。上诏群臣于平台，谓志道曰：『遣用内臣，原非得已；朕言甚明，何议论之多也！王坤之疏，朕已责其诬妄。乃廷臣举劾，莫不牵引内臣；岂处分各官，皆为内臣耶』？志道奏曰：『王坤直劾辅臣，举朝皇皇，为纪纲法度之忧。臣为法度惜，非为诸臣地也』。上曰：『廷臣于国家大计不之言，惟因内臣在镇不利奸弊，乃借王坤疏要挟朝廷，诚巧佞也』。因诘志道者再。周延儒曰：『志道非专论内臣，实责臣等溺职』。上色稍霁，曰：『职掌不修，沽名立论，何堪宪纪』！立命志道退。延儒遂放归。

左良玉攻贼于涉县西，斩其渠，贼望其旗帜皆靡。然贼势尚炽，谋犯河南

。

二月，贼踞林县山中，饥民相望而起。左良玉败绩于武安，河南兵七千先后死亡殆尽，贼益炽。

谕吏部举潜修之士，科道不必专出考选、馆员须先历知推，垂为法。

五月，谕兵部：『流寇蔓延，各路兵将功罪，应有监纪。特命太监陈大金、阎思印、谢文举、孙茂霖为内中军，会各抚道分入曹文诏、左良玉诸营，纪功过、催粮饷；仍发内帑四万金、素红蟒段四百匹、红素千匹，军前给赏。

山西巡抚许鼎臣以流寇肆掠，请蠲积逋并预免数年赋额。不许。

六月，海寇刘香老犯长乐。

七月，贼屯彰德；复以阎思印同总兵张应昌合剿。汾阳知县费甲鏹以供应逼迫，投井死。

八月，陕西贼攻隆德，杀知县费彦芳。分守固原参政陆梦龙战于绥德城下，死之。

九月，张应昌败贼于平山，获贼首张有义，即一盞灯也。

十月，论囚。上素服御建极殿，召阁臣商确，温体仁竟无所平反。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麒赴任仅七日城陷，竟弃市；上颇心恻。体仁不为救，人皆冤之。

十二月，延绥贼首钻天哨、开山斧据永宁关；前阻山险、下临黄河，负固数年不下。延绥巡抚陈奇瑜谋取之，乃阳传总制檄，发兵简众七千人抵延州，因潜师疾走入山；贼不虞大兵至，仓皇溃佚。焚其巢纵击，斩首千八百级，二贼死。分兵击贼首一座城，斩之。延永盗悉平，奇瑜威名著关陕。

是岁，陕西、山西大饥。

七年（甲戌）春正月，谪给事中李世祺于外；以劾大学士温体仁、吴宗达也。山西提学袁继咸上言曰：『养凤欲鸣、养鹰欲击，今鸣而箝其舌、击而继其羽，朝廷之于言官，何以异此？使言官括囊无咎而大臣无一人议其后，大臣所甚利、忠臣所深忧，臣所为太息也。且皇上乐听谗言，而天下知以攻弹大臣

为天子所厌闻，其势将披靡不止也』。上以越职言事，切责之。

降盗王刚、王之臣、通天柱等至太原挟赏，巡抚戴君恩设宴诱刚等斩之，共斩四百二十九人。

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上言：『南都、凤泗、承天陵寝所在，乞敕淮抚杨一鹏急为预备，防贼东犯』。

二月，监视登岛太监魏相以给事中庄鳌献上「太平十二策」，请撤监视；因求罢。上不允，因贬鳌献于外。

总理太监张彝宪请入觐官投册，以隆体统；许之。提学袁继咸上言：『士有廉耻，然后有风俗；有气节，然后有事功。今诸臣未觐天子之光，先拜内臣之座，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？逆璫方张时，义子、干儿昏夜拜伏，犹以为羞；今且白昼公庭，恬不知怪，所为太息也』。上以越职言事，责之。张彝宪奏辨觐官参谒，乃尊朝廷。继咸复上言：『尊朝廷，莫大于典例。知府见藩臬行属礼，典例也；见内臣行属礼，亦典例乎？诸司至京投册吏部各官，典例也；先揭内臣，亦典例乎？事本典例，虽坐受犹以为安；事创彝宪，即长揖祇增其辱。高皇帝立法，内臣不干外事；若必以内臣绳外臣，「会典」所不载』。上仍切责之。

进延绥巡抚陈奇瑜兵部右侍郎，总督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军务；视贼所向，随方剿抚。先是，贼既蔓延秦、晋、楚、豫之郊，流突无定；廷议以为各镇、抚事权不一，互相观望，宜以重臣开督府，统摄诸道兵讨贼，上允之。参议洪承畴因陕西三边所恃，未可轻易；故有奇瑜之命。

三月，山西大饥，民相食；发金五万赈之。

免浙江崇祯三年以前织造。

四月，海盜刘香老犯海丰。

五月，陕西按察副使贺自镜奏：监纪太监孙茂霖玩寇。宣府太监王坤奏：『监军纪功罪耳，追遂有将吏在：果如自镜言，则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』。上不问。

六月，江西饥，逋负益多。观政进士陆运昌上「抚字八条」，上可其奏，下部议。

叙禁旅功，荫太监曹化淳世袭锦衣卫千户，袁礼、杨朝进、卢志德各百户；以击盗屡捷也。

罢各道监视太监。谕曰：『朕御极之初，撤还内镇，举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。比者多营私，罔恤民艰；廉谨者，又迂疏无通论。己巳之冬，京都被兵，宗社震恐；此士大夫负国家也。朕不得已，用成祖监理之例，分遣各镇监视，添设两部总理；虽一时权宜，亦欲诸臣自知引罪。今经制粗立，兵饷稍清

，诸臣亦应知省。其将总理、监视等官尽行撤回，以信朕之初心』。惟关宁密迩外境，高起潜兼两镇暨内臣提督如故。

八月，总督陈奇瑜招抚降贼复叛。先是，众贼为洪承畴所逐，窜汉中；川兵扼巴西诸险，贼饥无所得食，故乞降于奇瑜凡数万人。奇瑜专事招抚，受其降，檄诸部按甲无动，遣官监护降者；且檄所过郡邑，为具糗粮传送之。诸盗本无降意，又未大创，徒以饥疲困于地险不得逞；既度栈道、已出险，渐不受绳束，仍事杀掠，所至罢市。贼遂尽杀监视官三十员，攻陷麟游、永寿，势不可遏矣。

贼先锋高杰降于贺人龙。

闰八月，陈奇瑜至凤县。时贼益炽，北接庆阳，西至巩昌，西北至■〈分阝〉州、长安，西南至盩厔、宝鸡，众殆二十万。奇瑜始悔其见愚，急分兵出御而兵已寡矣。

九月，陕西巡按傅永淳上言：『汉南降贼陷城破邑，所在骚然。皆由奇瑜专主招降，谓盗心已革，不许道途讯诘；故郡邑不敢问，开门揖盗，剿抚两妨。皆奇瑜之流毒也』。

十月，上数御经筵，遇雪不辍。谕讲官韩日缵、姜逢元等，毋忌讳。

十一月，削总督陈奇瑜职，听勘。

侍读倪元璐上言：『边臣之情（？）归命监军，无事稟成为恭，寇至，推委百出；阳以号于人曰：「吾不自由也」。陛下何不信赏必罚，以持其后；而必使近习之人，试之锋镝，又使藉口运用无成哉！始陛下曰：「行之有绩，即撤」；今行之无绩，益宜撤』。不听。

礼部右侍郎陈子壮尝谒大学士温体仁，体仁盛称主上圣神，臣下不宜异同。子壮曰：『世宗皇帝最英明，然祔庙之议、勳戚之狱，当日臣工犹执持不已；皇上威严有类世宗，而公之恩遇孰与张桂？但以将顺而废匡救，恐非「善则归君」之意也』。体仁意沮，遂成嫌隙。

十二月，进洪承畴兵部尚书，总督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广、保定、真定等处军务；其总督三边如故。

总督两广熊文灿戴罪自效。先是，文灿令守道洪云蒸、巡道康承祖、参将夏之木、张一杰往谢道山招降刘香老，既而被执。文灿奏『道将信贼自陷』；上曰『贼渠受抚，自当听其输诚；岂有登舟往抚之理！弛备长寇，尚称未知；督臣节制何事』？故令戴罪。

八年（乙亥）春正月，兵部职方主事贺王圣劾温体仁庸奸误国；谪外。御史吴履中劾温体仁、王应熊并及监视内臣；上切责之。

上以祖训凡郡王子孙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，宗人府具以名闻，朝廷考验授

以职，迁除如常例。侍郎陈子壮上言：『宗秩改授，适开侥幸之门；隳藩规、溷铨政』。上以其间亲，下于理。明年四月，始得释。已而宗秩莅官多不法，公私苦之。

∴脑拢韞柿啥鞞恫畛闪杭涝帷？

福建游击郑芝龙合粤兵击刘香老于田尾远洋，香老胁兵备道洪云蒸出船止兵。云蒸大呼曰：『我矢死报国，亟击勿失』！遂遇害。香老势蹙，自焚溺死。康承祖、夏之木、张一杰脱归。

七月，以文震孟入阁办事。讲「春秋」称旨，故有此特简。

八月，上谕：『致治安民，全在守、令。而两京文职三品以下、五品以上，各举知府一人，无论科第贡监；在内翰林科道、在外抚按司道，各举州县官一人，无论贡监吏士。过期不举议处，失举连坐』。

十月，上避殿撤乐，下罪己之诏曰：『朕以凉德，纘承大统。不期倚用非人，边乃三入，寇则七年；师徒暴露，黎庶颠连。国帑匱拙，而征调未已；闾阎凋敝，而加派难停。中夜思维，不胜愧愤。今年正月流氛震惊皇陵，祖恫民怨，责实在朕。今调劲兵、留新饷，立救元元，务在此举。惟是行间文武吏士劳苦饥寒，深切朕念。念其风餐露宿，朕不忍安卧深宫；念其饮水食粗，朕不忍独享甘旨；念其披坚冒险，朕不忍独衣文绣。择兹十月三日，避居武英殿，减膳撤乐；非典祀事，惟以青衣从事，与行间文武吏士甘苦共之，以寇平之日为止。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厉，用回天心，以救民命』。

十一月，大学士何吾驺、文震孟罢。初，吾驺、震孟欲以工科给事许誉卿补南京太常卿，温体仁与吏部尚书谢陞难之。陞遂疏纠誉卿，震孟止欲夺誉卿俸，体仁不肯；震孟作色掷笔曰：『即削籍无害』。体仁夕揭上，而吾驺、震孟朝罢矣。

逮庶吉士郑鄮。鄮继母，大学士吴宗达女弟也。鄮薄于宗达，宗达因揭其杖母、烝〔父〕妾；体仁入告，下狱。

太监高起潜弟，荫锦衣卫中所正百户，世袭。

十二月，城凤阳。

吏部尚书谢升奏起废一百六人，不果用。

贼闯王攻陷光州，贼舁大炮二十座攻城，然二炮，城拉然崩颓。城中顷刻火作，贼乘而入，官吏士民屠戮无遗。

九年（丙子）春正月，以刘宗周为工部右侍郎。

特简淮安卫三科武举陈启新为吏科给事中。先是，启新伏阙献疏；疏称：『朝廷有三大病根：以科目取人，一病根也。据其文章，孝弟与尧舜同辙、仁义与孔孟争衡；及考政事，则恣其贪、任其酷，前所言者皆纸上空谈。盖其

幼学文时，父、师所训皆谓读书可致富贵，故进步止知荣身、荣亲，谁更思行其致君、泽民之道哉！臣所以效贾生之哭者，此也。以资格取人，一病根也。考国初，典史冯坚任金都、贡士彭友信任布政、秀才曾太授尚书，何尝以资格限之。至嘉靖时，犹三途并用。独今惟尚文之一途，即一途且分界地：贡士官止于贡、举人官止于举。贡者明知前途无路，取如是、不取如是，毋宁多取；举者明知历任有限，清如是、贪亦如是，毋宁贪求。若进士，则又知天下之爵，皆其砧几之物；天下之士，皆其朋比中人：炼成一气、打成一片，横行莫之问、放诞莫之稽。取凭其取、与遂其求，又安得官不贪、吏不污耶？偶有一清廉自爱者，则共道其矫、共骇其异，不去之不己。臣所以效贾谊之痛哭者，此也。以推知行取科道，又一病根也。知县者，民之父母；入仕之初，尚畏简书，自应谨飭。今一选知推，便不思爱养；梃政兼施，贪酷相济。所以然者，良由行取为科道也。彼受任时，先以科道自居，谓异日能举劾人、能荣辱人；及至守巡司府，竟以科道相待，谓彼异日可显我、可斥我：结交可为膀臂、投契可为奥援，畏敬之不暇，又何敢侮其意、制其行乎？故虐民、剥民、颠倒民、凌毙民，无不肆其所欲。可怜此蚩蚩之氓，叩阍无路、赴诉无门，欲不为盗得乎？臣所以效贾谊之痛哭者，此也。国家受此三大病痛，由是章句无用、党羽日盛，惟利是好、非情不行，竟成一迷局，举世尽醉梦于其中而不醒矣。尝见青衿子朝不谋夕，一叨乡荐便无穷；举人及登甲科，遂钟鸣鼎食、肥马轻裘，非数百万则数十万。试思此胡为乎来哉？嗟嗟！古云：「财不在下则在上」。使在下也，今日输赋税、明日输加派，犹有入之之日；即使在上，今日发内帑、明日发京库，犹有出之之时。今何不幸，而尽夺于中之缙绅乎！则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于世乎？不独不出也，彼且身无赋、产无徭、田无粮、物无税，且庇护奸民赋徭粮税，其入之正未艾也。即或有时而出，非买科第，则买地方、买迁陞，而出一无不入千。天下有数之财，岂堪此乎？上好下甚，日趋日极。今天下危矣，若病根不除，则盗贼必不能息；势不以皇上之天下断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！臣所以席藁跪伏于大明门外引领待死，上陈治病之药言有四：一当速停科目，以黜虚文；一当速举孝廉，以崇实行；一当速罢知推行取科道，以除积年横恣之陋习；一当速蠲灾伤钱粮，以苏屡岁无告之颠连。由此真才自出、风俗还醇，而世臻上理矣。洒洒五千余言，皆切时弊。上嘉异之，故特有是命。启新既拜命，惟敝车羸马以从事。

给事中常自裕上言：『流寇数十万，最强无过闯王。彼多番、汉降丁，坚甲铁骑；洪承畴、卢象升即日报斩获，不过别营小队耳，于闯势曾无损也。督、理两臣宜令专围闯王，而余贼自破竹矣』。

二月，郟襄贼犯竹山。竹山自七年为贼屠陷，至八年知县黄应鹏仅栖草舍

数椽；至是，贼复至，应鹏弃城走，贼入据城。有征粮六百石，尽为贼食；食尽，焚县治而去为空城矣。

唐王聿键奏南阳洊饥，有母烹其女者。

三月，工部右侍郎刘宗周上言：『皇上即位之初，锐意太平；而施为次第之间，未得其要。属意边疆，而贼臣以五年为期之说进；遂至戎马生郊，震及宗社，而朝廷始有积轻士大夫之心矣。由是厂卫司讥防，而告密之风炽；诏狱及卿士，而堂帘之情违。人人救过不给，而欺罔之习转甚；事事仰承独断，而谄谀之风日长。甚者参勘之法，惟重征输；官愈贪、民愈困，而贼愈逋。总理之外，复设监纪；权愈分、法愈废，而盗愈多矣。君臣相与，至难也！得一文震孟，而单词报罢矣；得一陈子壮，又以过戇下狱矣。市井杂流，乃得操其讹说投间抵隙，以希进用，而国事尚可问哉？乞皇上体上天生物之心，而不徒用风雷；念祖宗学古之益，而不至轻言改作。以宽大养人才，以拊循结人心；而且还内庭以扫除之役、正儒帅以失律之诛、慎宗贤以改秩之授。特颁尺一，遣廷臣賫内帑巡行郡国为招抚使，赦其无罪；而流亡者专责抚、镇陈师险隘、坚壁清野，听其穷而自归。诛渠之外，不杀一人。此圣王治天下之明效也。武生新授吏科给事中陈启新，一言投契，立置清华；此诚盛事。臣愚谓宜先令以冠带，办事黄门，稍如试御史例；俟数月后，果有忠言奇计，实授未晚。不然，如名器可惜何』！疏入，不报。

四月，武生李璡奏：『致治在足国，请搜括巨室助饷』。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，不听。士升上言：『比者借端幸进，实繁有徒。而李璡者，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，欲行手实籍没之法。此皆衰世乱政，而敢陈于圣人之前，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！且所恶于富者，兼并小民耳。郡邑之有富家，亦贫民衣食之源也；以兵荒之故，归罪富家而籍没之，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、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。此议一倡，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，大乱自此始矣』。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，竟改拟；上仍切责士升，以『密勿大臣，即欲要誉已足致之，毋庸汲汲』！时福建右卫经历吴化鯤讦奏士升弟士晋，体仁亦拟严旨。士升遂乞罢，许之。御史詹尔选上言：『大学士钱士升引咎回籍，明乎辅臣以执争去也。皇上宜鼓舞之不暇，顾以为要誉耶！人臣而沽名，义所不敢也；乃人主不以名义鼓天下，使其臣为尸禄保宠，习为寡廉鲜耻之世，又岂国家所利哉？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，拊心愧恨，有难殫述；辅臣不过偶因一事，代天下请命耳，而竟郁志以去。所日与皇上处者，惟此刻薄、不识大体之徒，毁成法而酿隐忧，天下事尚可言哉』？上召见廷臣于武英殿。上怒詹尔选，诘之声色俱厉；尔选从容奏对，不为诘。上问『如何为苟且』？对曰：『即捐助一事，亦苟且也』。反复数百言。且曰：『臣死不足惜，皇上幸

听臣，事尚可为；即不听臣，亦可留为他日之思』。上益怒，欲下之狱。阁臣申救；良久，命项系直庐，下都御史论罪。

国子监祭酒倪元璐上言：『昨见黄安县学生邹华妄行荐举，列及臣名；不胜惊异。陛下求言若渴，本期宣幽烛隐；而宵人干进，薄孔孟为秕糠，网簪纒为桃李。吴鲲化部民也，参及抚按；邹华下士也，荐及朝绅。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，岂可得乎』？上是之。

大学士温体仁等各捐俸市马；从关宁太监高起潜之请也。刘宗周上言：『一岁之间，助陵工、助城工，又助马价，亦何报称于万一；而时奉急公之旨，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市心乎？惟皇上罢得已之役、停不急之务，节省爱养，不徒为一切旦夕之计，亦何事屑屑以利为言乎』！不听。宗周寻报罢。

命乡、会试二、三场兼武经、书算，放榜后习骑射。

四川重庆府整县童生瞿昌进献白兔；上嫌其献瑞渎奏，驱逐回籍。

五月，下诏大赦山、陕胁从群盗，令地方官多方安插，以消反侧；违者重治之。

逮滋阳县知县成德下锦衣卫狱。德性刚激，出文震孟之门。震孟罢，连章攻体仁；凡十上，尽发其奸。母张氏，伺体仁輿出，辄道诟之。后移狱刑部，戍延绥。

六月，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同法司录囚。

七月，大清兵至居庸；分遣诸内臣李国辅等各守关隘。以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，镇守昌平；司礼监太监魏国征守天寿山，国征即日往。上语阁臣曰：『内臣即日就道，而侍郎三日不出；何怪朕之用内臣耶』！

都城戒严，斗米三百钱。上忧之，召廷臣于平台，问方略。户部尚书侯恂言禁市沽，左都御史唐世济言破格用人，刑部侍郎朱大启请列营城外为守御，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言收养京民细弱。上谕：『莫若蠲助为便』。

陕西巡抚孙传廷击贼于整屋，大破之；擒贼首闯王高迎祥及刘哲等献俘阙下，磔于市。

国子监祭酒倪元璐罢；诚意伯刘孔昭参其以妾冒妻封也。有旨：『冠带闲住』。

八月，召廷臣于平台。初，御史金光宸参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维楨首叙内臣功为借援，又请罢内臣督兵，上勿善也。是日，怒诘之曰：『仇维楨方至通州，尔即借题沽名』！欲重治之。适大雷雨，议谪。

九月，都城戒严，命督理卢象升总督各镇兵入援。时象升方追贼至郟西，闻警以师入卫；因改象升总督宣大、山西军务。

大清兵从建昌冷口还，守将崔秉德请率兵遏归路；总监高起潜不敢进，扬

言当半渡击之。侦骑报师已尽行四日，起潜始进石门山，报斩三级。

十月，前工部右侍郎刘宗周上言：『往者袁崇焕误国，其他不过为法受过耳；小人竞起而修门户之怨，举朝士之异己者概坐焕党，次第置之重典。自此小人进、君子退，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疏，今日之祸实己己酿成之也。且张凤翼溺职中枢而与之专征，何以服王洽之死；丁魁楚之失事于边而与之戴罪，何以服刘策之死；诸镇巡勤王之师争先入卫者几人，何以服耿如杞之死？岂昔之为异己驱除者，今不难以同己互相容隐欤？臣于是知小人之祸人国无已时也。皇上恶私交，而臣下多以告讦进；皇上录清节，而臣下多以曲谨容；皇上崇厉精，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；皇上尚综核，而臣下琐屑苛求以示察。窥其用心，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；皇上不察而用之，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觉矣。呜呼！八年之间，谁秉国成？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』。

禁文武舆盖、器饰之僭。

起守制杨嗣昌为兵部尚书。

命采平阳、凤翔诸矿以储国用。

赐太监曹化淳等彩币，以各进马也。叙京师城守功，太监张国元、曹化淳荫指挥僉事，各世袭。

吏部尚书谢升罢。先是，上命吏部指奏数年铨政大弊；吏部覆奏不称旨。上切责之曰：『尔部职专用人，推举不效，乃反称纲目太密，使中外束手；且平时陞转，必优京卿、甲科，乃云京卿未必胜外官、甲榜未必胜乙榜。如此游移，岂大臣实心体国之道』？故谢升罢职。

十一月，下左都御史唐世济于狱；以荐霍维华也。上以维华逆案，世济蒙蔽也。

十年（丁丑）春正月，常熟县民张从儒讦奏前礼部右侍郎钱谦益、科臣瞿式耜；谓二臣『喜怒操人才进退之权，贿赂握江南死生之柄。三党九族无不诈之人，兴贩通番无不为之事；甚至侵国帑、谤朝廷、危社稷。止因门生故旧列于要津，鸣冤无地；官干豪奴满于道路，泄忿何从』！奏上，温体仁拟旨，逮钱谦益、瞿式耜下刑部狱。先是，奸民陈履谦争产，求二官关说不允怀恨，遂唆从儒讦奏。既奉旨提问，履谦等得志，遂捏造「款曹、和温」等虚词，多方吓诈。款曹者，谓谦益尝作故太监王安祠记，曹化淳出王安门，宜款之；和温者，谓温与谦益有隙，宜和之。曹化淳访知之，愤发其奸。至是，刑部尚书郑三俊审出真情，陈履谦、张从儒各打一百棍，立枷三月死；谦等寻释归。

贼老回回、闯塌天等各数十股分扰江北；应天巡抚张国维驻师京口，沿江营火，夜烛数十里。仪真、六合人民俱倚担而立。

二月，左良玉大破贼于舒城、六安，连战三捷。既而贼潜窜大山中，张国

维檄左良玉入山搜捕。良玉既立功，骄蹇不奉调发，纵兵焚劫。国维三檄之，始自舒城进发，贼已饱掠出境。廷臣核之，革良玉职，杀贼自贖。

遣廷臣趋各省逋赋。

三月，太仓州监生陆文声陈风俗之弊，皆原于士子；太仓庶吉士张溥、前临川知县张采倡复社，以乱天下。命南直提学倪元珙查究。元珙回奏，极言文声之妄。称『东吴精进之学，复社为最着。大都诚心质行、讲艺谈经，互相琢磨；文必先正、品必贤良，无惭名教。大都陆文声有憾于娄东，故借复社为名耳』。上责其蒙饰，降光禄寺录事。

四月，谕百官求直言。给事中李如灿上言：『国家祖制，千古称善。自军不用而兵设，民始不得安其身；自屯不耕而饷兴，农始不得有其食。有兵不练，兵增而饷益匮；有饷不核，饷多而兵愈冒。比者核实之使四出，而掊克屡闻、占冒不减；可谓有政事乎？魏呈润、詹尔选、李化龙、刘宗周皆以一鸣辄斥，今下明诏求直言，倘赦其前愚、收之左右，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。若夫辅成君道，尤在朝臣；今此瞻彼顾、结党徇私，又何怪水旱、盗贼之屡见哉』！上怒，下如灿于狱。左谕德黄道周上言：『陛下下诏求直言，而建言者辄斥；清刑狱，而下狱者旋闻。大臣虽清强，曾何益理乱之数』！上不悛，切责之。

新安卫千户杨光先疏参陈启新并及温体仁，舁棺自随。谓『启新荷皇上独断，拔之泥淖之中、置之言路之首，宜致皇上为商周。启新为筑说，乃鄙夫既得、患失心生，称量利害、口与言违，正世俗所谓「说真方、卖假药」之小人也。按启新原疏所指诸大病根，今当首申前议，以拯斯民；何受事以来，绝无一字谈及？何当日在局外，则自谓傍观最清；一入局中，顿鹮突也！臣今所言清屯、赎缓，皆启新未结之局、皆启新分内之事。如启新不知弊源，是为不智；知而不言，是为不忠。人臣不忠，罪当死；不智而以浮词诳皇上骗美官，亦当死。启新本太仓州军士，尝充漕司书办。前启新五千余言，不出破「情面」二字。而原任山西布政樊良枢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，则特疏引荐；情面乎？不情面乎？最可骇者，书办被杀，何关国体重轻？何与谏垣名节？乃以申明赏罚，为胡尔仪等请恤；非贪其一千四百金之贿，何耶？今胡尔仪见在关臣衙门供役，而启新谓之已死；是与指鹿为马何异？启新罪不容于死矣！至若首辅温体仁，自与启新不同：治国、平天下是其责，持危扶颠是其任，休休有容是其量。体仁柄国以来，边骑两薄都城、流贼各省延蔓，平治之绩安在？国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、民怨于下而不思所以恤，扶持之责安在？忠告之言不受、睚眦之怨不忘，休休之量安在？三者无一，诚殆哉一个臣也。惟有引罪以去，庶几不误人国；乃悠悠忽忽，一利不兴、一害不除，膺颜恋栈，若不断送尽天下苍生不已也』。上责其渎陈。陈启新疏辨，有旨：责其军国大事，竟无一言陈奏

；着降二级，照旧供职。工部主事朱国寿疏参陈启新『何物么么？巧假灭祖、叛圣、坑儒乱世之言，遂骗六垣之长。启新久为漕运刑司书手，兔狡蝇营之丑、舞文弄智之奸。谓武举也，矮矮孱夫，无赳赳之壮气；谓文士也，录写椽役，可是蔼蔼之吉人？以不文、不武之书手，而大言无忌，才品何在？治行何在？乡评公议又何在？竟俨然垣长也！前奉明旨：「启新自破格特用后，军国大事竟无一言。陈启新着降二级」。大哉皇言！已窥破启新之假骗矣』。有旨：责其踵袭陈奏。杨光先屡疏参陈启新，上怒其恣意乱政，廷杖、戍辽东。

四月，抚宁侯朱国弼劾温体仁私左都御史唐世济；又劾体仁受霍维华贿，令唐世济发端。上慰谕体仁，夺国弼侯爵，世济亦戍边。

总监高起潜行部，永平道刘景耀、关内道杨于国俱耻行属体，上疏求免。上谓：『总监原以总督体统行事，罢于国、降景耀一级』。以后监司皆莫敢争。

闰四月，大旱；久祈不雨。圣谕责臣罪己曰：『帝德好生，降罚必有所致；久祈不应，乃朕躬之愆诚未足上达、朝廷之德泽不能下沾。如张官设吏，原为治国安民。今出仕专为身谋、居官有同贸易，催钱粮先比火耗、完正额又欲羨余。甚至已经蠲免，悖旨私征；才议缮修，乘机自润。或召买不给价值、或驿递诡名轿抬；或差派则卖富殃贫、或理谳则以直为枉。阿堵违心，则敲朴任意；囊橐既富，则解网念工。抚按之荐劾失真，要津之毁誉倒置。又如勳戚不知厌足，纵贪横于京畿；乡宦灭弃防维，肆侵凌于闾里。纳无赖为爪牙，受奸民之投献。不肖官吏，畏势而曲承；积恶衙蠹，生端而勾引。嗟此小民，谁能安枕！似此种种，足干天和。积过良深，所以挽回不易；都着洗涤肺肝，共竭愆诚，仰祈天意』！

群盗盘踞江北，廷议大发兵。计臣苦于无饷，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，因改粮为均输，以济军食。因加赋二万两；下诏曰：『暂累吾民一年，除此腹心大患』。

六月，大学士温体仁引疾免；赐金币，遣行人护归。初，体仁以摘发钱谦益受主知，遂入相。时上英明，愤廷臣苞苴无状。体仁惟斤斤自守，不殖货贿；故上始终信之。

至是，庇私党、排异己，举朝为仇，攻者无虚日；故免归。

七月，以史可法为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安、庐、池、太等处军务。时以寇患，故创设。

工部员外郎方玺上言：『皇上亲擒魏忠贤而手刃之，岂溺情阉竖者；不过以外廷诸臣无一可用，而借才及之。况人臣苟知报答，何论内外！内臣既徼兹旷典，孰不欲弃捐顶踵以酬我皇上者，不必鳃鳃过计也』。给事中何楷驳其通

内呈身，吏部请削其籍；上手改降三级，调外。

八月，以薛国观入阁办事。

十月，定东宫官属。先是，黄道周自陈「七不如」；谓品行不如刘宗周，至性不如倪元璐，远见深虑不如魏呈润，犯颜敢谏不如詹尔选，老成足备顾问不如陈继儒，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灿、傅朝佑，文章气节不如钱谦益、郑鄮。有旨：责其『颠倒是非；甚至蔑伦杖母、名教罪人，犹曰不如，是何肺肠？着回将话来』！于是道周复疏辨谓：『臣与郑鄮同为庶常时，文震孟疏论魏忠贤，郑鄮抗疏，任之削籍入山；每以臣为怯，臣心愧之也。每执笔不能明白，辄思郑鄮。以为不如，真不如也。盖以此自砭，亦以此分规，非为累臣地也』。上念道周起废不久，有旨不究。至是，定东宫官属；右谕德项煜、编修杨廷麟交让道周，阁臣以道周有「不如郑鄮」语，谓其意见偏，寝之。给事中冯元飏言『道周忠足以动圣监，而不能得执政之心，恐天下后世有以议阁臣之得失也』。不听。

十一月，兵部尚书杨嗣昌请限剿贼之期，令各抚镇分任断截要害地方，提兵合剿。从之。

十一年（戊寅）春正月，近畿任丘、清苑等州县各有司多不法，上内访知，逮入。责抚按不先劾为溺职；近几如此，远地可知。命部院申饬。

裁南京冗员八十九员。

左良玉、陈洪范大破贼于郟西。

二月，河南巡按张任学改都督佥事总兵官，镇守河南。先是，任学觐得巡抚，且欲荐丹阳知县张放；因极诋诸镇兵不足恃，盛称文吏有奇才，可御寇。及承兹命，意大沮悔。

上御经筵毕，召诸臣问保举、考选，孰为得人？少詹黄道周对：『树人如树木，须养之数十年。近来人才远不及古，况摧残之后，必深加培养』。又曰：『立朝之才存乎心术，治边之才存乎形势。先年督、抚未按形势，随贼奔走；事既不效，辄谓兵饷不足。其实新旧饷约千二百万，可养四十万之师；今宁、锦三协师仅十六万，似不烦别求剿寇之用也』。

庶子黄景昉请宥郑三俊。上曰：『三俊蒙徇，虽清何济』？会南京应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郑三俊清节，上因释之。三俊为司寇，敝衣一筐，爨烟不给，以拟狱轻得罪。上亦素知之，故得放还。

城芦沟，名拱极城。太监督役，掠涂人为工；民力为惫。

三月，户部主事张缙彦上言：『臣任清涧知县，于兵情、贼势亲见有素；盖贼之得势在流、失势在止，长技在分、穷计在合，乘时在秋夏、失时在冬春。昔大贼王嘉胤破河南据其城，曹文诏夺门斫杀而嘉胤歼；李老柴破中都据

其城，练国事督兵攻围而老柴擒；神一元破宁塞据其城，左光先与战而一元死；谭雄破安塞据其城，王承恩等攻围而谭雄诛：此皆守而不去，故速死也。过天星、老回回等所破城邑无算，官军未至，旋即奔逸：此皆流而不居，故缓死也。贼入晋、豫，分头成部；自秦至汝、雒以至江北，无处不被贼。岂贼真有数十百万？盖分股以披其党牵制我兵，故见多也。前总督驱天下之贼尽入汉中、出栈道关，正可一鼓而灭；乃以招安致败，不可复收。古人以八日而平贼数万者，利其合也。夏、秋之间，刍粮尽在场圃，足为士马之资；冬、春非破城攻堡，不能得食，官兵促之则尤易：故时有利、不利也。今欲破贼，惟在乱其所长而使之短、破其所得而使之失；直截以攻之，分为两军：一追、一驻，贼当之必破矣。敌党虽众，大都观望；其先倡者，不过一、二支。故尽一股则论赏，不必事平汇叙；纵一股即论罚，不许报级塞责。诚如此，贼不望风而靡，未之有也』。上是之。

上御左顺门，召考选诸臣，问兵食计。曾就义对曰：『百姓之困，皆由吏之不廉；使守、令俱廉，即稍从加派以济军兴，未为不可』。上拔第一。未几，即有剿饷、练饷之加。

四月己酉丑刻，荧惑，去月仅七、八寸；退至尾初度，渐入心宿。兵部尚书杨嗣昌上言：『古今变异，月食五星，史不绝书，然亦观其时。昔汉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，明年呼韩单于款五原塞；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，皇后马氏德贯后宫，明帝图画功臣于云台；唐宪宗元和七年月食荧惑，其年田兴以魏博来降；宋太祖太平兴国三年月掩荧惑，明年兴师灭北汉，遂征契丹，连年兵败。今者月食火星，犹幸在尾；内则阴宫，外则阴国。皇上修德昭和，必有灾而不害者』。给事中何楷纠之；言『古人谓月变修刑，又言礼亏则罚见荧惑。诚欲修刑，莫如右礼；诚欲右礼，莫如修刑。杨嗣昌缕缕援引，出何典记？其言款塞者，欲借以伸通市之说也；其言元和者，欲借以伸招抚之说也；其言太平兴国连年兵败者，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说也。附会诚巧，矫诬实甚！至所述「永平皇后」等语，一篇之中，三致意焉；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』。嗣昌复疏自理，但言科臣以危机中臣，不复及通市、招抚事。户部主事李凤鸣亦言火星逆行，常而非变；给事中解学尹纠其谄。然实考嗣昌所引年月，俱谬。

夺总督洪承畴尚书爵，仍以侍郎总督；左光先、曹应蛟并夺五级，限五月尽贼。

六月，以杨嗣昌入阁办事，仍署兵部。

七月，杨嗣昌母服才五月，有旨：『嗣昌大礼、大庆暨传制、颁诏诸大典不与，朝讲召见如常服随班』。给事中何楷劾嗣昌忘亲，上切责之。先是，吏部会推阁员，止及词臣资序。上不允，命并及在籍守制者；盖嗣昌为陈新甲地

也。已而特召新甲为兵部侍郎，总督宣大。（大）学士黄道周上言：『朝廷即乏人，岂无一定策效谋者？而必破非常之格，以奉不祥之人』！上不怪。召群臣于平台，上问黄道周曰：『无所为而为之，谓天理；有所为而为之，谓人欲。尔前疏适当枚卜不用之时，果无所为乎』？道周对曰：『天人止是义利，臣心为国家、不为功名，自信其无所为』。上曰：『前月推陈新甲，何不言』？对曰：『时御史林兰友、给事何楷皆有疏，二人臣同乡，恐涉嫌疑耳』。上曰：『今遂无嫌乎』？道周对曰：『天下纲常、边疆大计，失今不言，后将无及，非私也』。上曰：『清虽美德，不可傲物遂非。惟伯夷为圣之清；若小廉曲谨，是廉、非清也』。道周曰：『伯夷忠孝，故孔子许其仁』。上怒其强说。道周又极诋杨嗣昌；嗣昌奏曰：『臣不生于空桑，岂遂不知父母；臣尝再疏，而明旨迫切。道周学行，臣实企仰之。今谓不如郑鄮，臣始叹息绝望。鄮杖母，行同梟獍；道周又不如鄮，何言纲常也』！道周曰：『臣言文章不如郑鄮』。上责其朋比；道周曰：『众恶必察，何敢为比』。上曰：『孔子诛少正卯，当时亦称闻人；惟行僻而坚、言伪而辩，不免孔子之诛』。道周曰：『少正卯欺世盗名，臣无此心。臣今日不尽言，则臣负陛下；陛下今日杀臣，则陛下负臣』。上曰：『尔读书有年，祇成佞耳』。叱去。道周叩头起，复奏曰：『「忠佞」二字，臣不敢不辨。夫臣在君父之前独立敢言为佞，岂在君父之前谗谄而谀者为忠乎？忠佞不分，则邪正混淆，何以致治』？上怒甚，嗣昌乞优容之。上曰：『朕亦优容多矣』。诸臣退，上召回，谕以毋党同伐异，宜共修职业。翰林院修撰刘同升、编修赵士春、给事何楷、试御史林兰友各疏救道周、劾杨嗣昌，俱谪调有差。

八月，总督洪承畴报陕西贼剿降略尽。

十月，京师戒严，召孙传庭于陕西、洪承畴于三边。于是承畴、传庭率诸将合兵五万，先后出潼关入援。贼曹操闻之，谓为剿己也，率九营从郟阳浅渚乱流而涉，突走均州，叩太和山。提督太监李维政乞抚。维政言于文灿，文灿乃檄止诸军，曹操九营皆就抚。曹操，名罗汝才。汝才既抚，屯群贼于房、竹，保障四邑；自言不愿受官食饷，愿为百姓耕由此中。文灿一切羁縻，檄汝才解散胁从，简壮勇从征立功；汝才不听，因与郟、均诸邑居民分地错壤而居。时张献忠亦就抚屯穀城，汝才遥与为声援。抚治郟阳戴东旻奏曰：『曹操就抚，不从解散之令，愿为百姓耕田；此目前为盗铃之说耳。张献忠入据穀城，屡檄不前；其意将有不可言者。然数省大寇环聚二、三百里，四面合围，实有釜鱼、阱兽之势。以理臣现在兵马，再令督臣发秦兵由兴安驰赴协同扫荡，实荡平之机也』。

十一月，括废铜铸钱。

十二年（己卯）春正月，叙缉奸功，东厂太监王之心、曹化淳荫锦衣卫百户。

二月，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给事陈启新缄默溺职；上切责之。都御史李先春议当夺俸，上不恚。谪聚奎，并罢先春。先春为编修林增志荐入，遂追责增志；增志亦引罪。

三月，左良玉大败河南贼于内乡。上闻其步兵淫掠，责之。

召参议郑二阳于平台，问练兵、措饷之计。对曰：『大抵额设之兵，原有额饷。但求实练，则兵不虚冒、饷自足用；是核兵即足饷也。若兵不实练，虽措饷何益？』上问措饷；对曰：『诸臣条例尽之矣，在得人。得人，则利归公家；否则在私室』。又曰：『臣见州县多破残，宜下宽大之诏，收拾人心』。上称善，擢金都御史。

四月，抚治郟阳戴东旻免，以王鳌永代之。

谕释轻系。时上颇于内庭建设斋醮。给事中张埰上言：『宗社之安危，必非佛氏之祸福。正德初年，遣太监驱驰西域，可为监戒』。不听。

京城浚濠，广五丈、深三丈。给事中夏尚綱上言：『连年塞垣失守，门庭无恙。若使堑水足拒，则去年通德、沧济，其为广川巨浸何限？而扬鞭飞渡，如入无人。则控扼险要在人、不在险明矣。掷此百万于水滨，孰若用之于岩疆，使敌骑不得躡入哉』！不听。

五月，出帑金三十万济饷，仍命后偿之。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请遣京官搜括天下钱粮充饷；从之。

六月，礼部尚书林欲楫请核僧道贍地、毁淫祠，括绝田充饷。

张献忠复叛于穀城，罗汝才九营并起应之。既而二贼合于房县，左良玉追及之，大败而还，失其符印。事闻，革熊文灿职、降左良玉职，戴罪杀贼。初，文灿与大学士杨嗣昌深相结纳，嗣昌冀文灿成功，以结上知。文灿既僨，嗣昌内不自安；因请督师南征，上甚慰劳之。

安庆巡抚史可法以忧归。

考选科道左懋第等、给事中詹时雨等、试御史吴昌时等并各部主事。昌时首拟吏部，疏上，上自手定先后，示不测。昌时得礼部主事，谓薛国观所为：恨之。

七月，以司礼监太监张荣提督九门。

戒午门、端门诸内臣延接朝士，戒中外官馈遗请托。

八月，故庶吉士郑鄮磔于市。先是，吴宗达揭后，中书舍人许曦奏鄮不孝渎伦，又与温体仁疏合，命逮下狱。刑部尚书冯英会问奏称：『据原参谓郑鄮假箕仙幻术，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；又假箕仙批词，迫其父以杖母，亦未

尝真指鄮之杖母也』。又称鄮有才名，语近回护。上怒，责其徇私，着吏部议处。法司再定鄮罪拟辟；上命加等，故磔于市。鄮初选庶吉士，有直谏声；文震孟、黄道周皆与之游。当事欲借鄮以倾震孟、道周，谏驳逾重；而鄮居乡多不法，遂罹惨祸。

命大学士杨嗣昌以兵部尚书督师讨贼，赐尚方剑并「督师辅臣」银印；给金四万，赏功牌千五百，蟒紵绢各五百。

九月，杨嗣昌陛辞，上宴于平台后殿；手觞嗣昌三爵，赐诗。命会兵十万，给本、折色银二万两。出师之隆，莫盛于此。

免各州县田租有差。时中外交讷，上念穷民罹灾，己卯、庚辰之间蠲贷屡下；而有司骫法，侵蠹如故。

十月，彗星见。谕停刑。

杨嗣昌至襄阳，入熊文灿军中；逮文灿入京论死，弃西市。

拜左良玉为平贼将军。良玉所部多降将，嗣昌谓可倚以办贼，为请于上，故有是命。

辽将黄得功、川将杜先春屡战却贼，贼每避其军。

贼多购薪、黄人为间，或携药囊、蓍蔡为医卜，或谈青乌、姑布星家言，或缁流黄冠，或为乞丐戏术，分布江、皖诸境覘虚实。时时突出焚掠；相持逾年，流毒四境。

十一月，庶吉士张居请行铜钞；从之。

是年，两京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旱，饥。

十三年（庚辰）春闰正月，纪录卓异诸臣。苏州知府陈洪谧多逋赋不预，寻削籍；松江知府方岳贡亦以逋负，夺官。

命巡城御史煮粥赈饥，发帑金八千赈真定、发帑金六千赈山东。

杨嗣昌奏辟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监纪；从之。

二月，给杨嗣昌万金；赐斗牛服，又赐海骝马一、枣骝马一、金鞍二。嗣昌驻襄阳，调兵会剿；以陕西兴安一路失期，斩其监军殷太白。

令会试贡士先廷对日习射。

风霾亢旱，诏求直言。

三月，赈京师贫民各钱二百。给事中左懋第上言：『去岁彗见，下诏停刑，而彗即消；何今日之不应也？夫停刑之诏，特其具耳；令之斋醮，犹其文也。臣知皇上先以文，即继以实；此时得无实尚未见而天不之信乎？臣敢以实进。练饷之派，以益军实；今兵汰而饷犹未免，恐贪者借以饱其私。惟陛下诏宽加派之数，使天下明知之。至于刑狱之轻重，宜一一得其实。停刑可以消彗，岂明刑不足以返风乎』？已而分赈畿南三万金，是日雨。

杨嗣昌次荆门，立大剿营，以新募湖南杀手二千人隶之；更以戏下骑兵为上将营，新抚降丁皆隶焉，以副将猛如虎将之。日望撤各镇内监还京。

策贡士于建极殿，赐魏藻德第一。先是，上召贡士四十八人于文华殿，上问『边隅多警，何以报仇雪耻』？藻德对曰：『使大小诸臣皆知所耻，则功业自建』。娓娓数百言。藻德，通州人；更自言戊寅守城功。上心识之。至是，遂拔第一。

四月，命考选大典湏科贡兼取，以收人才之用。已而吏部考选不列举贡，特命贡士并岁贡二百六十三人俱补部寺司属、推官、知县，不为例。

令朝臣及抚按各举将才。

黄道周以前召对忤旨，谪布政司断事。巡抚江西佥都御史解学龙荐举之。上以道周党邪乱政、学龙徇私，俱逮下理，廷杖论戍。户部主事叶廷秀请宽之，并杖，削籍。监生涂仲吉上言：『黄道周通籍二十载，半居坟庐，稽古著书；一生学力，止知君亲。虽言尝过戆，而志实忠纯。今喘息仅存，犹读书不倦。此臣不为道周惜，而为皇上天下万世惜也。昔唐太宗恨魏征之面折，至欲杀而终不果；汉武帝恶汲黯之直谏，虽远出而实优容。皇上欲远法尧、舜，奈何出汉、唐主下？断不宜以党人轻议学行才品之臣也』。通政司格之不上，仲吉并劾通政使施邦曜遏抑言路。上怒，下狱杖之，论戍。

四月，罢郧抚王鳌永，以袁继永代之。

五月，召廷臣于平台，问守边、救荒，安民三事。通政使徐石麒对曰：『守边在农、战互用，救荒在劝民输粟，安民在省官用贤』。上是之。

罗汝才、过天星七股尽入蜀，监军万元吉扼夔门。已而贼陷大昌、犯夔州，石柱女帅秦良玉发兵授夔州，万元吉与之合。

副将军贺人龙所将陕兵骁勇善战而多拥降丁，思得总兵名号以统辖之；川抚邵捷春为请于嗣昌。初，嗣昌以左良玉兵强，足破贼；表佩平贼将军印。良玉进止多不从节制，嗣昌乃密疏于朝，请以人龙易之。后不果，人龙始怨。

黄梅贡士吴卿上言：『流贼奸宄出没，尤善侦走；尝日驰二百里，酗酒耽色，渴睡不醒。若将勇敢衔枚夜袭，贼不能觉也。今兵不杀贼，反以仇民。穷乡男妇匿林逃难，割首献功以愚主将、主将以愚监纪；监纪不知，遂奏其功。此弊踵行久矣，所当痛惩者也』。

六月，大学士薛国观免。初，国观以温体仁援，得入阁；上颇用之。至是，拟谕失旨议处，致仕。上尝语国观：『朝士婪贿』。国观对曰：『使厂卫得人，朝士何敢黷货』！时东厂太监王化民在侧，汗出浹背；于是专侦其阴事，以至于败。国观既削籍，给事中袁恺再疏劾之，言国观纳贿有迹并及尚书傅永淳、侍郎蔡奕琛等，俱下镇抚司讯。又下都御史叶有声于狱；亦以通贿国观

也。时株连颇众。

七月，发帑金二万赈顺天、保定。

八月，发仓粟赈河东饥民。

九月，免汝州十年前田租。

谕灾荒停刑。又恐人心肆玩，其事关封疆及钱粮、剿寇者，限刑部五日具狱。

命有司祭难民、瘞暴骸。

御史魏景琦论囚西市，御史高钦舜、工部郎中胡珽等十五人已论辟，忽内臣本清衔命驰免，因释十一人。明日，景琦回奏，被责下锦衣卫狱。盖上以囚或有声冤者停刑请旨，景琦仓卒不辨也。

加福建参将郑芝龙署总兵。芝龙既俘刘香老，海氛颇息；因以海利交通朝贵，寢以大显。

冬十月，出帑金万两市旧绵衣一万，给京师穷民。

十一月，工部主事李振声请限品官占田。如一品田十顷、屋百间，其下递减。下部议。

是岁贼寇横流四境，虽时有斩获、屡报招降，然降党未经解散而饥民复相煽聚，势若燎原，莫可扑灭。

十四年（辛巳）春正月，故大学士辨国观奏辨袁恺诬劾出礼部主事吴昌时之意；上不听。

山东土贼李廷实、李鼎铉陷高唐州，一时啸聚响应，所在皆贼。东平州吏胥倡乱，迎贼入城；巡抚王国宾檄刘泽清击破之，复其城。河南土贼艾一、侯二、侯四啸聚数千人，封丘知县击破之。

二月，河南土贼瓦礫子、一斗穀诸盗尽归于李自成，合攻开封。

东寇益炽，徐、德数千里白骨纵横。又旱荒大饥，民父子相食，行人断绝。

三月，革山东巡抚王国宝职，命杨御蕃、刘泽清会兵剿曹、濮贼。

四月，召前大学士周延儒、张至发、贺逢圣入朝。至发辞不出，逢圣出不久以病归；惟延儒受事。初，延儒既罢，丹阳监生贺顺、虞城侯氏共敛金，属太监等冀乘间得复相。至是召用，主事吴昌时之力居多，延儒德之。

六月，两京、山东、河南、浙江旱，蝗。

八月，故大学士薛国观赐死，籍其家。国观性偏刻，因温体仁荐，自僉宪骤登政府，欲结于上。会上忧用匱，因导以借助；曰：『外则乡绅，臣等任之；内则戚畹，非出自独断不可』。微以李武清为言。遂密旨借四十万金，李氏尽鬻其所有，追比未已；戚畹人人自危。皇子病，众倡为九莲菩萨之言，云上

薄待外戚，行夭折且尽。上大悔惧。国观又忤太监王化民，遂败。

诛中书舍人王陞彦，籍其家。初，国观以王升彦通赂免官，命伺其卯，则王升彦至，执之下狱。升彦为吴昌时甥，临刑呼曰：『此舅氏所作，我若有言，即累名教矣』。时国观事发于东厂，金云昌时实启其机。

上幸大学，以重修告成也。先期，司礼监太监王德化奉命率群臣习仪；时比之唐鱼朝恩讲经、元李邦宁释奠事。

九月，改东厂提督京营者，亦称总督。

冬十月，特设裕国足民、奇谋异勇科，谕朝臣谘访征辟，称朕破格旁求之意。

十一月，禁朝臣私探内阁、通内侍。于是待漏俱露立，毋敢入直舍。

襄城守将李万庆没于贼。万庆，乃降将射塌天也；累功至副将。至是，闯贼陷襄阳，杀之。诏赠都督同知、荣禄大夫，立祠襄城。

十二月，黄道周、解学龙遣戍。初，刑部尚书刘泽深拟道周瘴戍，再奏不允。因上言曰：『道周之罪，前两疏已严矣；过此，惟有论死。死生之际，臣不敢不慎也。自来论死诸臣，非封疆、则贪酷，未有以建言诛者。今以此加道周，道周无封疆、贪酷之失，而有建言受戮之名；在道周固得矣，非我皇上覆载之量也。且皇上所疑者，党耳；党者，见诸实事。道周具疏空言，一、二臣工未始不相与也。今且短之、继而斥之，乌有所谓党而烦朝廷之大法耶？去年行刑时，忽奉旨停免；今皇上岂有积恨于道周？万一转圜动念，而臣已论定，噬脐何及？敢仍以原拟上』。上从之。

谕停内操。

敕内臣毋干外政，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。

十五年（壬午）春正月辛未朔，上朝毕，召大学士周延儒、贺逢圣、谢升入殿；曰：『古圣帝明王，皆崇师道。卿等，朕之师也；宗社奠安，惟诸先生是赖』。命东向立，上降座西向揖之；各愧谢。

山东盗平，擒李青山入京。青山，本屠人；乘机啸聚万人，屡寇兖州。给事范淑泰、鲁府左相俞起蛟拒战，擒之。

罢提督京营内臣。

御史杨仁愿上言：『臣稽高皇帝初无所谓缉事，臣工不法，止于明纠，无阴讦也。臣待罪南城，所见词讼，多假番役，妄称东厂，诱人作奸，挟仇首告；惟恐其不为恶，又惟恐其不即罹于法。揆之皇上泣罪解网之仁，岂不伤哉？伏愿先宽东厂；东厂宽，则刑法可以渐省。臣更有请：臣子获罪，槛送阙下可也；若缇骑一出，有资者家门破散、无资者地方敛馈，为害匪浅』。上是之。谕东厂所缉，止于谋逆乱伦；其作奸犯科，自有司存。并戒锦衣校尉奉使需

搅。

二月，发帑金二万赈山东。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税粮，有司混征者罪；百姓欢呼称庆。

四月，给事中倪仁祜上言：『臣初拜官，例候阁臣谢升；言及兵饷事，忽曰「皇上自用聪明，察察为务，天下俱坏」。陞位极人臣，敢归罪天子如此』。上怒，命削陞籍。

清兵再入内地，上特命周延儒以阁部督师，断其归路，务期尽剿，无令生还。然清兵势大，畏不敢逼；适天气渐炎，清兵大肆劫掠而还。延儒侦知之，奏捷，加封太师，赐归。有山人题诗讥之曰：『虏畏炎■〈高炎〉归思催，黄金红粉尽驮回；出关一月无消息，昨日元戎报捷来』。既而台省交章论列延儒受贿，纵敌出口。上颔之。

宥马士英，起兵部左侍郎兼佾都御史，提督凤阳。士英初抚宣大，以总监王坤论罪。至是，故太常少卿阮大铖为营救，故得起用。

五月，革贼陷无为州，士民投河死者无算。颍州参将李栩侦知之，伏兵东南二十里。左至，栩以骑兵迎战；伏兵起绕其后，奋击败之，斩首千余。

六月，免开封、河南、归德、汝州去年田租。谕各省直停刑三年。

以蒋德璟、黄景昉、吴牲入阁办事。且谕责吏部：『会推大典，自当矢公矢慎。今称谄徇情，如房可壮、张三谟、宋玫并与推举，岂大臣之道』？

召廷臣于中左门，赐饌。上青袍，太子、定王、永王绯衣侍。上诘吏部尚书李日宣曰：『朕屡谕诸臣，有「宁背君父、不背私交，宁隳职业、不破情面」两语。昨枚卜犹滥举如此，况其他乎』？日宣奏辨。上又责吏科都给事章正宸、河南道御史张煊，阁臣力为救解，不听。明日，下日宣等六人于理；日宣等戍边、可壮等削籍。初，大学士陈演所亲廖惟一为试御史；及考核，托房可壮为之地，不纳。张煊又加厉焉，遂外调；演憾之。适上游西苑，演从；密奏枚卜大典，皆二人主持。上怒，故有是谴。

御史吴履中上言：『误用温体仁、杨嗣昌为二失』。又曰：『内治阙，而后戎马生；民生促，而后盗贼起。今者敌起于外，而政治愈焚；寇起于内，而赋敛愈急。欲无生乱得乎』？

八月，召还黄道周，仍任少詹事。先是，道周在狱，人谓必不可救。时周延儒承上眷最深，凡上怒莫能回，延儒以微词解之。至是，上偶言及岳飞事，叹曰：『安得将如岳飞者而用之』？延儒曰：『岳飞自是名将，然其破金人事，史或多溢词；即如黄道周之为，传之史册，不免曰其不用也，天下惜之』。上默然。甫还宫，即传旨复官。

保镇游击赵崇新与贼袁时中讲抚于夏邑，为贼所给，被杀；时中复佯就抚

，诏许之。时中出不备，突入萧县，执知县以去。

进刘宗周左都御史。

刑科给事中陈启新匿丧被劾，下抚按讯之。寻遁。

九月，诛兵部尚书陈新甲；以边疆多失也。周延儒为营解曰：『国法：大司马兵不临城，不斩』。上曰：『他边疆即勿论，戮辱我亲藩七，不甚于薄城乎』？不听。

冬十月，诛司礼监太监刘元斌。元斌监军河南，群盗在陕、洛，元斌留归德不敢进，纵兵大掠，杀樵汲者论功。及论辟，未得旨，即奏辨。上怒，并诛太监王裕民。

赐贫民米布。

十一月，左都御史刘宗周上言六事：『一建道揆：京师首善，请立书院，以昭圣明致治之本。一贞法守：请立焚锦衣刑具，一切狱词专听法司。一崇国体：大臣自三品以上犯罪者，宜令九卿详会，乃付司寇；司寇议辟，乃得收系。此于戮辱之中，不忘礼遇之意。一清伏奸：凡匿名文书，请一切立毁。一惩官邪：京师士大夫与外官交际愈多愈巧，臣必风闻弹劾之。一饬吏治：吏治之败，无如催科、火耗、词讼、赎缓，已复为长例矣。至于营陞、谢荐，巡方御史尤甚。请以风宪受赃之律，为回道考察之第一义』。上是之。

召大学士王应熊入朝。已而陛见请老，许之；赐金币还。先是，周延儒知己渐有异议，故荐以自代，资为援也。已而上知其非，故赐还。

闰十一月，下诏罪己。

下礼科给事姜埰于理。时有匿名书二十四气之说，隐诋朝士。埰上言：『诽谤腾谤，必大奸巨慝恶言官而思中之；谓不重其罪，不能激皇上之怒。箝言官之口后，将争效塞蝉，壅蔽天听，谁为皇上言之哉』？上怒，立置狱。

召廷臣于中左门，问用督、抚之宜。都御史刘宗周对曰：『使贪、使诈，此最误事。为督、抚者，须先极廉』。上曰：『亦须论才』。又问御敌；御史杨若桥举西洋人汤若望习火器。宗周曰：『唐、宋以前，并无火器；自有火器，辄依为劲，误专在此』。上色不怿曰：『火器终为中国长技』。命宗周退。时姜埰、熊开元俱系狱，宗周又进请释之；曰：『厂卫不可轻信，是朝廷有私刑也』。上遽怒，仰视屋梁曰：『厂卫俱是朝廷，何公、何私』？宗周抗论不屈；都御史金光宸言宗周无他意。上益怒，宗周免冠谢。始命退。既而，姜埰、熊开元廷杖，刘宗周削籍，金光宸降调；廷臣疏救，不听。

给事中陈燕翼上言：『兵饷皆缘朝廷无刚正之臣，而利臣获进也。陛下设厂卫，即因厂卫为介绍；托近侍，即因近侍为援引。陛下筹兵、措饷不遗余力，而此辈平日所辇输以得官者，皆陛下之兵；所满载而侯代者，即陛下之饷也

。必左右大臣发愤改图，庶几挽积习而强国本』。

十六年（癸未）春正月，左良玉率众二十万避贼东下，沿江纵掠。时降兵、叛将所在蜂拥，俱冒左兵攻剽；南都大震。留守诸军尽列沿江两岸，不问为兵、为贼，皆击之。良玉列状上兵部自白，兵稍戢，群贼始散。

三月，闯贼袭杀革里眼、左金王，并其众。时群贼俱归闯贼，听其约束，惟革里眼恃其众不相下。闯贼置酒宴左、革，杀之席上（革里眼名贺一龙）。

闯贼屯襄阳，命罗汝才攻郟阳久不下，多死。汝才所部怨闯贼。

改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为吏部文选主事，署郎中事。昌时好结纳，通太监王化民等，欲转铨司。吏部尚书郑三俊问乡人徐石麒，答曰：『君子也』。三俊遂荐于上。盖石麒畏昌时深机，故誉之；而三俊不知。

例转给事中范士髦等四人、御史陈荇等六人。故事：例转科一、道二。文选主事吴昌时特广其数，意胁台省，为驱除地也。

免直隶、山东残破州、县去年田租。

四月，闯贼数十骑突入汝才营；汝才卧未起，入帐中斩其头，汝才一军皆譁。闯贼以大队兵胁之，七日乃定，所部多散亡。汝才，延安人；多智而狡。初隶高迎祥，后合猷忠；又合自成，折节下之。闯兵长于攻、罗兵长于战，相倚为用。汝才嗜声色，每破城邑，择子女之美者，后房数百、女乐数部。所至，珍食山积，酣燕歌舞。闯贼每噓之曰：『酒色之徒也』。以山东人玄珪为谋主，每事取决焉；闯贼并杀珪。

御史祁彪佳劾吴昌时紊制弄权，御史徐殿臣、贺登选各疏参之。

五月，召巡抚保定右都御史徐标入对；标曰：『臣自江淮来，数千里见城陷处，荡然一空；即有完城，仅余四壁。蓬蒿满路，鸡犬无声，曾不见一耕者；皇上何以致治乎？』上愀然泣下。标又曰：『天下以边疆为门户；门户固，则堂奥安。其要致备内治，重守、令；守、令贤，则政简刑清，而盗自息』。上善之。标受事不久，而数数召见；盖闵念饥民，欲得其详也。

以魏藻德入阁办事。

命勳臣子弟骑射。

吏部尚书郑三俊自引咎罢；以误荐吴昌时也。大学士周延儒放归。给事中郝綱复参吏部郎中吴昌时、礼部郎中周仲璉『窃权附势、纳贿行私；内阁票拟机密，每事先知。总之，延儒天下之罪人，而昌时、仲璉又延儒之罪人也』。御史蒋拱宸、何纶亦交劾之。

闯贼攻袁时中，杀之；小袁营遂灭。

六月，召见桐城诸生蒋臣于中左门。臣言钞法曰：『经费之条，银钱钞三

分用之，纳银买钞者以九钱七分为一金；民间不用，以违法论。不出五年，天下之金钱尽归内帑矣』。给事中马嘉植疏争之。

七月，召山东兵备雷演祚与山东总督范志完面质于中左门。先是，演祚入朝，面奏志完在山东纵兵淫掠及金银鞍马行贿，上命逮讯。至是逮至，面质。上问行贿京师状；演祚历历有指。上问演祚曰：『尔言称功颂德、遍于班联者谁也』？演祚曰：『周延儒招权纳贿，如起废、清狱、蠲租自以为功，考选科道尽收门下。凡求总兵、巡抚，必先通贿幕客董廷献，然后得之』。上怒，即命逮董廷献。又问志完鞍马何所馈？志完谢无有。上斥其妄。因问御史吴履中：『尔在天津，察志完云何』？履中对如演祚言。寻诛志完。

以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。

发帑金四十万贮富新仓，出陈纳新，毋得轻重。

出千金资太医院疗疫。时京师大疫，自春徂秋，死亡略尽。又出金二万，下巡城御史收殓。

戒廷臣私谒内侍。果有事，朝房商之。

上自讯吴昌时于中左门，拷掠至折脛乃止。征周延儒听勘。初，延儒再召时，庶吉士张溥、马世奇以公论感动之，故其所举措，尽反前事；向之所排，更援而进之，上亦虚己以听。溥既没，世奇远权势不入都；延儒左右皆昌时辈，故以至于败。

八月，谕入覲官荐将才。

九月，擢山东漕运副使方岳贡为左都副御史。岳贡上言四事：清言路以收人心，定推迁以养廉耻，责吏治于荒残，储将才于部伍。上是之。寻进东阁大学士。

十月，上自用铜锡木器，屏金银；命文武诸臣各崇省约，士庶不得衣锦绣珠玉。

十一月，谕臣民助饷立功者录之。

十二月，诛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。前大学士周延儒有罪，赐死。延儒当外交讧，无能为上画一筹。然受主眷深，故其罢内监、撤厂卫，诸璫日夜乘间媒孽，上俱不信，延儒益忽之。迨视师行边，上意稍移；而诸当乃尽发其蒙蔽状，上始信之。至是，吴昌时事发，圣怒遂不可回矣。

十七年（甲申）春正月朔，大风霾；占曰：风从干起，主暴兵破城。

凤阳地震。

李自成称王于西安，僭国号曰顺，改元永昌。劫掠河东绛州，一路俱陷。

自成投伪牒于兵部约战，言三月十日至。兵部执投牒者，斩之。

上忧寇，临朝而叹曰：『卿等无为朕分忧哉』？大学士李建泰进曰：『主

忧如此，臣敢不竭力！愿以家财佐军，北召甘肃、宁夏之兵，外连羌部，召募忠勇，剿寇立功；否亦内守西河，扼吭延安，使贼不得东渡』。上悦曰：『卿若行，朕当仿古推轮行之』。

癸丑夜，星入月中；占曰：国破君亡。

乙卯，李建泰出师。上以特牲告庙，廷授节剑、法驾；御正阳门设宴作乐，亲赐卮酒。曰：『先生之去，如朕亲行』。建泰顿首起行，上目送之。是日，大风扬沙；占曰：不利行师。建泰肩舆不数武，杆折；识者忧之。建泰出都，恃有家财佐军。道闻山西烽火甚急，家已破；进退失措，逗遛畿内。

二月朔，上视朝。忽得伪封启之，其词甚悖；末云：『限三月望日至顺天，会同馆缴』。一时相顾失色。

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。

怀庆不守，福王出奔，与太妃相失，遂至卫辉依潞王。

自成至太原，巡抚蔡懋德遣骁将牛勇、朱孔训出战；孔训炮伤、牛勇阵死，一军皆没，城中夺气。贼移檄远近，有云：『君非甚暗孤立，而炀蔽恒多；臣尽行私比党，而公忠绝少。甚至贿通公府，朝廷之威福日移；利入戚绅，闾左之脂膏尽竭』。又云：『公侯皆食肉纨裤，而倚为腹心；宦官悉齧糠犬豚，而借其耳目。狱囚累累，士无报礼之心；征敛重重，民有偕亡之恨』。人读之，多为扼腕。蔡懋德知事必不支，写遗表间道奏京师。八日，风沙大起，贼乘风夜登城；懋德暨中军盛应时策马赴敌死。应时誓死，先已自杀其妻子。赵布政、毛副使及府、县各官四十六员咸死之。

李自成至黎城。

上下罪己诏。诏甫下，贼前锋已至大安驿。议京师城守。

督辅李建泰兵过东光不戢，士民闭城拒守。建泰怒，留攻三日破之。

真定知府丘茂华叛，降贼。先是，茂华闻警，遣家人出城；总督徐标执茂华下狱。标麾下中军伺标登城，尽守御，劫标城外杀之，出茂华。茂华遂檄属县叛，待贼。贼数骑入城，收帑籍。近京三百里，寂然无言者。

进魏藻德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，总督河道屯练。进方岳贡户部尚书兼兵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，总督漕运屯练，往济宁。会有言各官不可令出，出即潜逃；遂止藻德等不遣。

征天下勤王。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。都御史李邦华、少詹项煜、左庶子李明睿各言南迁及东宫迁抚南京；上骤览之，怒甚。曰：『诸臣平日所言若何？今国家至此，无一忠臣、义士为朝廷分忧，而谋乃若此！夫国君死社稷，乃古今之正；朕志已定，毋复多言』。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，召吴三桂入卫。廷臣皆以弃地非策，不敢主其议。陕西总督余应桂上言：『贼众号百

万，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；请调左良玉、吴三桂并高杰、唐通、周遇吉、黄得功、曹友义、马科、张天禄、马岱、刘泽清、土国宝、刘良佐、葛汝芝及副将丘磊、惠登相、王光恩、孔希贤、金守亮等会师真、保之间。督辅之外，加一督师；如史可法、王永吉其人者，赐以尚方，悬以公侯之赏以鼓励之，庶贼可灭也』。

大学士陈演乞休；许之。先是，上忧秦寇，演谓无足虑。至是不自安，故求去。

寇薄宁武关，传檄五日不下，且屠。总兵周遇吉悉力拒守，大炮击伤万余人。会火药尽，或言贼势重，可款也；遇吉曰：『战三日，杀贼且万；若辈何怯耶？然胜之，一军皆为忠义；万一不支，缚我以献，若辈可无恙』！于是开门奋击，杀贼数千人。贼惧欲遁，或谓贼策曰：『我众彼寡，但使主客分别，以十击一，蔑不胜矣。请去帽为识，见戴帽击之。递出战，不二日可歼矣』。贼引兵复进，脱帽递战，我兵大败。遇吉阖室自焚，挥短刀力斗，被流矢，见执；贼缚于市，磔焉。遂屠武宁，婴稚不遗。李自成既杀遇吉，叹曰：『使守将尽周将军，吾安得至此』！

寇犯大同，兵民皆欲降，命城守不应。总兵朱三乐自刎，巡抚卫景瑗、督粮郎中徐有声、朱家仕俱死之。文学李若葵阖家九人自缢，先题曰「一门完节」。

三月，宣府告急；命镇朔将军王承胤侦寇所向。

督师李建泰上书：『请驾南迁，愿奉太子先行』。上召对平台；谕阁臣曰：『李建泰有疏，劝朕南迁。国君死社稷，朕将何往』！大学士范景文、都御史李邦华、少詹项煜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；给事中光时亨大声曰：『奉太子往南诸臣，意欲何为？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』？景文等遂不敢言。上复问战守之策，众臣默然。上叹曰：『朕非亡国之君，诸臣尽亡国之臣尔』！遂拂袖起。

钦天监奏帝星下移。

诏封吴三桂平西伯、左良玉宁南伯、黄得功靖南伯，其余俱各陞一级。

始弃宁远，征吴三桂、王永吉率兵入卫。又召唐通、刘泽清率兵入卫。泽清前命移镇彰德，因纵掠临清，南奔；惟唐通以八千人入卫，守居庸。

贼犯保定，李建泰已病，中军郭中杰缒城降贼。贼入城，建泰被执。御史金毓峒守西门，贼执之。入三皇庙见贼帅，毓峒奋拳殴贼帅仆之，跃入井中死。妻王氏，自经。从侄振孙以武举效力行间，登城射贼。城陷，众解戎衣自匿；振孙衣襦裆，大呼曰：『我金御史侄也』。贼支解之。毓峒子婴、子妇陈年十八，与其祖母张、母杨、嫂常一时尽投于井，侍婢四人亦从下。

李自成驱向宣府。宣府叛将白广恩贻总兵姜瓖书，约降。监视太监杜勳绯袍八骏，郊迎三十里。巡抚朱之冯劳军守城，无一应者；三命之，咸叩头曰：『愿中丞听军民纳款』。之冯独行巡城，见大炮，曰：『汝曹试发之，可杀数百人；贼虽杀我，无恨矣』。众又不应。之冯不得已，自起燃火；兵民竞抱其手。之冯愤甚，乃夺士卒刃自刎。军民遂迎降于贼。

上按籍令勋戚、大璫助饷。遣太监徐高谕嘉定伯周奎为倡，奎谢无有。高泣谕再三，奎漫词以对。高怩然起曰：『外戚如此，国事去矣，多金何益』！奎不得已，奏捐万金。上少之，勒其二万。奎密书皇后求助，后勉应以五千金；奎匿二千金，仅输三千金。太监曹化淳、王永祚助至三万、五万。王之心最富，上面谕之，仅输万金。诸内官各大书于门曰：『此房急卖』。后贼拷王之心，追十五万；周奎抄现银五十二万。

丙申，大风霾，昼晦。

贼警益逼，有劝上南迁者；上怒曰：『卿等平日专营门户，今日死守，夫复何言』！

上召对，以举朝无人，常泣下。廷臣长策，惟闭门止出入；余无一筹。给九门守者人百钱。召前太监曹化淳守城。

南京孝陵夜哭。

贼自柳沟抵居庸关，总兵唐通、太监杜之秩迎降。抚臣何谦伪死私遁，总兵马岱自杀。时京师以西诸郡县望风瓦解，将吏或降、或遁。伪权将军移檄至京云：『十八日至幽州会同馆暂缴』；京师大震。

贼陷昌平州，诸军皆降。总兵李守鐔骂贼不屈，手格杀数人，人不能执；诸贼围之，守鐔引刀自刎。贼焚十二陵享殿，传檄至京师。先是，上知寇警益急，从吴麟征请徙宁远疏，飞檄趋吴三桂入关。三桂徒五十万众，日行数十里；是日始及关，贼骑已过昌平矣。

上御殿，召考选诸臣问裕饷安人。滋阳知县黄国琦对中旨，授给事中；余以次对。未及半，密封入；上览之色变，即起入。诸臣立候移刻，命俱退；始知为昌平失守也。是夜，贼直犯平则门，竟夜焚掠，火光烛天。京师内外，雉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；时登陴守城，止羸弱五、六万人，守陴不充。又无炊具，市饭为餐；饷久阙，仅人给百钱，无不解体。

贼久窥畿辅空虚，潜遣其党鞏金钱毡■〈山上〈厂剡〉下〉，饰为大贾，列肆于都门；更遣奸党挟货充衙门掾吏，专刺阴事，纤悉必知。都中日遣拨马探之，贼党即指示告贼；贼掠之入营，厚贿结之，拨马多降贼，无一骑还者。

上早朝，召对诸臣而泣，俛首书御案十二字，以示司礼监王之心；寻拭去

。须臾，贼大至；方报过芦沟桥，俄报攻平则、彰义等门矣。城外三大营皆溃降，火车、巨炮、蒺藜、鹿角皆为贼有。贼反炮攻城，轰声震地。诸臣方侍班，襄城伯李国桢匹马驰阙下，汗浹沾衣；内侍呵止之，国桢曰：『此何时也！君臣即求相见，不可多得矣』。上召入，因奏守军不用命，鞭一人起、一人复卧如故。上因命内臣俱守城；诸内臣譁曰：『诸文武何为』？且言『官止内操，我甲械俱无，奈何』！亦有曰：『我辈月食五十万，傲死固当』。乃请如己已所派数俱乘城，凡数千人。上括中外库金二十万犒军。是日细民有痛哭输金者，或三百金、或四百金，各授锦衣卫千户。

丙午，寇攻城，炮声不绝，流矢雨集。贼仰语守兵曰：『亟开门！否则屠矣』。守者惧，空炮向外不实铅子，徒以硝烟鸣之；犹挥手示贼退，乃发。李自成对彰义门设座，晋王、代王左右席地坐。太监杜勳侍其下，因呼『城上人莫射，我杜勳也；可缙下一人以语』。守者曰：『留一人下为质，请公上』。勳曰：『我杜勳无所畏，何质为』？提督太监王承恩缙之上，因入大内，盛称『贼势重，皇上可自为计』。守陵太监申之秀自昌平降贼，亦缙上入见，备述贼犯上不道语，请逊位。上怒叱之。诸内臣请留勳，勳曰：『有秦、晋二王为质；不反，则二王不免矣』。乃纵之出，仍缙下。勳语守璫王则尧等曰：『吾党富贵自在也』。初，闻勳殉难，赠司礼监，荫锦衣，立祠；至是，方知其从贼为逆也。

上下诏亲征，召驸马巩永固谋以家丁护太子南行。对曰：『臣等安敢私蓄家丁；即有之，何足当贼』！乃罢。

申刻，彰义门启，李自成率群贼大队疾驱入，沿途杀掠。大学士蒋德璟宿会馆，被创。上亟召阁臣入，曰：『卿等知外城破乎』？曰：『不知』。上曰：『事亟矣！今出何策』？俱曰：『陛下之福，自当无虑。如其不利，臣等巷战，誓不负国』。命退。是夕，上不能寝。内城陷，一阍奔告；上曰：『大营兵安在？李国桢安在』？答曰：『大营兵散矣，皇上宜急走』。其人即出，呼之不应。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宫，登万寿山，望烽火烛天。徘徊踰时，回干清宫，朱书谕内阁。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，夹辅东宫。内臣持至阁。因命进酒，连沃数觥；叹曰：『苦我民尔』！以太子、永王、定王分送外戚周、田二氏。语皇后曰：『大事去矣』！各泣下。宫人环泣，上挥去，令各为计。皇后顿首曰：『妾侍陛下十有八年，幸不听一语，至有今日』。拊太子、二王恸甚，遣之出；后自经。召公主至（年十五），叹曰：『尔何生我家』！左袖掩面，右手挥刃断左臂，未殊死，手栗而止。命袁贵妃自经；系绝复苏，上拔剑刃其肩。又刃所御妃嫔数人。召王承恩对饮；少顷，易靴出中南门，手持三眼枪，杂内竖数十人，皆骑而持斧，出东华门。内监守城疑有内变，施矢石相

向。时成国公朱纯臣守齐化门，因至其第，阍人辞焉；上太息而去。走安定门，门坚不可启，天且曙矣。上御前殿，鸣钟集百官，无一至者。遂仍回南宫，登万寿山之灵寿亭，自经。亭新成，所阅内操处也。太监王承恩对缢。上披发，御蓝衣；跣左足，右朱履。衣前御书曰：『朕自登极十七年，逆贼直逼京师。虽朕薄德匪躬，上干天咎；然皆诸臣之误朕也。朕死，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；去朕冠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朕尸，勿伤百姓一人』！又书一行：『百官俱赴东宫行在』；犹谓阁臣已得朱书也。不知内侍持朱谕至阁，阁臣已散，置几上而返；文武群臣，并无一人知者。先是，大内有秘室，鑰键甚严。相传刘诚意藏秘记于内，非大变，戒勿启。至是，事急启之，得绘图三轴。末一轴，图像酷肖圣容，身穿白背心，右足跣，披发中悬；于今无异，诚天数也。

丁未昧爽，天忽雨，俄微雪。城陷，贼骑塞巷；投矢，令人持归闭门得免死。于是俱门书「顺民」。贼经象房桥，群象哀鸣，泪下如雨。

太子走诣周奎第，奎卧未起，叩门不得入；同走匿内官外舍。初，上之出至南宫也，使人诣懿安皇后所，劝后自裁；仓卒不得达。宫中既乱，懿安皇后青衣蒙头，徒步走入成国公第。尚衣监何新入宫见长公主断肩仆地，与宫人救之而苏。公主曰：『父皇赐我死，我何敢偷生』！何新曰：『贼已将入，恐受其辱；且至国丈府避之』。乃负之出。既而贼入，宫人魏氏大呼曰：『贼入大内，我辈必遭所污。有志者，早为计』。遂跃入御河死。顷间从死者一、二百人。

自成入至承天门，顾盼自得，弯弓指门榜语诸贼曰：『我一矢中其字，必一统』。射之不中，中「天」字下；自成愕然。贼党牛金星趋进曰：『中其下，当中分天下』。

自成喜，投弓而笑。太监王德化以内员三百人先迎德胜门，令仍旧任；各监局印官迎，亦如之。自成入宫，问帝所在，大索不得。乃下令：献帝者，赏万金、封伯爵；匿者夷族。

明日午刻，始得先帝凶问于煤山。自成令以双扉舁帝后于东华门侧，敛以柳棺、覆以蓬厂，莫有敢往哭者。

自成登皇极殿，据黼座。牛金星檄召百官，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。贼党入宫，太监杜之秩等每率党前导；自成责其背主当斩，秩等叩首曰：『识天命，故至此』。自成叱去之。

贼分宫嫔各三十人，牛金星、军师宋献策亦各数人。宫人费氏年十六，投智井。贼钩出之，见其姿容，争相夺。费氏给曰：『我长公主也，若不得无礼！必告汝主』。群贼拥见自成，自成令内官审之，非是；赏部校罗贼，令携出。费氏复给曰：『我实天潢之胤，义难苟合；惟将军择吉成礼，死生惟命』。

贼喜，置酒极欢。费氏怀利刃，俟贼醉，断其喉；因自刎。自成大惊，命收葬之。

内臣献太子，自成留之西宫，封为宋王；太子不为屈。

辛亥，改殡先帝后。出梓宫二，以丹漆殡先帝、黝漆殡先后。加帝翼善冠、袞玉、渗金靴，后袍带亦如之。

诸臣闻变，大学士范景文死之。初，贼犯都城，景文知事不可为，叹曰：『身为大臣，不能从疆场、少树功伐，虽死奚益』？十八日召对，已不食三日矣；饮泣入告，声不能续。翼日城陷，景文望阙再拜，自经。家人解之，乃赋诗二首，潜赴龙泉巷古井死。其妾亦自经。户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倪元璐闻变，叹曰：『国家至此，臣死有余辜』。乃衣冠向阙北谢天子、南谢母，索酒招二友为别于汉寿亭侯像前。题几案曰：『南都尚可为；死，吾分也』。谓家人曰：『慎勿棺衾，以志吾痛。即欲殓，必大行殓，方收吾尸』。遂缢死。三日后，贼突入，见颜色如生，惊避去。一门殉节共十有三人。左都御史李邦华闻变，叹曰：『主辱臣死，臣之分也，夫复何辞。但得为东宫导一去路，死无憾矣！势不可为矣』！乃题阁门曰：『堂堂丈夫，圣贤为徒；忠孝大节，矢死靡他』。乃走文丞相祠，再拜自经。贼至，见其冠带危坐，争前执之；知其死，惊避去。副都御史施邦曜闻变，恸哭题诗于几曰：『愧无半策匡时难，但有微躯报主恩』。遂自经。仆解之后苏，邦曜叱曰：『若知大义，毋久留我』！乃更饮药而卒。大理卿凌义渠闻难，以首触柱，流血被面；尽焚其生平所著述，服绯正笏，望阙拜，复南向拜。遗书上其父，有曰：『尽忠即所以尽孝，能死庶不辱父』。乃系帛奋身，绝吭而死。兵部右侍郎王家彦，贼犯城都，奉命守德胜门；城陷，自投城下，不死，折臂足。其仆掖入民舍，自缢死。贼燔民舍，焚其一臂，余体仆收归。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奉命守正阳门，贼至，死于门下。妻何氏亦死。子进士章明，收葬父尸；亟归，别其妻王氏曰：『吾不忍大人独死，当死从之』。王氏曰：『君死，妾亦死』。章明以头踣地曰：『谢夫人。然夫人须先死』！乃遣其家人尽出，章明视妻缢，取笔大书壁曰：『有侮吾夫妇尸者，吾必为厉鬼杀之』。妻气绝，取一扉置上，加绯服；又取一扉置妻左，亦服绯自缢。嘱婢曰：『吾死，亦置扉上』。遂死。左谕德马世奇，是日方朝食，闻变，曰：『是当死』。家人曰：『奈太夫人何』？世奇曰：『正恐辱太夫人耳』！遂作书别母。侍妾朱氏、李氏盛服前，世奇曰：『若辞我去耶』？二妾言：『主人尽节，吾二人亦欲尽节』。拜辞已，并入堂自缢。世奇亦自缢，家人救之复苏，告曰：『闻圣驾已南幸矣，可为从亡计』！世奇不应，睹二妾已死，笑曰：『若少年，遂能死乎』！乃朝服捧敕，北面再拜，焚冠带于庭，以司经局印置案上，嘱仆曰：『上如出幸，以此上行在

；否则，投之吏部』。复南拜母，端坐引颈自缢死。左中允刘理顺闻变，题于壁曰：『成仁取义，孔孟所传；文信践之，余何不然』？酌酒自尽。其妻万氏、妾李氏及子孝廉并婢仆十八人阖门缢死。贼多河南人，至其居曰：『此吾乡杞县刘状元，居乡厚德，奉李将军令护卫，公何遽死也』！数百人下拜，泣涕而去。时谓臣死君、妻死夫、子死父、仆死主，一家殉难者以刘状元为最。太常少卿吴麟征，城陷时，传天子蒙尘，有劝公南归者，不应；同官招之降贼，怒挥之户外，遂自经。家人救之苏，泣而请曰：『明旦待祝孝廉至，可一诀』。麟征许之。祝渊晨至，麟征酌酒慷慨与别，曰：『山河破碎，不死何为』！相对泣数行下。因作书诀家人曰：『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，一旦有失，身居谏垣，无所匡救，法应褫服；殓时用角巾青衫，覆以单衾、藉以布蓆足矣。茫茫泉路，咽咽寸心，所以瞑于目者，又不在乎此也。罪臣吴麟征绝笔』。书毕，投缢死之。渊为视含殓，乃去。左庶子周凤翔，帝崩，梓宫暴露东华门外，凤翔赴哭恸绝；归寓，遗书诀父曰：『男今日幸不亏辱此身贻两大人羞，吾事毕矣！罔极之思，无以为报，矢之来生』。复作诗一首，有『碧血九重依圣主，白头二老泣忠魂』之句。向阙再拜，自缢；二妾从之，俱死。简讨汪伟闻贼渐近都城，遗书友人曰：『京师单弱，不惟不能战，亦不能守；一死外，无他计也』。及贼犯阙，累日不食。妻耿氏从容语曰：『苟事不测，请从君死』。城陷，伟趋吴给事甘来所，约同殉难。归与妻呼酒命酌，因大书前人语于壁曰：『志不可屈，身不可降；夫妇同死，节义成双』！为两缢于梁间，伟以便就右、耿氏就左；既皆缢，耿氏复抑曰：『止止！虽在颠沛，夫妇之序不可失也』。复解缢正左右序而死。户部给事中吴甘来，贼薄京师，兄礼部员外泰来至寓执甘来手泣曰：『事势至此，奈何』？甘来曰：『有死，无二义也』。城陷，传闻驾南出，甘来曰：『上明且决，必不轻出』。家人进饮食，却之。有劝潜遁者，甘来曰：『今不能调兵杀贼，顾欲苟全求活耶』？遂作书，以后事属其兄弟。简几上有疏草在，曰：『留此恐彰君过』。取火焚之。兄子家仪奔至，甘来相与恸哭，曰：『我不死，无以见志；汝父死，无以终养。古者兄弟同难，必存其一。使皇上在，则土木袁彬、逊国程济皆可为也。否则，求真于白水、起斟鄩于有仍，是我虽死犹生也。努力勉之』？遂冠带北向拜者五、南向拜者四、赋绝命诗一首，引佩带自缢死。御史王章巡城至阜城门，贼缘堞而上，从人骇走；贼持刃问曰：『降否』？章叱之曰：『不降』？贼以刃筑其膝仆地，遂遇害。章子之拭，后亦死难于闽甚烈，与章同。御史陈良谟闻变，痛饮作诗，为缢于梁，欲自缢；妾时氏有娠，良谟谓之曰：『吾年踰五十无子，幸有娠；尚生男，可延陈氏血食，勉之』！时氏曰：『主人死，妾将谁依？与其为贼辱，不如无子。请先死，以绝君念』！遂入投缢。良谟别作一缢

，与之同尽。御史陈纯德，时提督北直学校，行部至易水，试士未竟。闻都城贼警，即戎装入都；不数日城陷，自缢。御史赵譔巡视中城，捕贼谋杀之。城陷，贼获譔，譔瞑目大骂；贼怒，杀于白帽衚衕。太仆寺丞申佳胤闻城陷，投井死。吏部员外许直，城陷，传天子南迁，有劝其扈跸偕行者；直唯之。既而出门一望，曰：『当此四面干戈，驾将焉往』？比闻帝崩，号恸几绝。旁解慰者辄曰：『亲老子幼』。直曰：『有兄在，吾无忧也』。是夜，为书报其父，作诗六章，有『丹心未雪生前恨，青节空留死后声』之句。起拜阙，已复拜父，自缢死；一手持绳尾、一手上握，神色如生。兵部郎中成德，报贼急，即致书同年马世奇曰：『主忧臣辱，我等不能匡救，贻祸至此！惟有一死以报国耳。君常忠孝夙稟，宜有同心也』。及帝崩，德以鸡酒哭奠梓宫前；贼怒，露刃胁视之，不为动。归寓，跪母张氏前恸哭。母曰：『我知之矣』！入室，自缢死。妻张氏亦死。一子六岁，扑杀之；然后自杀。兵部员外金铉，贼攻城急，跪母章氏前曰：『儿世受国恩，义在必死。得一僻地可以藏母，幸速去』！母曰：『尔受国恩，我独不受国恩乎？事急，庀下井是吾死所』。铉痛哭，即辞母往视事。丁未，归至御河桥，闻城陷，望寓再拜，即投入御河；从人拯救，铉啮其臂，急赴深处。时河浅，俯首泥泞死之。家人报至，母章氏亦投井死，妾王氏亦随死。其弟诸生鏊哭曰：『母死，我必从死；然母未归土，未敢死也』。遂棺殮其母。既葬三日，复投井而死。光禄寺署丞于腾蛟，自冠带，呼妻亦衣命服，同缢死。襄城伯李国桢闻贼舁帝后梓宫于东华门外设厂，百官过者莫敢进视；国桢泥首去帻，踉跄奔赴，跪梓宫前大哭。贼执国桢见自成，复大哭，以头触阶，流血被面；贼众持之，自成以好语诱国桢，使降。国桢曰：『有三事，尔从我即降。一、祖宗陵寝不可发；一、须葬先帝以天子礼；一、太子、二王不可害』。自成悉诺之。扶出，贼欲诱其降，因以天子礼葬先帝于田贵妃墓；惟国桢一人斩衰徒步往葬。至陵襄事毕，恸哭作诗数章，遂于帝后寝前自缢，死之。新乐侯刘文炳，贼破外城，文炳叹曰：『身为戚臣，义不受辱，不可不与国同难』。其女弟适李，未三十而寡；文炳召之归。城陷，与弟左都督文耀择一大井，驱子孙男女及其妹十六人，尽投其中；纵火焚赐第，火燃，俱投火死。祖母瀛国太夫人，即帝外祖母也，年九十余；亦投井死。驸马巩永固杀其爱马、焚其弓刀铠仗，大书于壁曰：『世受国恩，身不可辱』。时安乐公主先囊以黄绳，缚子女五人于柱，命外举火，遂自刎。惠安伯张庆臻闻城陷，尽散财物与亲戚，置酒一家聚饮，积薪四围，合家燔死。宣城伯卫时春闻变，合家赴井死，无一存者。锦衣卫都指挥王国兴闻变，自缢死。锦衣卫指挥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门，城陷，作绝命词云：『死矣即为今日事，悲哉何必后人知』。自缢死。锦衣卫千户高文采，城陷，一家十七人俱自杀，尸

狼籍于路。顺天府知府陈贞达自尽。副司马使姚成、中书舍人宋天显皆自尽。中书舍人滕之所、阮文贵、经历张应选，咸投御河死。阳和卫经历毛维张，不屈死。百户王某，周钟寓其家，百户劝钟死，钟不应，出门欲降；百户挽钟带至断，钟不听，百户自缢。儒士张世禧二子懋赏、懋官父子，俱自经。顺天府学教官五人，同缢明伦堂上。长洲生员许琰闻京师之变，悲号欲绝，遍体书「崇祯圣上」四字，绝粒七日而死。布衣汤文琼闻变，书其身曰：『位非文丞相之位，心存文丞相之心』。见先帝梓宫过，恸哭触石死。贼既窃据，一时诸臣尽节稍不决烈，即被其拘执于朝，极刑拷掠，迫胁献金；陈演献至银三万两、金三千两、珠三斗。其余多寡不同，俱不免有献；献不满意，仍复受刑；受刑不过，魏操德自勒死、方岳贡不食死、丘瑜自缢死。丘瑜未被执前，即书绝命词；有云：『百岁春光强半过，匡时力短愧鸣珂；诗书万卷都无用，惟有先贤正气歌』。既被执后死，浪传从贼，事与愿违，君子惜之。庶吉士魏学濂临死有绝命词云：『忠孝千古事，于我只家风；一死轻鸿毛，临难须从容。有血洒微躯，官卑非侍中；有舌且存之，并逊常山公。因约同志友，延颈受霜锋。不能张空拳，与彼争雌雄；不能奉龙种，再造成奇功。死且有余罪，何敢言丹忠！所痛母垂白，七十仍尸饔；未葬凡五丧，留与子侄封。人生谁百年，寿夭死所同。我比兄与弟，我年独为丰；高堂无复悲，譬不生阿依；辞母却就父，死生犹西东；骸骨虽不归，即瘞此诗筒。墓木有拱时，清韵入楸松』。君子读之，多哀其意而原其心焉。

贼兵充塞街巷，恣意淫掠；惟殉难诸臣家，贼戒不敢骚搅。贯城罪囚，一时尽放。

京城汹汹，早有官民劝进。劝进表文有云：『比尧、舜而多武功，迈汤、武而无惭德』之句；出自才笔，一时相传为士林之羞。贼既受朝贺，即命毁太庙神主，迁太祖神主于历代帝王庙中。贼每陞御座，辄目眩头晕，见白衣人数丈者前立。命铸永昌钱，字不成文；又铸九玺不成。又命改阁为天佑等名，改六部尚书为政府。明朝制度，任意纷更，识者已知其终于贼矣。

既而，吴三桂率兵入关。报至，军民鼎沸。先是，三桂军众行迟，十六日入关，二十日抵丰润，京师陷矣。三桂闻变愤甚，顿兵山海，走清朝乞师，而后长驱以入。贼急，胁三桂父驥作书招三桂，复賚银四万两，遣唐通犒之；别以贼兵二万守关。三桂佯受其金而出不意，尽行斫杀，贼将负重伤逃归。三桂致书绝父曰：『儿以父荫，熟闻义训，得待罪戎行；日夜励志，冀得一当，以酬圣眷。属边警方急，宁远巨镇为国门户，沦陷几尽。儿方力图恢复，以为李贼猖狂，不久即当扑灭。恐往反道路两失事机，故尔暂稽时日；不意我国无人，望风而靡。吾父督理御营，势非小弱；巍巍万雉，何至一、二日内便已失堕

！使儿卷甲赴阙，事已后期，可悲可恨。侧闻圣主晏驾，臣民戮辱，不胜眦裂。犹意吾父素负忠义，大势虽去，犹当奋槌一击，誓不俱生；不则，刎颈阙下以殉国难，使儿缟素号恸，仗甲复仇，不济则以死继之，岂非忠孝媲美乎？何乃隐忍偷生，训以非义；既无孝宽御寇之才，复媿平原骂贼之勇！父既不能为忠臣，儿亦安能为孝子乎？儿与父诀，请自今日。父不早图，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，不顾也』。自成怒，尽戮吴骧家口三十余人。三桂痛哭誓师，令其兵皆薙发，刻期剿贼，军声大振，大败贼于一片石。

二十六日，贼狼狈还京，诛陈演及成国、定国诸勳戚。二十八日，悉众西行，辎重无算；或曰太子、二王，挟之俱出。二十九日，焚宫殿，后队亦尽去。

五月初一日，大清定鼎，谥先帝为怀宗端皇帝、周皇后为烈皇后。明遂南。

● 赧皇帝

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，南京府部科道等官闻京师陷、上殉社稷，大小惊惶；齐集中军都督魏国公徐弘基第，推戴讨贼。时惠王、桂王道远难至，潞王、福王、周世孙各避贼至淮安。凤阳总督马士英移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及署礼部侍郎吕大器，请以伦序立福王。盖以福王，神宗之孙、光宗之侄、大行皇帝之兄也。可法、大器持不可。四月二十七日，众官复集朝内，议不决。吏科给事中李沾奋袂厉声曰：『今日有异议者，以死殉之』。诚意伯刘孔昭、司礼太监韩赞周复持之，遂以福王告庙。众议监国，御史祁彪佳言监国名极正，益彰贤德；且示谦让，使海内知无因以得位之心。俟发丧，择吉登大宝为当。孔昭请即正位，礼部、魏国皆然之。遂定五月初一日迎王入京，以守备府为行宫。初四日监国，十五日即位，诏以明年为弘光元年。

以史可法、马士英、高弘图、姜曰广、王铎俱入阁办事，改张慎言吏部尚书、吕大器吏部左侍郎、李沾太常寺少卿、郭维经应天府府丞、韩赞周司礼监秉笔，余各加恩有差。

设淮徐、扬滁、凤泗、庐和为四镇，以靖南伯黄得功、总兵官高杰、刘泽清、刘良佐分辖之。每镇额兵三万人，本色米二十万、折色银四十万。调郑鸿逵、黄蜚充总兵官，各率所部兵守镇江。史可法请督师江北。进黄得功靖南侯，封高杰兴平伯、刘泽清东平伯、刘良佐广昌伯。高杰，降贼也；称翻山鹞。旧与闯贼同伙，有骁勇名。闯嬖妾邢氏貌美，属杰护内营；杰与邢通，挈之来降。初隶洪承畴及孙传庭，后调赴李建泰军前；未至，闻建泰兵溃，遂率兵南下，大肆劫掠。抵扬州，欲入；扬人畏惧，为之罢市，登陴死守。杰攻之，多杀掠。淮抚黄家瑞、守道马鸣騶集众议事，进士郑元勳与杰善，登城言于当事

，请放高兵入城。众怒譁，指元勳为高党，寸斩之城楼。杰恨，攻益力。史可法曲解之，始移驻瓜洲。及设四镇，杰卒驻扬，泽清驻淮、良佐驻凤泗、黄得功驻庐。得功心薄之，因提兵争淮、扬，与杰战不胜。朝廷闻之，陞万元吉太仆少卿，监江北军解之，始各罢兵。隶杰于史可法标下，为前部总兵官。

吏部尚书张慎言条议北来诸臣虽屈膝腠颜，事或胁从，情非委顺；如能自拔南来，酌定用之之法。因荐原任督师大学士吴牲、吏部尚书郑三俊。有旨：赦牲罪陞见，三俊候另议。三月三日早朝，诚意伯刘孔昭于多官前大骂慎言曰：『雪耻除凶，防江、防河，举朝全副精神宜注于此。乃今日讲推官、明日讲陞官，结党行私。所荐吴牲有悖成宪，不可不诛』。御史王孙蕃讦孔昭曰：『先帝裁文操江、归武操江，亦未见作何事业；且吏部职司用人，除推官、陞官外，别无职掌』。喧争殿上。高弘图言：『塚臣自有本末，何遽殿争』？众始退。明日，孔昭补疏纠参慎言，且疏求去。李沾言：『孔昭拥戴有功，文臣启事屡登、武臣封爵未定，所以有殿上之争』。高弘图、姜曰广亦言：『文武各有职掌，用人乃慎言事；孔昭一手握定，臣等皆赘员矣。天子之贵，贵于叔孙；今坐视宸陛几若讼庭，愧死无地，请赐罢斥』。奉旨：『两解之，各慰留』。

六月，命礼部铸国玺，以金代之。

史可法、马士英奏报清兵南下。先是，吴三桂逐贼西遁，大清定鼎燕京；至是移谕江南，削发投顺。故可法以闻。封吴三桂蓟国公，世袭。遣使沈廷扬海运米十万石、银五万济其军。

上先帝谥号思宗烈皇帝（忻诚伯赵之龙言「思」非美字，寻易为「毅」）。尊建文为惠宗让皇帝、景泰为代宗景皇帝；复懿文太子为孝康皇帝。上皇考为恭皇帝，立专庙。密谕河南参将王之纲，迎圣母于河南郭家寨常守义家。

加原任都督陈弘范太子太保、左懋第兵部侍郎，奉使燕京，经理河北。

贼破郡县，各署伪官；自贼西遁，各杀伪来归。德州诸生谢陞与原任辽抚黎玉田、御史卢世■（榘，彳代木）、贡生马元录等，杀伪防御阎杰十八人。淮扬漕抚路振飞、巡按王燮擒原任河南参议伪官吕弼周、王富，率士民射杀之；又擒伪官胡来贺、宋自成、李魁春，沈之河；又擒癸未进士武愷解京。宿迁百姓擒伪将董学礼，杀之。济宁都司李允和杀伪官刘浚、尹宗衡、张简行、傅龙等九人，解京献俘。开封府推官陈潜夫、塞勇李遇知、刘洪起等，各杀伪官南附：不一而足。上嘉之，各有奖谕。

大学士马士英荐钦定逆案阮大铖知兵，有旨赐冠带陞见，举朝大骇。高弘图请下九卿会议；士英曰：『会议，则大铖必不得用』。弘图曰：『臣非阻大铖，旧制京堂必会议，乃于大铖更光明』。士英曰：『臣非受其贿，何所不光

明』？因复为大铖奏辨曰：『魏忠贤之逆，非闯贼可比。且弘图、曰广诸人于所爱而登之，则曰先帝原无成心也；于所忌而辄之，则曰先帝定案不可翻也。欺罔莫甚』！姜曰广亦奏曰：『今日钦案掀翻，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顿付逝波，陛下数日前之明诏竟同覆雨。梓宫未冷，增龙驭之凄凉；制墨未干，骇四方之观听。惜哉维新，遂有此举』。郭维经亦奏曰：『案成先帝之手，今「实录」将修，若将此案抹杀不书，赫赫英灵，恐有余恫；非陛下所以待先帝。若书之，而与今日起用大铖对照，则显显令旨，未免少愆；并非辅臣所以爱陛下也』。吕大器亦奏曰：『先帝血食未寒，爰书凛若日星。士英悍然不顾，请用大铖；不惟视吏部如刍狗，抑且视陛下为弁髦』。给事罗万象亦奏曰：『辅臣荐用大铖，或以愧世之无知兵者；然而大铖实未知兵，恐「燕子笺」「春灯谜」，即枕上之阴符、袖中之黄石也』。御史詹兆恒亦奏曰：『陛下蹕御龙江，痛心先帝，与诸臣抱头号哭；百姓闻之，莫不洒血捶胸，愿思一报。今梓宫夜雨，一坏未干；太子诸王，六尺安在？国仇未复，而忽召见大铖，还以冠带，岂不上伤在天之灵、下短忠义之气』？怀远侯常延龄、太仆少卿万元吉、御史张良弼、王孙蕃、左光先、兵部郎中尹民兴等皆连疏纠，俱不听。既而大铖召对，具联络、控扼、进取、接应四策，又陈长江两合、三要、十四隙，俱称旨；竟用为江防兵部尚书。

起刘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吏部尚书张慎言乞休去。

刘宗周三抗疏论时事，不署衔，止称草莽孤臣。首言大铖进退，关系江左兴亡。又言讨贼之法有四：『一据形势：江左偏安，请进而东扼徐淮、北控豫州，西顾荆襄，渐恢渐进，秦、晋、燕、齐当必响应。一重藩屏：路振飞坐守淮城，以家眷浮舟于远地，是倡之逃也；于是镇臣刘泽清、高杰尤而效之。按军法临阵脱逃者斩；臣谓一抚、二镇皆可斩也。一慎爵赏：将悍兵骄，已非一日。宜分别各帅之封赏，孰应孰滥；轻则量收、重则并夺。军功既核，无不用命。夫以左帅恢复焉而封，高、刘败逃也而亦封，又谁为不封者？武臣既滥，文臣随之；外廷既滥，中璫从之；臣恐天下闻而解体也。一核旧官：燕京既破，有受伪官而逃者、有在封守而逃者、有在使命而逃者，于法皆不赦。至于伪命南下，徘徊于顺逆之间，实繁有徒；尤当显示诛绝。至罪废诸臣，量从昭雪，自应援遗诏而及之；乃一概竟用新恩，「三年无改」之谓何？嗟乎已矣！先帝十七年之忧勤，念念可以对皇天、泣后土；一旦身殉社稷，罹古今未有之惨，而食报于臣工乃如此之薄』！刘泽清、高杰等公疏纠宗周称草莽孤臣，有不臣之心。劝上亲征，以摇动帝祚；夺诸将封，以激变军心。不仁、不智，获罪名教。疏列黄得功名，得功又疏辨实不与闻。廷议欲谴高、刘，而莫可谁何；欲罢宗周，而难违清议。史可法因疏两解之曰：『朝廷论是非、疆臣论

功罪，各不相碍』。既而宗周予告去。过吴，连见振飞捷奏，因悔谓钱谦益曰：『参两镇过责淮抚，是予激也』。人服其无私。

御史李模上言：『今日诸臣能刻刻自认先帝之罪臣，方能纪常勒卤，为陛下之功臣。且拥立之事，皇上既不以得位为利，诸臣又何以定策为功乎？至于镇将，事先帝，未闻效桑榆之收；事陛下，又未闻〔有〕汗马之绩。按其身亦在戴罪之例，名实何容轻假？若夫经纶有体，勿因大僚而过繁；拜下宜严，勿以泰交而稍越；繁纓可惜，勿因近侍而稍宽』。吏科马嘉植上言：『立国本：一、改葬梓宫；一、迎养国母；一、访求东宫、二王；一、祭告燕山陵寝』。末言『尊养原非乐受，富贵岂所相期？茅茨虽陋可勿翦也，有以劳人费财导者勿听；经武之外可概节也，有以处优晏衍进者勿听』。刑部侍郎贺世奇上言：『刑赏宜慎。如吴三桂奋勇血战，李、郭同功，拜爵方无愧邑。若夫口头报国，岂其遂是干城？河上拥兵，曷不以之敌忾？恩数已盈，勳名不立，冒滥莫甚』！疏上，俱报闻。

释高墙罪宗七十五案，凡三百四十一名为庶人。

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同承天守备太监何志孔入朝，求召对。既入见，澍面纠马士英权奸误国，泪随语下。士英奏辨，志孔复前佐■〈豆寸〉；秉笔太监韩赞周叱退之。士英恐上动怒，因以金币馈福邸旧阉田成、张执中等白上曰：『主上非马公不得立；兹逐马公，天下皆议主上背恩矣』。上默然，即赐谕留。■〈豆寸〉复连上十疏，言『自古未有奸臣在朝，而将帅能成功于外者』！又曰『附逆之人与荐逆之人皆有贼心，乞悬诸日月以除魍魉』。上不得已，屡谕趋其赴楚。

马士英疏请诛逆，言从逆诸臣，强半尽是正人君子之流。礼科袁彭年驳之曰：『从逆姓名传播不一，恐僉人乘间，阳为正人口实、阴为逆党解嘲；甚且借今日讨逆之微词，为异日翻案之转语。且从来善类所归，闲杂匪德。东京盛名，岂无逃死之张俭？元佑锢籍，亦有巧免之王章。岂因邺宫一姓之恶，遂毁铜台全部之音？惟是温公一信蔡京，而绍述之祸旋起；唐室一进逢吉，而兴复之业不终。孔子曰：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」！历观往事，斯言诚千古定案也；今日何独疑之』。

建安王府镇国中尉吏部候考朱统■〈金类〉疏参姜曰广定策时有逆谋；礼科给事袁彭年驳奏曰：『祖制中尉奏请，必先具启亲王参详可否，然后给批賫奏；若候考吏部则与外吏等，应从通政司封进。今何径何窳，直达御前不问』？吏部熊汝霖奏言：『统■〈金类〉含血喷人，不顾拔舌；如此不驳，朝廷设立言官何用』？通政使刘士禎亦言：『曰广劲骨贲性，守正不阿；居乡、立朝，皆有公论。统■〈金类〉何人？扬波喷血、掩耳盗铃；飞章越奏，不由职司

，此真奸险之尤！岂可容于圣世』？皆不报。

太常卿李沾自陈定策时夺争状，因论吕大器怀二心。吕大器疏参马士英卖官鬻爵；有旨予告去。

遣太监王肇基督催闽、浙金花银两。肇基原名坤，即崇祯朝肆恶淮、扬者。大学士高弘图谏止之。

予大学士高弘图请告去。先是，章正宸争中旨陞张有誉、朱统■〈金类〉纠姜曰广及争用阮大铖诸票拟，俱不称旨，发改票；再拟，再发改。弘图力争曰：『臣死不敢将顺』。后具疏请乞，故有是命。

陞李沾左都御史、晋抚宁侯朱国弼保国公，皆以定策功也。改授朱统■〈金类〉行人，以疏逐姜曰广也。

赦从逆来归兵科给事中时敏开屯大瞿山。

赐北京殉难文臣二十二人、勋臣一人、戚臣一人祭葬、赠荫、祠谥有差：阁臣范景文谥「文贞」、大学士倪元璐谥「文正」、都御史李邦华谥「忠文」、兵部侍郎王家彦谥「忠端」、刑部尚书孟兆祥谥「忠贞」、右都御史施邦曜谥「忠介」、大理寺卿凌义渠谥「忠靖」、太常少卿吴麟征谥「忠节」、左春坊周凤翔谥「文节」、左谕德马世奇谥「文忠」、左中允刘理顺谥「文正」、太仆卿申佳胤谥「节愍」、简讨汪伟谥「文烈」、户科给事吴甘来谥「忠节」、御史陈良谟谥「忠愍」、御史陈纯德谥「恭节」、御史王章谥「忠烈」、吏部员外许直谥「忠节」、兵部郎中成德谥「忠毅」、主事金铉谥「忠节」、观政进士孟章明谥「节愍」、惠安伯张庆臻谥「忠武」、襄城伯李国桢谥「贞武」、驸马都尉巩永固谥「贞愍」，立祠南京，赐名「旌忠」。又赠死节诸生许琰官，从祀功臣庙中。

六月，大清传檄至济宁，令所过地方官民出郭迎接，违者以抗师治罪。

兴平伯高杰上言：『目今大势，守江北以保江南，人人言之。然从曹、单渡，则黄河无险；自颍、归入，则凤、泗可虑；犹或曰有长江天堑在耳。若何而据上游？若何而防海道？岂止瓜、仪、浦、采为江南门户已乎？伏乞和盘打算，定断速行；中兴大业，庶有可观』。

宁南侯左良玉报称副将苏荐、游击朱国强斩贼四百余级，获伪官江一洪，献俘京师。

建阳知县苏芬捐俸造火器，募勇士朱千筋、刘铁臂等，三请勤王。疏曰：『幸而邀天之幸，迅扫狂氛，指日奏凯，社稷之福；否则，惟有断脰决腹、一瞑而万世不视，以明国家养士三百年之报，亦无负职三十年读书之志』。识者壮之。广西巡抚方震孺、松江知府陈亨、给事中李维樾、佾都御史李光泰先后各捐饷募兵入卫。

时猷贼在川陷涪、泸，顺流破重庆。巡抚龙文光及旧抚陈士奇、重庆推官王行俭俱死之，瑞王、蜀王满门遇害。总兵赵光远降贼，士英犹请降敕奖之。

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上言：『两月以来，闻大吏锡鞶矣，不闻猷俘；闻武臣私斗矣，不闻公战；闻老成引遯矣，不闻敌愆；闻诸生卷堂矣，不闻请纓。如此而曰是兴朝气象，臣虽愚、知其未也。计惟有进取为第一义；进取不锐，则守御必不坚。宜亟檄江北四镇分渡河、淮，联络诸路齐心协力，互为后援；使两京血脉通，而后塞井陘、绝孟津、据武关以攻陇右，则贼不难旦夕殄也』。

封太后弟邹存义为大兴伯。封福府千户常应俊为襄卫伯，青浦知县陈爇为中书舍人，王锋弟王镛、子王无党世袭锦衣指挥使。应俊本草工；值上出亡，负之行雪中数十里，脱于难。与镛、爇、无党，俱扈卫有功者也。

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疏请慎名器：『陛下间关南返，从官几何？今天位既登，来者何众！人夸翼赞之功、家切从龙之念，一为轻滥，后将无极！惟陛下慎持之。果系服劳有功，但当赏之金帛，不应授以爵位，以貽曹风「不称」之讥、犯大易「负乘」之戒』。又言『爵人宜公。如计臣之特用也，计臣清端敏练，百僚所服。但古制爵人于朝，与众共之。墨敕斜封，覆辙可监。万一异日有奸邪乘间、左右先容，铨司不及议、宰辅不及知，而竟以内降出之。臣等不争，则幸门日开；臣等争之，则已有前例。立国之始，臣愿陛下慎持之也』。疏入，俱不听。

陞祁彪佳为佾都御史，巡抚苏松。户科钱增疏请修水利。苏松巡按周元泰上言：刘家河急宜开浚。工部主事叶国华亦疏请浚吴淞。俱有旨：该抚察议。

八月，命锦衣都督冯可宗遣役缉事。袁彭年上言：『厂卫之兴废，世运之治乱因之。先帝亦尝任厂卫访缉矣，乃当世决无不营而得之官、中外（自）有不胫而走之贿。故逃网之方，即从密网之地而布；作奸之事，又资发奸之人以行。不可不革』。疏入，谪浙江按察司照磨。

太妃来自河南。谕户、工二部：限三日内搜括万金，以给赏赐。

太监诸朝进请给工料钱粮约数十万，工部、工科并疏请节省；不听。诏选内员宫女，闾巷骚然。科道李维樾、陈子龙、朱国昌各疏谏，俱不听。

以中允卫胤文兼兵科给事中，监兴平伯军。以辽蓟总督王永吉经略山东、河北，兵部尚书张缙彦总督河南劝农。

罢浙江巡抚黄鸣俊，降浙江巡按任天成；以许都余党复叛处分未定也。先是，许都变起东阳，两浙汹汹；前任按巡召光先受计绍兴推官陈子龙诱斩之。光先为光斗弟，故与阮大铖有世仇，又首劾大铖，士英故借诱降激变，并议光先之罪而陷之，朝右无敢直言者。苏松巡抚祁彪佳独言『许都之变突发，东阳、义乌、浦江皆无坚城，光先事竣出境，闻变遯还，一切调兵、措饷皆其拮据

；不一月而元凶授首，两浙复安。乃今奉旨推求，夫弄兵揭竿至于破城据邑，其罪岂不当死？当日兵威所迫，贼已穷蹙而后乞命，与阵擒无异，非诱降也。设诛锄不力，养虎遗患；后来国难方张，又不知作何举动矣！岂可反以激变罪之？于是大铖等切齿彪佳，因而御史张孙振论劾祁彪佳贪奸，且定策有异议。彪佳因罢去。

起越其杰巡抚河南。其杰乡科罢闲；以士英妹夫故起之。

封福建总兵官郑芝龙南安伯。以钦案杨维垣为通政使，从朱国弼荐也。

礼科沈胤培请立中宫。

大理寺卿郑瑄疏荐苏松兵备程珣。会珣与乡官彭歌祥妾杜氏通情，事败互讦闻于士英，即批重处。杜赠珣诗有云：『为怜贵客芳心辞，欲访仙郎帆影迟』。时共传之。

召降贼锦衣都督刘侨至京，仍补原官；以重贿士英也。

加淮抚田仰兵部尚书，世袭锦衣。时刘泽清大兴土木，造宅淮安，极其壮丽，四时之室俱备，僭拟皇居；休卒淮上，无意北往。仰与其事，故屡为请饷。

马士英请免府县童生应试，上户纳银六两、中户四两、下户三两以助军兴，竟赴院试。溧阳知县李思谟不令童生纳银，特降三级。又开纳事例。时为之语曰：『中书随地有，都督满街走；监纪多如羊，职方贱似狗。荫起千年尘，拔贡一呈首。扫尽江南钱，填塞马家口』。

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「政祈克终」；着刑部问罪。又布衣何光显疏请诛马士英、刘孔昭；诏戮于市，籍其家。

史可法上言：『大仇在目，一兵不加。臣备员督师，死不塞责。北来塘报，清必南窥；宗社安危，决于此日。我即卑官菲食、枕戈待旦，尚恐无济；今睹庙堂作用、百执精神，殊未尽然。忆皇上初见臣等，言及先帝，则泪下沾襟；次谒孝陵，则泪痕满袖。皇天后土，实式监临。曾几何时，顿忘前事！先帝崩于贼、恭皇帝亦崩于贼，此千古未有之变、未有之仇。庶民之家父兄被杀，尚思穴胸断脰得而甘心；朝廷顾可漠置！今宜速行讨贼，严责四镇灭贼剿敌，庶人心可救、天意可回耳。陛下嗣承大统，原与前代不同；诸臣但有罪之当诛，实无功之足录。今恩外加恩，纷纷未已；武臣腰玉，直等寻常。名器滥觞，于斯为极！以后似宜慎重，端待真正战功；庶行间猛将劲兵，有所激励也』。上报闻。可法遂进兵抵白洋河。

十月朔，命铸弘光钱。

时庙门灾。户科吴廷疏陈昭事之实：一曰日讲宜行、一曰午朝宜举。俱不省览。

大清摄政王遣副将唐起龙招抚江南。致书史可法，有曰：『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；闯贼手毒君亲，中国臣民，不闻加遗一矢。朝廷念夙好、弃小嫌，严整貔貅，驱除梟獍。首崇怀宗帝后谥号，卜葬山陵，悉如典礼』。又曰：『国家之定燕都，乃得之闯贼、非得之于明朝也。贼毁明朝之庙主、辱及先王；国家代为雪耻，仁人君子，何以报德？乃乘寇稽诛、王师暂息，即欲雄据江南，坐享渔人之利；岂可谓江、淮以为天堑之凭，遂不能飞渡耶』？又曰：『予闻君子爱人也以德，小人则以姑息。诸君子果识时知命，切念故主、笃爱贤王，宜劝令削号归藩，永绥福土；朝廷当待以虞宾。南国安危，在此一举；无贪瞬息之荣，致令故国有无穷之祸，为乱臣贼子所笑。予尚有厚望焉』！史可法答书曰：『法待罪南都，凶信突来，一时臣民哀痛如丧考妣，无不抚膺切齿，立剪凶仇。而二三老臣，谓国破君亡，宗社为重；相与迎立今上，以系中外人心。今上非他，神宗之孙、光宗犹子、大行皇帝之兄也；名正言顺，天与人归。群臣劝进，仅允监国；迨臣民伏阙屡请，始于五月十五日进位南都。越数日，即命法视师江北，刻日西征。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，破走逆成；殿下入都，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。凡为大明臣子，无不顶礼加额，感恩图报。乃辱引「春秋」大义来相诘责，善哉！推而言之，此为「列国君薨，世子应立；有贼未讨，不忍其君」之说耳。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、青宫皇子惨变非常，而拘牵「不即位」之说、坐昧「大一统」之义，中原鼎沸，仓卒出师，将何以维系人心、号召忠义？紫阳「纲目」，踵事「春秋」。其间特书莽移汉祚，光武中兴；丕废山阳，昭烈践祚；怀、愍亡国，晋元嗣基；徽、钦蒙尘，宋高缙统。是皆于国仇未报之日亟正位号，「纲目」未尝斥为自立，卒以正统与之。本朝传世十六，正统相承；贵国夙膺封号，载在盟府。殿下岂不闻乎？今痛心本朝之难而驱除乱逆，可谓大义；万代瞻仰，在此一举。若夫手足膺难，并同秦、越；规此员幅，为德不卒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也，貽贼人窃笑。贵国岂其然乎』？

长庚星见东方；光芒闪烁，或四角、或五角，中有刀剑、旗帜、马影，且倏大倏小、倏长倏缩。凤阳祖陵叠火。地一日三震，有声如吼。

修兴宁宫、建慈禧殿，大工繁浩。上深居禁中，渔幼女、饮火酒，杂伶官演戏为乐。国用匱乏，因佃练湖、放洋船，瓜、仪制盐，芦洲升课；甚至沽酒之家，每筋定税钱一文。利之所在，搜括殆尽。

十一月十二日，清兵入宿迁；史可法提兵救之，随拔营去。十三日，高杰抵徐州，清兵甚紧。杰遗书刘泽清：『近日河南抚镇接踵告警，一日文数至；开封北岸，俱是清兵。恐一越渡，则天堑失恃，长江南北尽为战场。时事到此，令人应接不暇。惟有■〈歹卑〉心竭力，直前无二，以报国恩而已』。泽

清以闻。士英报称：『清兵虽纵横，然贼势尚张，岂敢投鞭问渡？且强弱何尝之有；赤壁百万、淝水八千，一战而江左以定。况国家全盛，兵力万倍于前，廓清底定、痛饮黄龙，愿诸臣刻励之也』。

加高杰太子太傅。先是，徐州逋贼程继孔斩木编筏，勾引清兵渡河，伪投杰降。杰知其诈，因诱斩之，收其众；故有是命。清命唐虞时致书高杰，劝其早断速行；有「大者王、小者侯；不失如带、如砺，世世茅土」之语。杰皆不听。惟沿河筑墙，端力备御。高杰致书清帅肃王云：『逆闯犯阙，危我君父；一时豪杰忠义之士，莫不西望饮泣，欲食其肉而寝其皮。关东大兵复我神州、葬我先帝、救我黎民、雪我深怨，原有莫大之恩；岂敢苟萌异念，自干负义之德！杰猥以菲劣，奉旨堵河；不揣绵力，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，歼闯贼之首，哭奠先帝。则杰之血忠已尽，便当披发入山，不与世事。兹咫尺光耀，无由面质；若杰本念，千言万语，总欲合师剿闯，始终成贵国恤邻之名。若能明此苦心，而共以逆闯为事，此本朝之厚幸也。本朝列圣相承，原无失德；祇因贪官污吏，致祸至此。然正朔承统，天意有在。三百年来豢养士民，沦肌浹髓，忠君报国，未尽泯灭；亦祈贵国之垂念也』。清报书曰：『肃王致书高大将军：钦差官远来，知有投诚之意，正首建功之日也。果能弃暗投明、择主而事，躬来过河会面，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。若愿合兵灭闯，其事不与予言；或差官北上，予令引奏我皇上，予不自主。此复』。

清兵至夏镇，别从济宁南下；又从雒阳渡河，攻海州、围邳州。史可法、刘泽清、高杰各告急。

十二月，都督陈洪范南还。先是，陈洪范与左懋第等至德州，清抚方大猷止许百人赴京。十月初一日，至张家湾。懋第欲先谒陵，摄政王不许；乃遥祭先帝。于十二日入京，馆鸿胪寺。内院刚林来责江南不应更立天子，懋第不屈。因请祭告诸陵，改葬先帝；皆不许。乃陈太牢于寺堂，哭祭之。十七日，放归。十一月初四日，至沧州。后遣兵追执懋第北去，改禁太医院；放洪范。至是，归；称清兵万分紧急，旦夕南下。马士英恶之，曰：『有四镇在，何虑焉』！

时贼窥突禹州、襄城等处，各镇拥兵不进；因分宁陵以东至归德，属总兵王之纲；宁陵以西至兰阳，属总兵许定国；祥符以西至泛水，属总兵刘洪起；河、洛，属都督李际遇。

巡按陈潜夫报获太康伪知县安中外等。副将刘铉、郭从宽杀贼六百余级，擒鄢陵伪知县王度、许州伪巡捕王清唐。王之纲斩贼都司虞世杰。刘洪起获汝宁府伪官祝永苞、上蔡伪知县马世遇，斩三百七十级；又于襄城斩贼二千二百七十六级，擒贼一百三十一名。许定国获陈州伪官惠在公。各加级，以洪起

斩获最多，仍加二级。

陈洪范请加恩使北劳臣；兵科戴英劾止之。言洪范出使无功，正使身陷异域、下役群聚晋爵，天下闻之，恐哄然窃笑也。

加左良玉太子太傅，予世袭，荫指挥使；开藩武昌。予梦庚都督僉事，挂平贼将军印。

授楚宗朱盛浓池州府推官。因盛浓疏参黄■〈彳 豆寸〉毁制辱宗、食贿激变，士英喜，特擢之。内批刑部提问■〈彳 豆寸〉，不至。

刑部尚书解学龙上从逆诸臣六等罪。除在北京何瑞征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后定夺，一等应磔，宋企郊等十一人；二等应斩、拟长系秋决，光时亨等四人；三等应绞、拟赎，陈名夏等七人；四等应戍、拟赎，王孙蕙等十五人；五等应徒、拟赎，沈元龙等十人；六等应杖、拟赎，潘同春等八名；存疑另拟，翁元益等二十八人。保国公朱国弼合疏纠刑官六失。御史张孙振亦言『从逆一案，明谕法宜从重。大司寇操此三尺，推诿半年；人人出脱。北来诸人，乃贼弃之而来，非弃贼而来；解学龙恣意舞文，乞敕公鞫』。革学龙职，以高倬为刑部尚书。

时张捷秉铨，部务出多阮大铖手，吏道庞杂。惟给事吴适办事垣中，抄驳侃侃，不惮权贵。安远侯柳祚昌荐程士达督理京营；适抄参：『士达不过积分监生，非属科贡正途。勳臣非有标营之责，何得侵枢戎职掌，以夺铨部权衡』？庆远知府郭仪凤请挂冠勤王，并参巡抚方震儒贪状；适驳参：『郡守无勤王之例，挂冠非入援之名；仪凤不候宪檄，非奉明纶，擅离职守，饰词妄渎。抚臣清执有素，仪凤秽迹着闻，必惧题参，先行反噬。自应严究，以杜刁风』。光禄署丞张星疏求考选；适驳参：『张星初以县令躁进降处，又挂察典；不惟望断清华之梦，亦已身绝仕进之阶。乃无端幻想，侥幸上赏；欺君孰甚！若不一为点破，则阙门大典，不几为燃灰之地、向跃之门耶』？保定侯勳卫梁世烈请袭祖爵；适抄参：『国难以来，虽王侯戚里，咸喂虎狼；而其间脱身埋名，固亦不乏。该勳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歼，而忍以子嗣乎？万一本宗匹马来归，将夺该勳以授乎？』

抑姑仍之，且两封乎？恐无此法纪也。该勳世受国恩，诚恢复有志，何难倡诸勳旧破家从军，自当直捣燕云，上为先帝复仇、次为诸勳雪耻！尔时访问本支有无存否，然后请诸朝命，光复祖爵，不亦休乎』？中书舍人张钟龄请给部衔；适抄参：『职方何官、监军何事？妄行陈请。若果报国有心，何官不可自效？而藉口赞画辄请高衔，躁进尤甚』！

刑部钟言奏请：『凡监纪等官，猾棍白丁借题幕府骗钱者，悉行驱逐』。上从之。

马士英奏：杨御藩五载战功，着进左都督；马进忠、王允成并加太子太保。

史可法疏奏：『北使之旋，和议已无成矣。向以全力御寇而不足，今复分而御北矣。先帝待诸镇，何等厚恩！皇上之封诸镇，何等隆遇！诸镇之不能救难，何等罪过！释此不问而日寻干戈，于心忍乎？和不成，惟有战；战非诸将之事而谁事也？阍外视庙堂、庙堂视皇上，尤望深思痛愤，无容泄沓。古人言「不本人情，何由恢复」；今之人情大可见矣』。

兵部侍郎阮大铖报沿江筑堡；上嘉之。

禁四六丽文。

除夕，上在兴宁宫，色忽不怡。韩赞周言：『新宫宜权』。上曰：『梨园殊少佳者』！赞周泣曰：『臣以陛下令节或思皇考、或念先帝，乃作此想耶』！

弘光元年（乙酉）元旦，日有蚀之。初八日壬辰立春，流星入紫薇宫。

给事中吴适上言维新五事：一曰信诏旨、一曰核人才、一曰储边才、一曰伸国法、一曰明言责。疏入，不省。

都督李际遇降清。

总兵许定国仇杀兴平伯高杰，以其众降清。先是，杰作贼时，常劫许定国村，杀其一家，惟定国逃免。至是，同为列将，定国衔之，秘而不言。阳与杰好，许让睢州。招杰饮，杰赴饮不疑。定国伏甲于寝，夜半杀杰，剖腹以祭先灵；亲兵遇害过半，余众溃还。定国遂以众降清。

高杰妻邢氏率子元爵请恤。史可法请以杰部将李本身为提督；有旨：『兴平伯有子，朕岂以兵马汛地，遽授他人？加监军卫胤文兵部尚书，总督杰军；所部将士，仍听邢氏统辖』。既而，再请加本身太子太保左都督，提督本镇赴归德。黄得功闻高杰被害，复来争扬州；史可法驰归镇抚之。请旨，上谕曰：『大臣当先国事，而后私憾。得功若向扬州，致高营兵将弃汛东顾，设清兵乘隙渡河，罪将谁任？诸藩当恪守臣节，不必任意』！又谕史可法：『卿既归扬解谕黄得功回汛，何必与孤儿寡妇争构？河上防御，责成王永吉、卫胤文料理』。刘良佐见杰死，欲并其众；疏称：溃兵不宜授本身提督。刘泽清、黄得功、刘良佐又合奏：『高杰从无寸功，骄奢淫杀，上天默除大患；史可法乃欲其子承袭，又欲李本身为提督，何是肺肠？倘误听加恩太重，臣等实不能相安矣』。九江总督袁继咸疏奏：兴平伯有可念之劳。诏赠杰太子太保，许其子袭爵，再荫一子锦衣卫百户；从优祭葬。

汀州贼阎王猪婆盘据帘子洞，劫掠横行；福建巡抚张肯堂亲征之。宁化县于华玉不得于乡绅，愿抚贼自效。既往，贼横几不免，遂许以官，与数百人

偕来；肯堂给劄，命华玉率之勤王。至浙东，各散去；华玉亦削发为僧。

通政使杨维垣疏请重定钦案，吏部尚书张捷又奏请表章三案诸臣。于是刘廷元、吕纯如、王德完、黄克赞、王永光、杨所修、章光岳、徐大化、范济世各予谥荫、祭葬；徐杨先、刘廷宣、许鼎臣、岳骏声、徐卿伯、姜麟各赠官，与祭葬；王绍徽、徐兆魁、乔应甲、陆澄源各复原官。而唐世济、水佳胤、杨兆升、吴孔嘉、郎如闇、周昌晋、袁洪勳、徐复扬、陈以瑞等先后起用。

杨维垣又请重颁「三朝要典」；言『张差疯颠，强坐为刺客者，王之采也；李可灼红丸，谓之行鸩者，孙慎行也；李选侍移宫，造以垂帘之谤者，杨涟也。刘鸿训、文震孟只快驱除异己、不顾诬谤君父，此「要典」必须重颁也』。袁弘勋又请追论焚「要典」诸臣罪。左良玉力言「要典」治乱所关，勿听邪言，致兴大狱；袁继咸亦言「要典」不必重疏。有旨：『皇祖妣、皇考无妄之诬，岂可不雪？事在青史，非存宿憾。群臣当体朕意』！

陞杨维垣都察院副都御史。陞阮大铖兵部尚书，赐蟒服。

中书舍人林翘疏称：『正月初六日雷声自北至西，占在赵、晋之野有兵；日在庚寅，主口角妖言』。翘，江浦人，善星术。马士英在戌日，卜其大用。至是，士英神其术，固荐授中书。寻躡一品武衔，蟒玉趋事。

弃妖僧大悲于市，以诈冒定王也。大悲系齐庶宗。

两淮运司解粮渡江，镇江都督郑彩截留之；诏谕彩勿擅。

普录众臣迎驾之劳，补指挥、千户等官。

丙申，召内臣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。上醉后纵淫，童女有淫死者。

荣泽县郭村于十一日午刻忽现大城，堞门毕具；一时方隐（天官家谓：广莫之气成城郭，今河西苑无人烟）。

殿宇鼎新，辅臣、内臣俱赐银币，荫有差。

甲辰，复召内监进宫演戏。

刘泽清奏：清兵攻邳州，推官沈伶之守四十日，乃退。

二月，工科李清请修先帝「实录」并易庙号及定东宫、定王之谥。

户部尚书张有誉请以酒税助饷；不允。

袁继咸报郟镇重围。刑部梁云构奏：全蜀已无完土。

输纳富人，授翰林待诏等官。太监李国辅请往浙江云雾山开采；上命驰驿去。科臣吴适疏争之，不听。

礼臣管绍宁请谥皇太子「献愍」、永王曰「悼」、定王曰「哀」，改谥先帝「毅宗烈皇帝」。

命礼部广选淑女。

陞瞿式耜佥都御史，巡抚广西。

刘良佐等合词荐起朱大典为兵部侍郎。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予告归。御史张孙振劾在告礼部尚书顾锡畴险邪，有沾秩宗；命致仕去。以其请削温体仁谥而谥文震孟也。

时自二月以来，日月色甚赤。钦天监占候以闻。

三月甲申朔，有传称皇太子至自金华，从石城门入；送止兴善寺，寻移寓锦衣都督同知冯可宗家。传文武官识认，俱莫能辨。先是，传吴三桂拥太子离永平，阴逸之民间，遂浮海而南。八月抵淮上，闻定王之沉，惧弗敢留，前至扬州。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家人高成、穆虎挟之渡江，因栖于苏，复转于杭。太子不堪羁旅，渐露贵倨，遂为路人所指。高梦箕惧祸及己，乃赴京密奏。于是遣内竖李继周，持御札召之。至是，至。都人闻太子至，踊跃趋谒；文武投职名者，络绎不绝。最后太监卢九德至，礼倨，太子呼名呵之；卢不觉叩头曰：『奴无礼，小爷保重』。觳觫辞出。随有旨谕文武官，不许私谒。是夜，移太子入内。己丑，会审太子于大明门外。太子东向倨坐，一官置禁城图于前；问之，答曰：『此北京宫殿也』。太子指承华宫曰：『此我所居』；指坤宁宫曰：『此我娘娘所居』。一官前问曰：『公主今何在』？太子曰：『不知，想已死矣』。一官问：『公主同宫女早叩周国舅门』？太子曰：『同宫女叩国舅者，我也』。刘正宗曰：『我是讲官，汝识否』？太子一视，不应。正宗又问讲读先后；太子曰：『忘之矣』。正宗更多辞以折之。太子笑而不应，曰：『汝以为伪，即伪可耳』。诸臣无可如何，遂以肩舆送入中城。先是，杨维垣扬言驸马王昺侄孙王之明貌类太子；故兵科戴英袭其言，奏称『王之明伪假太子，质以先帝曾携之中左门不答，问以嘉定伯姓名而不答，其伪无疑。然稚年何以办此，必有大奸人挟为奇货；宜敕法司根究』。刑部遂捕高成、穆虎严讯，五毒备至，至死不承假冒。穆虎曰：『我家主是忠臣，直言奏闻，一字非谬；我等何得畏死背义』。高梦箕复上书自明，并逮治之。马士英疏奏：『太子一事，其言虽似，而疑处甚多。既为东宫幸脱虎口，不即到官说明，却走绍兴；一可疑也。东宫厚质凝重，此人机辨百出；二可疑也。公主现养周奎家，而云已死；三可疑也。左懋第在北，北中亦有假太子事；懋第密书贻蔡奕琛，念（？）奕琛抄腾进览。是太子不死于贼，即死于清兵之手矣。原日讲官方拱干系狱，可出令辨之。如其假冒，当付法司，臣民共见而弃之；如真东宫，则祈取入深宫，留养别院，不可分封于外，以启奸人之心』。辛卯，复会审太子于午门，出原讲官方拱干于狱辨识之。太子仍倨坐，众拥拱干至。王铎指示太子曰：『此何人』？太子曰：『方先生』。拱干疑似，不敢质言真伪。张孙振曰：『汝是王之明』！太子曰：『我南来从不曾言太子，汝不认罢了，何必坐名改姓！汝等不尝在皇考之朝乎？何一旦蒙面至此』。众官有赧者、有恨

者，莫之敢决。仍送还狱。十五戊戌，复会审太子于朝。左都李沾呼『王之明』，不应；喝问『何不应』？太子曰：『何不呼明之王』！沾喝上椽，太子号呼皇天上帝，声彻于内。士英传催放椽，沾复好言问之。太子曰：『汝令校尉嘱我，校尉自能言之，何必我言；前日追我何处，追者自知，何必问我』。高倬见其言切，急令扶出。将出朝，旧东宫伴读丘致中捧持大恸。上闻，即令擒下，发镇抚司严讯。有题诗于皇城者云：『百神护辟贼中来，会见前星闭复开。海上扶苏原未死，狱中病已又奚猜！安危定自关宗社，忠义何曾到鼎台。烈烈大行何处遇？普天空向棘圜哀』。

皇考恭皇帝，改谥孝皇帝。

冯可宗讯高梦箕，梦箕列自此来来历甚详，假冒欺隐至死不认；爰书故久之未定。御史陈言奏：『愚民观听易惑，道路籍籍，皆以诸臣有意（倾）先帝之血胤』。有旨：『王之明好生护养，勿轻加刑，以招民谤』。

宁南侯左良玉疏参马士英曰：『窃见逆贼马士英，出自苗种、性本凶顽。先帝皇太子至京，道路汹传，陛下屡发矜慈；士英以真为假，必欲置之死地。臣前两疏，望皇上从容审处，以存先帝一线。不意士英奸谋日甚，臣自此义不与奸贼共天日矣。臣已提师在途，将士眦目指发，皆欲食其肉。臣恐百万之众发而难收，震惊宫阙；且声其罪状，正告陛下，仰祇刚断，与天下共弃之。自先帝之变，人人号泣。士英利灾擅权，事事与先帝为仇。逆案先帝手定者，士英首翻之；（要典）先帝手焚者，士英复修之。「思宗」改谥「毅宗」，明示先帝不足思，以绝天下报雪之心：罪不容于死者，一也。国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，士英卖官鬻爵，殆无虚刻；致都门有「职方贱如狗，都督满街走」之谣：罪不容于死者，二也。阁臣司票拟、政事归六部，士英占握兵柄不放，是弁髦太祖法度；又引腹心阮大铖为添设尚书，以济其篡弑之谋。两子梟獍，各操重兵，司马昭复生于今日：罪不容于死者，三也。陛下选立中宫，典礼攸关。士英择其尤者以充下陈，罪通于天；而又私买歌女寄于阮大铖家，希图进选，计乱中宫，阴谋叵测：罪不容于死者，四也。陛下恭俭仁明，士英百计诳惑。进优童艳女，损伤圣德；每对人言，恶则归君：罪不容于死者，五也。国家遭此大变，须宽仁慈爱以收人心。士英乃睚眦杀人，将生平不快之人一网打尽：罪不容于死者，六也。又募死士窜伏皇城，诡名禁军，以观陛下动静，曰废立由我：罪不容于死者，七也。先帝殉难，皇子幸存。士英乃与大铖一手拏定，抹煞的确诚认之方拱干，而信串通朋谋之刘正宗，不畏天道神明，不畏二祖列宗，不畏天下公议，不畏万古纲常。忍以先帝已立十七年之嗣君，四海讴歌讼狱所归者，付诸幽囚；天昏地惨，神人共愤。凡有血气，皆欲寸磔士英、大铖以谢先帝。此非臣之私言，诸将士之言也；非独臣标将士之言，天下忠臣义

士、愚夫愚妇之公言也。伏乞陛下立将士英等肆诸朝市，传首四方，用抒公愤。臣谨束兵计刻以待，不禁大被疾呼，激切以闻。又传檄云：『盖闻大义之垂，炳于星日；无礼之逐，严于鹰鹫。天地有至公，臣民不可罔也。奸臣马士英者，根原赤身、种类蓝面。昔冒九死之罪，业已侨妾作妓、屠发为僧；重荷三代之恩，徒尔狐窟白门、狼吞泗上。会当国家多难之日，侈言拥戴劝进之功。以今上历数之归，为私家携赠之物；窃弄威福，炀蔽聪明。持兵力以胁人，致天子闭目拱手；张伪旨以鬻俗，俾丘民重足寒心。本为报仇而立君，乃事事与先帝为仇，不祇矫诬圣德；初因民愿而立主，乃事事拂民之愿，何由奠丽民生！幻蜃蔽天，妖讖障日。卖官必先姻娅，试看七十老囚、三木败类，居然节钺监军；渔色罔识君亲，托言六宫备选、二八红颜，变为桑间濮上。苏、松、常、镇，横征之使肆行；樵李、会稽，妙选之音日下。江南无夜安之枕，言马家便尔杀人；北斗有朝彗之心，谓英名实应图讖。除诰命赠荫之余无朝政，自私怨旧仇而外无功能。类此之为，何其亟也。而乃冰山发焰、鳄鱼兴波，群小充斥于朝端、贤良窜逐于崖谷。同己者，罪同夷虏、行列猪豕如阮大铖、张孙振、袁弘勋等数十憨恶，皆引之为羽翼，以张杀人媚人之（赤）帜；异己者，德并苏、黄、才媿房、杜如刘宗周、姜曰广、高弘图等数十大节，皆诬之朋党，以快虺如蛇如之狼心。道路有口，空怜「职方如狗、都督满街」之谣；神明谁欺？最痛「立君由我，杀人何妨」之句。呜呼！江汉长流、潇湘尽竹，罄此之罪，岂有极欤？若鲍鱼蓄而日羶、若火木重而愈烈。放崔、魏之瘦狗，遽敢灭伦；收闯、献之猕猴，教以升木。用腹心出镇，太尉朱泚之故智，几几殆有甚焉；募死士入宫，宇文文化及之所为，人人而知之矣。是诚河山为之削色、日月倏以无光！又况皇嗣幽囚、列祖怨恫，海内怀忠之臣，谁不愿食其肉；故国向风之士，咸思操盾其家。本藩先帝旧臣、招讨重任，频年痛心疾首，愿为鼎边鸡犬以无从；此日履地戴天，誓与君侧豺狼而并命。在昔陶八州靖石头之难，大义于今炳然；迄乎韩蕲王除苗氏之奸，臣职如斯乃尽。是用砺兵秣马，讨贼兴师；当郑畋讨贼之军，忆裴度闭邪之语。谓朝中奸党尽去，则诸贼不讨自平；倘左右凶恶未除，则河北虽平无用。三军之士，戮力同仇；申明仁义之声闻，首严焚戮之隐祸。不敢妄杀一人以伤天心，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。义旗所指，正明为人臣子，不忘君父之心；天意中兴，必有间世英灵，矢翼皇明之运。兹告先帝，揭此心肝。愿斩贼臣之首，以复九京；还收阮奴之党，以报四望。倘惑于邪说、诳误流言，或受奸人之指挥、或树义兵之仇敌，本藩一腔热血，郁为轮囷离奇；势必百万雄师，化作蛟螭妖孽。玉石俱焚之祸，近在日前；水火无情之时，追维心痛。故敬布苦衷，愿言共事。呜呼！朝无直臣，谁斥李林甫之奸邪；国有同心，尚怀郑虎臣之素志。我祖宗三百年养士

之德，岂其决裂于金壬；大明朝十五国忠义之心，正宜暴白于忠魂。速张殪虎之机，勿作逋猿之藪！然董卓之腹，膏溢三旬；籍元载之厨，椒盈八百。国士尽快，中外甘心。谨檄』。

决从逆贼臣光时亨、周钟、武愫于市；周鏊、雷演祚勒于自尽。余尽革职放还。

设坛太平门外，百官素服望祭先帝。时阮大铖后至，哭呼先帝而来曰：『致先帝殉社稷者，东林诸臣也；不尽杀东林诸臣，不足以谢先帝。今陈名夏、徐汧等俱北走矣』！马士英急止之曰：『徐九一现有人在』。

礼部请恤甲申殉难诸臣。有旨：『阁部大僚谋国无能，致兹颠覆；虽殉节堪怜，赠恤已渥。先帝斩焉不永，诸臣延世加恩，臣谊何安？通着另议』。

史可法自劾师久无功。阮大铖荐马锡总兵〔官〕，仍莅京营。锡即士英长子，以白衣径仕。

张捷言左懋第抗节清庭，请优其母兄并马绍愉家属。

左佥都郭维经告病去，江中遭寇甚惨，人皆惜之。或云阮大铖密遣兵劫之也。

黄得功上言：『东宫未必假冒，先帝之子即皇上之子，未有不明白、混然雷同；将人臣之义谓何？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、抗颜者少；即明白认识，亦不敢出头取祸也』

。有旨：『王之明假冒来历，系亲口供吐；有何逢迎，不必悬揣过虑』。

琉球国遣使入贡，请袭封。命给事陈燕翼、行人韩元勳各给一品服前去。

谕刑部：『穆虎若非奸人，岂敢挟王之明冒认东宫？正月、二月，所成何局？往闽、往楚，欲干何事？岂高梦箕一人所办？主使附逆，实繁有徒；着法司穷治』。马士英意在姜、黄辈，故严旨究问。左良玉疏请保全东宫曰：『东宫之来，吴三桂实有符验，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。满朝诸臣，但知逢君，不惜大体。前者李贼逆乱，尚锡王封，不忍遽加刑害；何至一家反视为仇？明知穷究并无别情，必欲辗转诛求，遂使皇上忘屋乌之德、臣下绝委裘之义。普天同怨，皇上独与二、三奸臣保守天下，无是理也。亲亲而仁民，愿皇上省之』。有旨：『东宫果真，当不失王封；但王之明被穆虎使冒太子，正在根究奸党。其吴三封、史可法等语，尤系讹传。法司将申明略节，宣谕该藩』。

原任中允李明睿泛海南归，上嘉之。

童氏自称旧妃，自越其杰所解至；上命付锦衣卫监候。初，上为郡王，娶妃黄氏，早逝。既为世子，继妃李氏，洛阳遭变又亡。嗣王之岁，相传即封氏为妃，曾生一子不育。已而遭乱播迁，太妃与妃各依人自活。太妃之南，陈潜夫奏童氏故在；上弗召。至是，自诣其杰所。其杰不敢隐，解至南。上弗善

，故系狱。氏在狱，细书入宫日月、相离情事甚悉。冯可宗达上，上弃之弗见。刘良佐疏言：『王之明、童氏两案未协舆论，恳求曲全两朝彝伦』！有旨：『童氏妖妇，冒认结发；王之明系驸马王昺侄孙避难南来，冒认东宫，妄图不轨，正在严究。朕与先帝素无嫌怨，不得已从群臣之请，勉承重寄；岂有利天下之心，害其血胤？举朝文武，谁非先帝旧臣？谁不如卿？肯讹心至此。法司官即将两案刊布，以息群疑』。

太监田成选到淑女程氏。

吏部恭报剪除群贼，加马士英太保、王铎少傅。

史可法恭请诏见，面言东宫处分，以息群嚣。有旨：『西警方急，卿专心料理；待奏凯后见』。可法叹曰：『「奏凯」二字，谈何容易；面君不知何日矣』！

清兵至范家寨，总兵王之纲邀巡按凌駟南避，駟不听。清陷睢州，巡按御史凌駟被执，不屈；投印水中，与其侄润生自缢。遗书豫王曰：『慎无渡江；若渡江，则扬子江头凌御史，即钱塘江头伍相国也』。清帅厚敛之。事闻，赠兵部。

乙卯，马士英告退，有旨慰留。

四月癸丑朔，马士英请更铸各衙门印，去「南京」〔二〕字；其旧印悉行缴入。先是，管绍宁私寓失去部印；士英庇之，故有此请。

左良玉反兵东下，请除君侧之恶。又移檄远近，以讨马士英。其略云：『马士英者，蛮獠无知，贪狼背义；挟异人为奇货，私媾毒以种奸。欺虾蟆之不闻，恣鹿马以任意；不难屠灭皇宗，遂敢刑戮太子。效胡濙之名访邈邈，既不使之遯于荒野；踵钱宁之即讯大千，又不容其毙于深宫。群小罗织，比燕啄而已深；中狂幽囚，视雀探而更惨。李沾威栲，何如崔季舒拳殴；王铎喝招，有甚朱友恭塞谤。岂先帝不足复留种，既沉其弟、又灭其兄；将小朝自有一番人，既削其臣、并剪其主。嗟乎！安金藏之不作，丙定侯之已亡。附会成群，谁曰吾君之子；依违欲了，咸称的系他人。临江之当乳虎，是可忍也；子輿之遇毒■〈虫酉〉，尚何言哉！良玉受恩故主、爵忝通侯，宁无食蕊之恩，讵忘结草之报！愿同义士，共讨天仇。严虎豹之亟驱，风云气愤；矢鹰鹫之必逐，日月光昭。郿坞丰盈，应有燃脐之祸；渐台高拥，难逃切舌之灾』。檄下，远近相传，惟京中噤口。

王永吉报清兵已过河，自归德以达象山七、八百里无一兵敢守。扬州、邳、徐，势同鼎沸。

黔兵杀掠徽境，徽人汪爵率众御之，杀其凶首数人。诏擒爵抵罪；御史黄耳鼎请赦，不允。

百姓王诏奏镇兵避清南迁，占夺民房、民物。

御史袁（弘勳）请追三案诸臣得罪孝宁太后先庄妃者。

清兵分路至亳州碭山。

湖广何腾蛟疏言：『太子到南，何人奏闻、何人物色？马士英何以独知其伪？既是王昺侄孙，何人举发？内官公侯多北来之人，何无一人确认而泛云自供？高梦箕前后二疏，何以不发抄传？明旨愈宣，则臣下愈惑。此自关天下万世是非』。有旨：『王之明自供甚明，百官士民万目昭然，不日即将口词、章疏刊行。何腾蛟不必滋扰』！江督袁继咸疏言：『太子居移气养，必非外间儿童所能假袭。既走绍兴，于朝廷有何关系，遣人召来？诈冒从何因起？望陛下勿信偏辞，使一人免向隅之悲，则宇宙享荡平之福矣』。有旨：『王之明不刑自认，高梦箕、穆虎合口输情，诸臣无端过疑，何视朕太薄、视廷臣太浅！袁继咸身为大臣，不得过听讹言，别生忆揣』！

左兵东下，沿途遍张告示，称本藩奉太子密旨，率师赴救。士英等大惧，京师戒严。调黄得功、刘良佐离汛，又遣刘孔昭、阮大铖及方国安共御之。

清兵攻破徐、碭，又破泗州；塘报汹汹。上召对，士英请亟御良玉。大理姚思孝、尚宝李之椿合词请备淮、扬，给事吴希哲等亦请备清兵。上谕士英曰：『还该备淮、扬，不可撤江防兵』。士英厉声指诸臣曰：『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，其言不可听；臣已调良佐渡江矣。宁可君臣死于清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』！大呼有异说者斩。上默然而罢。于是北守愈疏矣。史可法三报紧急，上谕：『上游急，则赴上游；北兵急，则御北，自是良策』。马士英自出五千金，委黄金钟招募健卒，即补府同知。马士英荐白衣李毓知兵，即补职方主事。

梁云构请召刘泽清、黄得功将兵入卫。

钱谦益奏选到淑女；着于十五日进元辉殿。贡院七十人中选元姓一人、田成浙选五人中选王姓一人，周书办自献女一人，俱进皇城內。

左良玉举兵不数日，即病死。子梦庚东下至采石，为黄得功、方国安所败。闻清兵紧急，遂引兵还。黄得功兵至江上，着于荻港三山暂驻，有警进前。

刘洪起奏：清兵乘势南下如同破竹，无人敢遏，恐为南京之忧。

马士英言开洋之船，每只或二百金、三百金，设太监给批放行，于崇明等处起税，如临清关例。

马士英奏上江大捷，赏刘孔昭、朱大典、黄得功、阮大铖、黄斌卿、黄蜚、郑彩、方国安等银币有差。

令乙榜廩生输银准贡。

甲戌二十二日，清师渡淮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二十四日丙子，猝至扬州，围攻新城，可法力御。攻益急，可法血书寸纸，驰诣兵部代题求救，不报。丁丑

，清兵破城入，屠杀甚惨。可法立城上见之，拔剑自刎。

自左兵檄至、清兵信急汹汹，上日怨士英强之称帝，因谋所以自全。士英请召黔兵入卫，办走贵阳（是日黔兵一千二百至，全驻鸡鸣山，践踏僧房殆遍）。

清既破扬州，沿江窥渡。总兵官郑鸿逵帅水师御之京口，清兵编筏张灯向镇江，而别由老鹳河渡。龙潭驿探马报云：『敌编木为筏，乘风而下』。又一报云：『江中一炮，京口城去四垛』。最后杨文骢令箭至云：『江中有数筏，因架炮城下，火从后发，震倒颓城半垛；早发三炮，江筏粉碎矣』。士英将前报搥打而重赏杨使。自是，报警寂然。

庚辰召对，上下寂无一言。良久，上曰：『外人皆言朕欲出去』。王铎曰：『此语从何来』？上指一小阍。铎正色语阍曰：『外间话不可传』。因请讲期；上曰：『且过端午』。

五月壬午朔，时扬州信绝，左兵停留不下。日报捷音，百官进贺，以愚都人耳目。阮大铖日与杨维垣谋，欲杀东林复社诸人。大狱将兴，以上游告警始缓。有夜半书联于东西长安门柱云：『福人沉睡未醒，全凭马上胡诌；幕府凯歌已休，犹听阮中曲变』。丙戌，百官进贺，上不视朝，以串戏无暇也。

陞杨文骢右佥都，巡抚苏、松、常、镇、扬五府。郑鸿逵封靖虏伯，世袭；将士各进一级。

庚寅晨，清兵开闸放舟，蔽江而南。二郑见之，扬帆东遁，一路烧劫甚惨。江南武弁一时皆溃，黔兵奔走；南京知敌已渡江，都人大震。丁亥，传令城门下闸，辰开申闭。百官集清议堂议事，大臣俱窃窃偶语，众不与闻，大约言纳款于清也。是日，昼晦大风，人心汹汹。

辛卯晨，传旨：『三淑女在经厂者，放还母家』。午复召优人入内演戏，上与太监韩赞周、屈尚忠、田成等杂坐酣饮。二鼓后，上奉太后、一妃率内官多人，跨马从聚宝门出狩，百官无一人知者。

壬辰，马士英诈称奉太后召守陵黔兵自卫奔浙。黎明，见宫门不守，宫女乱奔，百姓始知君相俱逊去，惊惶无措。乱拥入宫，抢掠御物，遗落满街。文武一时逃遁隐窜，各不相顾。戎政赵之龙出示安民曰：『此土已致大清』。午刻，百姓千余人擒大臣至中城狱，群殴之，使认太子；太子亟止之，命系之于狱。百姓因拥太子，走马入宫；仓卒无备，冠服俱取诸戏厢中。遂于武英殿登座，群呼万岁。各部署寺官，俱行四拜礼。大僚亦间有至者。黔兵在城者，百姓尽搜杀之，以先受其害也。

癸巳，太子传示，略曰：『先皇帝惨罹奇祸，凡有血气，裂眦痛心。泣予小子，奔投南都，实欲哭陈大义；不意臣奸蔽障，桎梏幽狱。今福王闻兵远遁

，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？泣予小子，父老人民围抱出狱，拥入皇宫。予身负重冤，岂忍称尊！谨此布告在京勳旧文武先生士庶人等：念此痛怀，勿惜会议。予当恭听，共抒皇猷。勿以前日不识予之嫌，惜尔经纶之教也』。

甲申，太子释王铎于狱，仍以为大学士。又召高梦箕于狱，亦以为大学士；梦箕出狱即逃。文武诸臣集中府会议，齿及太子，皆有难色。大都恐清兵入城，无以善后。遂哄然而散，不及立新主之事。马士英居第，百姓焚劫一空。

乙未，清兵薄城下，忻城伯赵之龙率礼部总宪缙城出迎。时豫王驻师天坛中，众拜礼毕，即问太子何在？之龙以王之明对。豫王曰：『逃难之人，自然改易姓名；若说姓朱，你们早杀之矣』。朱国弼曰：『太子原不认是，马士英坐易』。豫王大笑曰：『奸臣！奸臣』！遂发示晓谕南京官民曰：『福王僭称尊号，沉缅酒色、信任佞壬，民生日瘁。文臣弄权，只知作恶纳贿；武臣欺君，惟思假威跋扈。上下离心，远近仇恨』。时以为实录。晚间，赵之龙捧太子出城至营，豫王离席迎之，坐于己右。丁酉早，豫王受百官朝贺。百官递职名，则营参谒如蚁。王铎诣营投到，以其弟王■〈金磨〉在营，甚礼之。

刘泽清自浦口掠舟东遁，入海。

己亥，豫王冥饮营中。正酣悦，忽报各镇兵至。王殊不为意，发兵三百，遣将迎之。有顷，即擒刘良佐至。良佐叩首，请擒弘光赎罪，豫王允而遣之。

上仓卒至太平府，欲避入城，百姓闭城不纳。旁徨江次，乃奔芜湖。芜采水师总兵黄斌卿先遁去，因就黄得功营。得功方出兵与左兵战，闻之即归营，向上泣曰：『陛下死守京城，臣等尚可借势作事；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，进退将何所据？此陛下自误，非臣等负陛下也』。居两日，将谋幸浙。刘良佐追至，且奏豫王之命召得功。得功大怒，不甲而出，单骑驰北营，隔岸骂之曰：『我黄将军死不受屈』。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，得功叹曰：『我无能为矣』！归营，拔剑自刎。良佐即入其营，挟上回南京。丙午，上见豫王，豫王薄之不为礼。置酒灵壁侯第，坐上于太子下。酒半，问上曰：『汝先帝自有子，汝何擅立？既立，不遣一兵讨贼，于义何居？先帝遗体逃难远来，既不让位、又磨灭之，何为』？上不能答。豫王又曰：『我兵尚在扬州，汝何为便走！自主之耶？抑人教之耶』？上汗出浹背，不能答，终席俛首。豫王北凯，将上与太子俱去，后俱凶问。有遗宗监国，谥曰「赧皇帝」。

刘孔昭掠舟东遁，入海。马士英率黔兵称奉太后南迁，所过村镇，奔避一空。至广德州，州守闭城不纳。士英攻破，杀州守；浙抚张秉贞遂备法驾，迎入杭州。太后舍公廨，士英屯兵城南。潞王时寓杭州，恭谒太后如常礼。士英欲立潞王，潞王峻辞不可；闻豫王调兵八万下苏、杭，复渡江南遁，遂有隆武

帝、鲁监国之事。

是变也，吏部尚书张捷微行至鸡鸣寺，以佛幡自缢死。刑部尚书高倬，署中自缢死。礼部主事黄端作不屈，被杀。户部郎中刘成沼，亦自缢。国子监生吴可箕，自缢于鸡鸣山关庙中。中书舍人龚廷祥，投秦淮河水死。中书舍人陈爌及子举人陈伯俞，俱自死。户部主事吴嘉胤，亦自死。钦天监挈壶陈于阶，自缢。副都杨维垣置三棺，传云并二妾俱死；或云假此遁去，后为仇家杀死。不知名投秦淮河死者，冯小璫与百川桥下乞儿也。乞儿题诗桥上有云：『三百年来养士朝，如何文武尽皆逃！纲常留在卑田院，乞丐羞存命一条』。苏州，则原任少詹徐汧，沉虎丘后溪死。诸生顾所受，儒服哭文庙，投泮池死。玄妙观卖面人，夫妇对经死。常州石生及卖扇欧姓者，投西庙池中死。一乡民卖柴入城，闻安抚使至，弃柴船跃入文城坝南龙游河死。五牧有蓄鹑鸟薛叟，以薙发自经死。常熟诸生徐恂，以薙发自缢死。诸者项志宁，不食死。武进诸生董元哲，痛哭死。至于各处起兵见杀，则贵池诸生吴应箕、宣城诸生麻三衡、徽州乡宦金声、武官陈有功、余元宣、万会、吴国桢。而苏州原任游击鲁之璵及韦武韬，俱战死。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峒曾，城破，与子诸生侯玄演、侯玄洁被杀。进士黄淳耀与兄黄渊耀及举人张锡眉、龚用圆，俱死。常熟诸生徐守质，战死。崑山贡生朱集璜，城破被执不顺死。故将王公扬年七十，战死。诸生陶琰，城破自刎死。原任狼山总兵王伯才，为乱兵杀死，一家老幼屠戮殆尽。松江原任中书李待问、博罗知县章简，城破被杀。吏部主事夏允彝，投水死。总兵吴志葵、黄蜚驻兵豆腐滨被擒，解至南京杀死。华亭教谕睦明永，被执不顺死。常州诸生吴福生、徐安远，入太湖从黄兵兵败，福之投水死、安远被杀。诸生张龙文率乡兵薄城，杀死。江阴屡攻不下，至三月乃克；遂屠其城。典史陈明遇，合门投火。阎应元，不顺见杀。训导冯某，自缢明伦堂上。中书戚勳，全家焚死。扬州城破，原任兵部尚书张伯鲸并标下游击龚克臣，俱被执不屈死。兵下嘉、湖，吏部郎中钱榘，战歿震泽。原任吏部尚书徐石麒，自缢；其仆祖敏、徐锦从死。兵至杭州，原任行人陆培，缢死。钱塘知县顾咸建，不顺被杀。某县知县梁于锦，亦死。其前遣使臣左懋第在北闻江南陷，七日不食；摄政王召见，麻衣、孝巾、草履向上长揖，南面而坐。摄政王数以伪立福王、勾引士寇、不投国书、擅杀总兵、当廷抗礼五大罪，懋第抗词，惟请一死。命薙发，坚不肯。于闰六月十九日杀之。题绝命诗有云：『峡坼巢封归路迥，片云南下意如何！寸丹冷魄消难尽，荡作寒烟总不磨』！参谋兵部主事陈用极、游击王一斌、张良佐、王廷佐、刘统等五人从死。忽风沙四起，卷市棚于天际，屋瓦皆飞；一时罢市。

●隆武（鲁监国附）

弘光元年（乙酉）五月，清兵渡江，南都失守。镇江总兵官郑鸿逵、郑彩知势不可为，因撤师回闽。会唐王从河南来。王性率直，喜诗书、善文翰，洒洒千言。初封南阳，以父歿，失爱于祖端王。两叔谋夺嫡，未得请名。及祖端王薨，守道陈奇瑜、知府王之柱始为请嗣。后复以统兵勤王，擅离南阳，锢高墙。会赦出，避乱边浙，鸿逵因奉之俱南。至福州，福建巡抚张肯堂、巡按御史吴春枝、礼部尚书黄道周、南安伯郑芝龙等共会议立王监国。时拥入者艳翊戴功，咸请正位。诸大臣多言监国名正，出关尺寸，建号未迟。郑芝龙亦固争，以为不可。李长倩亦有「急出关、缓正位，示监国无富天下心」之疏。惟郑鸿逵请正位，曰：『不正位，无以压众心，以杜后起』。遂定议。于闰六月十五日奉王即皇帝位于福州。是日郊天，大风震起，拔木扬沙。及驾回宫，尚宝司卿坐马忽惊跃起，玉玺坠地，损其一角。人咸异之。

改福州为天兴府，以布政司为大内。大赦，改元隆武。命颁诏于两浙、两粤。

晋郑芝龙、郑鸿逵为侯，郑芝豹、郑彩为伯。设六部九卿，以张肯堂为吏部尚书、李长倩为户部尚书、曹学铨为礼部尚书、吴春枝为兵部尚书、周应期为刑部尚书、郑瑄为工部尚书、马思理为通政使、郑广英为锦衣卫都督。以天、建、延、兴四府为上游，汀、邵、漳、泉为下游；各设抚、按。县陞府、府陞道、道转内卿，一命以上，咸与宠锡。起蒋德璟、黄景璟、黄道周、苏观生、何楷、陈洪谧、林欲揖、朱继祚、黄鸣俊、皆为大学士。又起曾樱、何吾驺、郭维经、叶廷桂，皆入阁办事。其远不能至者，如王应熊、杨廷麟等仅列其名。阁臣三十余员，俱不令票旨；凡有批答，皆上亲为之。

德璟陛见，首以清屯、练军上请；上然之，而不能行。

改庶吉士为庶萃士，命苏观生主之，以招选贤才。

时文武济济，然兵饷战守俱郑芝龙为政。芝龙，泉州人；幼习海情，凡海盗皆故盟或出门下。自就抚后，海舶不得郑氏令旗，不能往来。每一舶，例入三千金；岁入千万计，以此富敌国。府第安平镇，去泉州城南三十里；后筑城于安平，海梢直通卧内。其守城兵，自给饷，不取于官。旗帜鲜明，戈甲坚利；凡贼遁入海者，檄付芝龙，取之如寄。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。至是，开府于福州，坐见九卿，入不揖、出不送。

集廷臣议战守，兵定二十万。自仙霞关外，宜守者一百七十处，每处多寡不等，约计十万；余十万今冬精练，明春出关。一枝出浙东、一枝出江西，合计八闽、两浙、两粤之饷，尚虞不足。

时粤西有靖江王者，八月亦称监国。隆武诏至不受，举兵欲东。广西巡抚瞿式耜知之，移书两广总制丁魁楚为备；又檄思恩参将陈邦传防梧。靖江王遣

桂平道井济促式耜入，式耜不允。未几，靖江提兵至梧，命式耜易朝服朝；式耜不从，且以兵胁之，卒不可夺。靖江兵寻为丁兵战败返桂，式耜因密授计于粤西总镇杨国威、旗鼓焦璉，遂擒靖江及国威；械至福州，奉旨斩于市。以擒靖功，封魁楚为伯；晋式耜兵部侍郎衔，兼副都御史。

清兵既渡江，平定南都，因分兵入浙。时潞藩避杭，不忍残民，因举城降。清帅贝勒散布官吏至浙东招抚，且令薙发。山阴原任苏松巡抚祁彪佳，赴池水死。原任左都御史刘宗周，不食死。有绝命词云：『留此旬日死，少存匡济意；决此一朝死，了我平生事。慷慨与从容，何难亦何易』！又示婿云：『信国不可为，偷生岂能久！止水与叠山，只争死先后。若云袁夏甫，时地皆非偶。得正而毙矣，庶几全所受』。门人会稽诸生王毓著闻变，即遗书宗周曰：『愿先生早自决，毋为王炎午所吊』。亦投柳桥河死。儒士潘集奔东渡桥，袖石自沉死。儒士周卜年，赴东海死。原任大学士高弘图流寓绍兴，逃至野寺不食死。时马士英潜率所部，奉弘光母后突至绍兴。绍兴士大夫未知弘光所在，原任九江佥事王思任因上疏太后请斩马士英，曰：『主上宽仁有余，而刚断不足。心惑于奸相马士英爰立之功，遂将天下大计尽行交付。而士英公窃太阿，肆无忌惮，窥上之微而曲中之。上嗜饮，则进■〈酉灵〉醪；上悦色，则献妖淫；上喜音，则贡优鲍；上好玩，则奉古董。而以疆场担子，尽推史可法；又心忌其成功，绝不照应。每一出朝，卖官鬻爵，攫尽金珠。四方狐狗之辈，得一望见，费至百金；得一登簿，费至千金。以至文选、职方，乘机打劫；巡抚、总督，现兑即题。其余编头修脚、服锦横行，又不足数矣。所以然者，士英独掌朝纲，知利而不知害、知存而不知亡，朝廷笃信之以至于此也。今事急矣，政本阁臣可以走乎？兵部尚书可以逃乎？不战不守而身拥重兵，口称护太后之驾，则圣驾独不当护耶？一味欺蒙、满口谎说，英雄所以解体、豪杰所以灰心也。及今犹可呼号泣召之际，太后亦宜速趣上照临出政，断酒绝色、卧薪尝胆，立斩士英之头，传示各省，以为误国欺君之戒；仍下哀痛罪己之诏，以昭悔悟。则四方人心士气犹可复振，而战鼓可励、苞桑可固也』。思任又上书士英曰：『阁下文采风流，职素钦慕。然气骄腹满，只知贪黷之谋。酒色逢居、门墙固党，叛兵至则束手无策，强敌来而先期以走；致令乘輿播越，社稷丘墟！阁下谋国至此，即啄长三尺，亦何以自解？以职上计，莫若明水一盂，自刎以谢天下；则忠愤节义之士，尚尔相亮无他。若但求全首领，亦当立解枢权，授之才能大臣，以召英雄，犹可共望中兴。如或逍遥湖上、潦倒烟霞，仍效贾似道之故辙，千古笑齿已经冷绝。再不然，如伯嚭渡江，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，非藏垢纳污之区也。职当先赴胥涛，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』。士英愧愤，不敢答。清招抚使至钱塘江上，原任山西佥事郑之尹子郑遵谦忿杀之。闻鲁

王避难在台州，遂与张国维、方逢国、柯夏卿、宋之普、陈函辉、熊汝霖、孙嘉绩等共谋迎立。适朱大典亦遣孙珏上表劝进，遂定议，拥立鲁王监国于绍兴。逢年、国维、之普、大典俱为大学士，封方国安荆国公、张鹏翼永丰伯、郑遵谦义兴伯、王之仁武宁伯。分国安守严州、鹏翼守衢州；国维督师江上，赐上方剑行事。时马士英逡巡浙东，闻鲁王监国，欲入朝。张国维知之，首参其误国十大罪。士英惧，遂不敢入。补御史陈潜夫原官，加太仆寺少卿，命监各藩镇兵马。七月，复富阳；八月，复于潜。时兵马云集，人治一军，不相统一，部曲骚然。国维疏请于王，言『克期会战，则彼出此入，我有休番之逸；而攻坚捣虚，人无应接之暇：此为胜算。然必连诸帅之心化为一心，然后使人人之功罪视为一人之功罪』。十月，清兵至，方国安严阵当之。国维率王国斌、赵天祥接应，追战于草桥门。

会天大风雨，火炮弓矢不得发，遂收兵。清兵营木城于沿江。闽中隆武颁诏至，诸求富贵者争欲应之。鲁王不悦，下令欲返台州，士民惶惶。国维闻之，星驰至绍，上疏隆武；言：『国当大变，凡为高皇帝子孙、臣庶，所当同心并力；成功之后，入关者王。监国退守藩服，礼制昭然。若以伦序，叔侄定分，在今日原未假易。且监国当人心奔散之日，鳩集为劳，一旦南拜正朔，鞭长不及；猝然有变，唇亡齿寒，悔莫可追。臣老臣也，岂若朝秦暮楚之客哉』！疏出，议始定。然浙、闽成水火矣。

闽饷不足，郑芝龙遣给事中梁应奇入广督饷。应奇往督，因参迟误者数十人，俱奉旨提问，然迟疑未有提至者。潮州知府杨球欲入朝，闻旨遂止粤界，不敢入。芝龙又令抚、按以下皆捐俸助饷。官助之外，有绅助；绅助之外，有大户助。又借征次年钱粮，又察括府、县积存银，厘毫皆解。不足，又大鬻官爵：部司价银三百两，后减至百两；武劄仅数十两，或数两。娼优厮隶，尽列衣冠；但无俸、无衙门，空衔而已。然借此倩轩盖、雇仆役，拜谒官府，鞭挞邻里。甚至府、县莅讼，两造皆称职官；立语不服，互殴于庭而莫可制。受害者延颈清兵；谣曰：『清行如蟹，曷迟其来』！识者已知其必败也。

郑芝龙所招关门兵，不过数百疲癯。廷臣请出关者，章满公车。隆武每欲躬履行间，而芝龙但以缺饷为辞。会十月曾氏至，迎入宫，乃暂止。

大造宫殿。初，隆武孤身南来，鸿逵以所掠美人十二献用，随居官衙。至是曾氏至，遂大兴工作，扩构宫殿。厄匱之属，皆用黄金。开织造府，造龙袍；后下体服，皆织龙凤。然后性傲敏，颇知书贤能；隆武每召奏对，辄于屏后听之，共决进止。隆武颇严惮之。

隆武尚未有嗣，郑芝龙乃令子郑森入侍。隆武赐国姓，改名成功。隆武每意有所向，成功辄先得以告芝龙。由是，廷臣无敢异同者。何楷入朝，与芝龙

争朝班不合，乞归；中途盗截其耳，诏追贼不得。兵科给事刘中藻，亦以忤郑氏去。有密告郑芝龙揽权者，隆武辄责芝龙；芝龙怒，佯欲谢事。隆武心知芝龙不可恃，无以制之。因复固留曰：『此非朕意，乃某人之言也』。芝龙潜中伤之。于是左右无一同心矣。

丙戌，邵武知府吴炆炜、推官朱健移家眷他驻，坐倡逃；建阳知县施慷为奸胥摘发，坐贪酷：俱斩于市。龙溪知县谢泰宗以贪参，罚八千金。

杭严道龚可楷航海至闽，不用。而南来无赖之徒，争上疏谈兵；片言合旨，赉宝锭、赐官爵。久之，部曹几及千人。

廷臣屡请命芝龙出关，芝龙亦知不出关无以压众心，因分兵为二，声言万人，实不满千。以郑鸿逵为大元帅，出浙东；郑彩为副元帅，出江西。隆武仿淮阴故事，筑坛郊拜而送之。二将既出关，疏称候饷，不行。逗留月余，隆武下诏切责曰：『倘畏缩不前，自有国法在』！二将不得已，踰关行四、五百里，仍疏言饷绝，留驻如故。

大学士黄道周愤师不前，因请以师相募兵江西。曰：『江西多臣子弟，愿招之效死军前』。隆武命芝龙助之资，芝龙不与一钱，隆武惟给空劄百函而已。道周以劄号召门下得百人，居吉安，与杨廷麟、万吉元为呼应。出兵徽州，为清兵所擒，械送江宁。道周绝粒不食，积十四日不死。清内院洪承畴怜而欲生之，道周不屈，竟斩于市。

阁臣蒋德璟见郑师逗留，因自请行关确察情形，相机督战；隆武许之。比至，则疲兵弱卒、朽甲钝戈，一无可为。德璟因叹息告病去。户部尚书李长倩以饷不继，忧愤而死。

吏部郎中赵玉成与尚书张肯堂同籍江南，疏言『臣等生长海滨，请以水师千人从海道直抵君山，袭取金陵，以迎陛下』。隆武大喜，亟催芝龙造艘；芝龙笑诺。会有上疏言水师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归者，事遂不果。

隆武决意亲征；二月，驻建宁。楚抚何腾蛟、江右杨廷麟皆疏迎隆武，隆武意欲往江右，犹豫不定；而芝龙固请回省：『省中人数万呼拥请还，不还则绝天下望』。因驻蹕剑津。

任兵部尚书吴春枝留守，晋大学士；辞不受。

六月，吴炳自江右单骑入关；命以布政提调棘闱。以编修刘以修为主考，取中举人万瓚等百余名；犹雍雍太平象也。

皇子诞生，群臣表贺，有「日月为明、止戈为武」语；隆武嗟异。大赦、覃恩，郑氏厮养俱得三代诰。

诛鲁王使都督陈谦。谦奉使至关，赳赳不敢入；芝龙与之有旧，以书招之，乃入。陛见，启函称皇叔父、不称陛下，隆武大怒，下之狱。芝龙疏救，不

听。谦，武进人。乙酉春，齋弘光诏封芝龙南安伯；比读券，乃误书安南。谦谓芝龙曰：『安南则兼两广，南安仅一邑耳；请留券而易诏』。芝龙大喜，厚赠而别；及半途而南京变。芝龙德之；故至是，力救。监察御史钱邦芑密奏：『陈谦为鲁心腹，且与郑至交；不急除，恐有内患』。隆武信之。或以告芝龙，芝龙谓刑人必经其门，临期救之更便。至夜半，内传片纸，别移谦斩之。芝龙闻知，伏尸而哭，极其哀；以千金葬谦，为文以祭，有「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」之句。

郑芝龙微闻钱塘信急，因疏称『海寇狎至，今三关饷取之臣、臣取之海，无海则无家，非遄征不可』。拜表即行。隆武手敕留之，曰：『先生稍迟，朕与先生同行』。使奉敕至河，而芝龙飞帆已过延平矣。芝龙既去，守关将施福声言缺饷，尽撤兵还安平。

浙东将士与清兵跨江相距，自丙戌春屡战不胜，各营皆西望心碎。王之仁上疏鲁王曰：『事起日，人人有直取黄龙之志。乃一败后，遽欲以钱塘为鸿沟，天下事何忍言！臣为今日计，惟有前死一尺，愿以所隶沉船一战。今日欲死，犹战而死；他日即死，恐不能战也』。三月，清兵驱船开堰入江，张国维命之仁统水师江心袭战。是日，东南风大起，之仁扬帆奋击之，国维督诸军渡江，清兵为之少却。会隆武使陆清源賚诏至江犒师，时马士英依栖方国安，因唆国安斩之，且出檄数隆武罪。国维闻之，叹曰：『祸在此矣』。四月，鲁王既斩闽使，恐闽发兵；又见杭州固守坚不可破，遂定议抽兵属国维西征；以余煌兼兵部尚书督师江上，而事不可为矣。清贝勒王侦知，遂屯兵北岸，用大炮击南营，适碎方兵厨灶，国安惧，叹曰：『此天夺吾食也』。私念隆武曾以手敕相招，入闽必大用；又清兵势重莫可支，于五月二十七日夜拔营走至绍兴，率马兵、阮兵以威劫鲁王而南。翌日，江上诸师闻国安走、郑遵谦移资入海，余俱溃散。惟王之仁一军尚在，国维与之仁议抽兵五千分守各营。之仁泣曰：『坏天下事者，方荆国也！清兵数十万屯北岸，倏然而渡，孤军何能迎敌？之仁有船可入海，公兵无船，速自为计』。国维不得已，乃振旅追扈鲁王。六月朔，清兵渡江。礼部尚书余煌大张朱书，尽启九门，放兵民出走；遂正衣冠，赴水死。国安、士英南行，谋以鲁王投降为入关计，乃遣人守鲁王；守者忽病，鲁王得脱，登海舶。闻国维行至黄石岩，因传命国维遏防四邑；遂过东阳，图治兵再举。清既入关，遂遁入舟山。清兵破义乌，众劝国维入山。国维曰：『误天下者，文山、叠山也；一死而已』。二十六日，清兵至七里寺。国维具衣冠，南向再拜，曰：『臣力竭矣』！作绝命诗曰：『艰难百战戴吾君，拒敌辞唐气励云；时去仍为朱氏鬼，精灵当傍孝陵坟』。从容赴园池死。兴国公王之仁载其妻并两子妇、幼女、诸孙尽沉于蛟门下，捧所封敕印北面再拜，投

之水。独至松江，峨冠登陆，百姓骇愕聚观。之仁从容入见内院洪承畴，自称『仁系前朝大帅，不肯身泛波涛；愿来投见，死于明处』。命薙发，不从。八月二十四日，斩于市。兵部侍郎陈函辉，哭入云峰寺中，作绝命词八首。一曰：『生为大明之人，死作大明之鬼；笑指白云深处，萧然一无所累』。二曰：『子房始终为韩，木叔生死为鲁；赤松千古成名，黄蘗寸心独苦』。三曰：『父母恩无可报，妻儿面不能亲；落日樵夫河上，应怜故国孤臣』。四曰：『臣年五十有七，回头万事已毕；徒惭赤手擎天，惟见白虹贯日』。五曰：『去夏六月廿七，虚度一年世法；但严心内春秋，莫问人间花甲』。六曰：『斩尽人间情种，独留性地灵光；古衲共参文佛，麻衣泣拜高皇』。七曰：『手着遗文千卷，尚存副在名山；正学焚书亦出，所南心史难删』。八曰：『慧业降生文人，此去不留只字；惟将子孝臣忠，赠与人间同志』。又自作祭文一、埋骨记一，从容笑语自经死。礼部侍郎王恩任，不食死。太仆少卿陈潜夫，偕妻孟氏、妾孟氏，夫妻、姊妹联臂共沉河死。兵部主事叶汝■〈卅〈木亘〉〉与妻王氏，同溺死。兵部主事高岱，绝食死；子诸生高朗，赴水死。通政史吴从鲁，不薙发死。原任山西佥事郑之尹，沉水死。诸暨诸生方炯、山阴诸生朱炜，俱赴水死。萧山诸生杨云门，自缢死。医生倪舜年，正襟危坐磁缸内，命掩覆朗声诵经死。清兵至金华，大学士朱大典固守，攻月余不下；用红衣炮破之，大典合门纵火焚死。总兵张鹏翼守衢州，标下副将秦应科等为清内应城破，鹏翼及乐安王、楚王、晋平王、督学御史王景亮皆被杀。马士英、阮大铖犹拥残兵数千请入关，隆武以其罪大，不许。士英计穷，遁至台州山寺为僧，为清将搜获；阮大铖迎降。贝勒俱令随内院办事。方逢年、方国安及刑部尚书苏壮，俱薙发投诚。

隆武自芝龙去后，乃议幸赣；故关门无一守兵，寂如也。清兵至，从容过岭。然清兵入闽，或出建、或由汀、或由福宁，俱走山谷间道出不意，不必定走仙霞也。

溃兵先奔者于路，焚掠为食；至建宁，科臣黄大鹏、按臣郑为虹闭城，发仓米、库银以犒赏，俱驩呼而去，一郡独全。清兵将至浦，百姓议请出降，郑为虹不可；再请，为虹执不可。清兵至，拥见贝勒；众迫跪，为虹不屈。贝勒嘉其节，不忍杀，且劝薙发；为虹曰：『负国不忠、辱先不孝，忠孝俱亏，我生何用！宁求速死，发不可断也』。明日，复召见，责输饷；为虹曰：『清白吏，何处得金』？百姓争欲代输赎其死，为虹曰：『民穷财尽，乌乎可』！因喷血大骂。贝勒下令斩之，为虹大喊奋跃，夺刀自刺胸不死，遂见杀。百姓为之立祠。黄大鹏亦同日殉难。

隆武闻清兵信急，遂决计幸赣。于八月二十一日启行，犹载书十车以从。

二十四日，抵顺昌。传清兵已及剑津，且踵至；遂仓皇骑而奔。从行者，惟何吾驄、郭维经、朱继祚、黄鸣俊数人而已；何与郭亦散去。

清兵至顺昌，获龙扛搜之，得马士英、阮大铖、方国安父子及方逢年连名请驾出关为内应疏，在已降后。大铖方游山，闻信知不免，自投崖死；仍命戮尸。士英等四人，骈斩延平城下；家眷百余口，悉给赐兵丁。

清兵过延平而东，时隆武将入赣，因停一日晒龙凤衣。清兵追至，遂及于难；并擒曾后及保驾官朱继祚、黄鸣俊，械至福州，贝勒斩隆武及曾后于市。朱继祚勒令致仕，旋为乱兵所杀；鸣俊许授五品官，以老疾辞免。礼部尚书曹学佺、通政使马思理，俱自缢。

清别遣李成栋、韩固山略定兴、泉、汀、邵、漳州等处。

九月，清兵入泉州，德化知县陈光晋迎降；大学士蒋德璟绝食死。

既而汀、漳皆降，惟芝龙尚保安平，军容煊赫；战船齐备，炮声不绝，响振天地。贝勒知泉州乡绅郭必昌与芝龙最厚，因遣必昌招之。芝龙曰：『我非不欲忠于清，恐以立王为罪耳』。会清固山兵逼安平，芝龙怒曰：『既招我，何相逼也』！贝勒闻之，乃切责固山，令离安平三十里驻军；而遣内院二人持书至安平，书略曰：『吾所以重将军者，以将军能立唐藩也。人臣事主，苟有可为，必竭其力；力量不胜天，则投明而事，乘时建功，此豪杰事也。若将军不辅立，吾何用将军哉！且两粤未平，今铸「闽粤总督」印以相待。吾欲见将军者，欲商地方人才故也』。芝龙得书大悦，遂进表降。其子弟皆劝芝龙入海，曰：『鱼不可脱于渊』。芝龙不听。至福州，朝见贝勒，握手甚欢，折箭为誓；命酒痛饮，饮三日。夜半，忽拔营起，遂挟而北矣；明统云坠。虽有遗孽，不足纪矣。

●附录

• 永历皇帝 •

福州既失，两广总督丁魁楚与广西巡抚瞿式耜会议监国；而阁学兵部尚书吕大器自闽至、原任兵部尚书李永茂以守制并至。式耜首言监国永明王贤，且为神宗嫡孙，应立。永明王讳由榔，桂王之子。初封衡阳，以寇乱徙寓梧；会桂王已薨，永明犹在衰絰中也。于十月十四日监国，改元永历。以肇庆府署为行宫，推置僚署有差。魁楚、大器俱为大学士，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阁学、掌铨事；魁楚兼戎政、大器兼中枢，永茂请终制。而福建旧相苏观生、何吾驄俱遁回广东，与布政使顾元镜于十一月拥立隆武弟唐王聿■〈金粤〉监国，年号绍武；以都司署为行宫。

会赣州败书至，司礼太监王坤趋永历移梧避之。式耜谓：『今日之立，为祖宗雪仇耻，正宜奋大勇以号远近。东人复不靖，苟自懦，外弃门户、内衅萧

墙，国何以立』？争之不得，遂移梧。

寻还肇庆。故大学士陈子壮书达式耜，请力馘苏而趣兵东。永历遣兵科给事彭耀往谕之。耀，粤东人，旧为秦令，有能声；譬晓伦序监国先后、国家仇讎利害。观生等杀耀于市，日集兵向肇庆。右司马林佳鼎督兵靖东郊，东将诈降，陷佳鼎没于水，东人益獗。

式耜疏言：『草昧之初，惟养圣德、修纪纲、慎政教、挽人心、布威武、起用人望、招徕贤俊为首务』。王坤者，固北阉；自南都失而入闽。隆武遣出，兹用司礼秉笔。有户部郎中周鼎瀚，内批改给事中；瞿式耜力言不可，不听。（以）粤巡使王化澄陞粤督，寻代佳鼎，晋少司马，掌中枢（大器先以病去矣）；内批：陞化澄为大司马。式耜疏言：『化澄诚贤，有廷论；斜封墨敕，何可为例？请补部疏，尚得体』。盖汲汲为阉预虑也。

晋永茂大学士；茂守制，金请专知经筵，不入直。茂疏荐十五人为十五省乡望。疏上，王坤启视，殊不悦。未几，十四人皆朱之，山西道御史刘湘客一斥。永茂怫然曰：『朝廷方以经筵责茂，茂以十五省人进，非私也；斥湘客者，斥茂也』。即日解舟去。式耜疏言：『大臣论荐，新朝盛事。司礼辄去取其间，无以服御史，何以安大臣』？王坤复疏荐海内硕卿数十人；式耜又言：『司礼抑人不可，荐人更不可』。吏部都给事刘鼐等疏论坤内臣，不得荐人。永历怒，叱逐鼐等；式耜力持之，得复用。

御史童琳参都御史周光夏越资序、题差用，私乱台规非法；命廷杖琳。式耜力救，得免。

陞翰林院检讨方以智为中允。改御史刘湘客为编修，充经筵讲官；坤不悦湘客，且疑刘鼐疏出以智手。以智放舟去（时十二月十五日）。

清总兵李成栋兵薄广州，命前锋数十人以红布裹头扮作广军，直至城下，夺门而入；副将杜永和擒绍武并周王、益王、辽王等，尽斩之。苏观生伏诛，顾元镜、何吾驺皆投诚，百姓薙发归顺。时有石、马、徐、郑四姓联■〈舟宗〉海上，花山杨光林亦拥众数万，水陆交讐，民不聊生。成栋相机剿抚，于二十三日发兵往南韶而亲下肇庆。

二十五日闻报，式耜请视师，督战士驻峡口。王坤复请永历西避之，式耜争之不听，遂驾小艇上西峡。

丁亥正月朔，至梧州。时丁魁楚惑于奸弁苏聘，从梧西走岑溪；王化澄走潯州。随行者，止式耜一人。

是月十六日，成栋克定肇庆，随发副将杨文甫、张月领兵克取高、雷、廉三郡；即于二十九日一鼓而入梧州，广西巡抚曹烨出降，梧属俱遍令纳印。及南雄、韶州二府报捷，别遣副将阎可义等前赴琼州。

二月，永历抵桂林。式耜肃殿陛，敕守御；诞告楚、蜀各镇：粤西居山川上游，桂诚可都，疏请道里之可达桂林者。王锡袞、文安之为相，周堪赓、郭都贤、刘远生为六卿。时给事中丁时魁疏论新政，烺烺石划；召掌礼科。给事中金堡素有清直声，终制，敕召还。何腾蛟晋阁学督师。

而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余，清人招之不服；乃水陆设伏，大战藤江，丁兵败，魁楚中箭死之。隰江、平乐相继投降，高、雷、廉三府俱报捷。四月，清兵渡海克琼州。

方警报之叠至也，王坤又趣永历往楚。式耜上疏，言胜败存亡、山川要害甚激切；略曰：『驾不幸楚，楚师得以展布，自有出楚之期；兹半年之内，三、四播迁，民心、兵心狐疑局促，如飞瓦翻手散而覆手合』。又曰：『在粤而粤在、去粤而粤危。我进一步，则人亦进一步；我去速一日，则人来亦速一日』。又曰：『楚不可遽往，粤不可轻弃。今日勿遽往，则往也易；今日若轻弃，则更入也难』。又曰：『海内幅员，止此一隅。以全盛视西粤，则一隅似小；而就粤西恢中原，则一隅甚大。若弃而不守，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』。擎跪涕泣，不可挽。无已，请身留桂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，各路悉秉节制。式耜仍疏请暂驻全州，以扼楚、粤之中。

当平乐之不守也，清兵直薄桂林。三月十一日，冲入文昌门，城中大恐。时焦璉自全甫归，从者数百人控弦提刃，与清兵接战；稍却之。清兵屯阳朔，遍野俱薙发。式耜与璉危城孤守，疏诣全，征安国公刘承胤兵。承胤初从武冈入护，犹持正守法，逐司礼王坤为弄权，面叱周鼎瀚为奉寺鼻息；故雅重式耜，发兵数千援桂。未几，承胤请金吾郭承昊、马吉翔、严云从封伯；御史毛寿登驳参金吾无矢石功，何得援边镇例晋五等？

吉翔等疑疏出湘客指，鼎瀚遂造蜚语，为董卓、■〈榘，彳代木〉、泛之议，激承胤怒，偪永历立命廷杖，而缚寿登、湘客及御史吴德操、给事中万六吉于午门外。会诸臣申救，得免；寿登等俱落职。承胤益横，胁劫永历幸武冈。式耜疏留全阳，曰：『闻郊社礼成，即图移驾；不知移驾将回桂林耶？抑幸武冈、辰、沅耶？今日原以恢复两粤为心，则不徒西粤未恢不可移动，即东粤未恢亦且当驻全也』。故承胤等嫉杖湘客等，以湘主还蹕桂林之议也。承胤诸部至桂，挟饷不出兵。式耜搜括库藏而外，捐囊万金；夫人邵亦捐簪珥数百。兵卒不肯出，与焦兵主客不和，譁变击斗，掠市而去（为五月十四日）。永历竟驻武冈。

五月二十五日，清兵侦兵变，积雨城坏，环攻桂城；吏士皆无人色。璉负创奋臂呼督师、抚按，肘羽腹石，分门婴守；用西洋銃击中马骑。寻出城战，奋勇击杀。自辰抵午，不及餐；式耜括署中米蒸饭分哺之，士卒俱乐用命。

明日复出战，清兵旋去。式耜先令路将马之驥伏于隔江犄角接应，固围倍慎。是三月之内，危于清、乱于兵，式耜一手指挥，琏乃得底定。琏久将桂，得桂人心；式耜国士遇之，故独得琏死力。

以保桂功，进式耜兼太子太师、临桂世伯；式耜辞不拜。疏上不允，复请告自劾；言『自二月十五日以迄五月二十九日，凡百六日中，遇变者三，皆极危险；变故当前，总办一「死」字，亦遂不生恐怖、不起愁烦。惟是臣之病，不独在身而在心、不徒在形而在神；身与形之病可疗也，心与神之病不可医也』。又疏再请返蹕全阳，卒不听。乃督琏恢朔、下平；邦传由宾、柳亦及浔，并复梧。至八月，具疏上言粤西全定，请还桂林，昭告兴陵。

时巡道严起恒以仪表魁梧，拜大学士。

督师何腾蛟驻衡州、堵胤锡驻长沙。诂清三王平定长沙，而衡州相继尽失。总兵黄朝选、杨国栋等被执，尸几断流。八月二十四日，武岗复败。永历又播越入粤，次柳州。式耜累疏，极言『不可他移一步。滇、黔地荒势隔，忠义心涣。三百年之土地仅存粤西一线，且山川形胜、兵马糗粮俱有可恃』。时督师何腾蛟、新辅严起恒及刘湘客咸至桂，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骤至，宜章伯卢鼎亦至自楚，式耜复疏，极言『柳州猺獠杂处，地瘠民贫，不可久驻；庆远壤邻黔、粤，南宁地偏交彝，不可远幸』。时腾蛟与永忠、鼎、琏等俱分防任汛。

会土司覃裕春子鸣珂与道臣龙文明构兵，永历复次象州。式耜与腾蛟、起恒、湘客等筹画调和主客，集永忠、琏誓于神，刻期出师；宜章鼎与滇镇总兵赵印选遂各分路驻全。全洲战胜，诸帅连营而军。清兵因次楚。

十一月，永历自象州抵桂，式耜与起恒并相。司礼庞天寿七月请催兵下梧，久在粤；旧司礼王坤被承胤逐者复入。自武岗至柳、至象，票拟皆金吾吉翔手也。式耜疏请永历揽大权、明赏罚、严好恶、亲正人、闻正言，威德兼行，以服远近；时谓名言。

腾蛟再督师出全，兵益不睦；琏下平乐、永忠壁兴安。未几，永忠营被袭，疾至阙，欲撤兵。左右禁近，刻期欲永历迁。式耜持不可，言『督师警报未至，诸营夜惊无大恐；二百里外风尘，而遽使主露处耶？播迁无宁日，国势愈弱、兵气愈难振，民心皇皇复何依？潮回波游，虽长年三老，能逆挽其戢杙哉』？左右禁近周势不能止。式耜又请曰：『无已，候督师归；果急，甲士正山立，观兵督战，咫尺威严，劝激将士，背城借一，胜败未知。若以走为策，桂城危、柳益危；若今日可到桂，明日亦可到南太』。反覆数百言，泪下沾衣。严起恒曰：『迟至厥明五鼓』。甫夜半，而永历已行矣；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。

时溃兵肆掠，蹂躏公署，职官无一得免；式耜被逼登舟。黎明，刑部侍郎

远生、给事中丁时魁、万六吉及湘客俱至；盖湘客奉命安抚乱亡及劝饷糈，而远生、时魁以召将入也。遇式耜于樟木港，式耜集远生等入民屋，立草檄分路四发；蹙驻阳朔，催璉兵上援。楚镇周金汤、熊兆佐亦入桂；又檄翰林简讨蔡之俊、大理寺评事朱盛澱先入桂。宣式耜令，檄按察司佥事邵之骅部璉兵，定人心。式耜于初一日复入桂署。督师腾蛟自永宁至，滇镇胡一青统兵至，璉自平乐统兵至。清兵疑桂城空虚，直抵桂北门。三月二十二日，腾蛟督兵三面御之，清兵渡甘棠去。督师列营榕江。

永历诏旌式耜，赐银币，又赐「精忠贯日」金图书一枚。式耜念主宵衣南宁蛮乡，不可久驻，日为永历清道。前日所忧在内者，今更在外。督勳镇将士直取全州。

促巡抚鲁可藻下梧，会东人有反归信，令可藻缮兵以待。会可藻衔自署两广。旧例：东抚称制兼粤西，西抚称抚。式耜曰：『方今武人多自署抚，军帅一面牵制辄自命，貽远人笑；予代疏请衔，曷不可』？周鼎瀚以阁部擅，式耜亦疏正之。当武岗之乱，言官弹鼎瀚以附承胤入直；式耜司票拟，独不苛。王沂公曰：『进贤、退不肖，皆有体。瀚系大臣，应听自谢免；不谢免而复擅假，毋乃不可乎』？邦传称粤西世守，牒四飞。式耜疏驳之：『今日功晋五等，尚未裂土。海宇剥削，止粤西一隅为驻蹕之地，楚、滇数万之师日需食；辄曰：「世守」，岂老成忧国所隐料』？式耜身在虽外，在廷大纪纲，极言力请；疏曰：『臣与陛下患难相随、休戚与共，原自不同于诸臣；一切大政，自得与闻。庙议可否，众指所关。本乱而求末治，马陲终古耳』。

永历驻南宁。四月初一日，世子生，册为太子，赦天下，诏曰「万喜」。

式耜念无讲官，经筵不御，石室尘封，何由闻得失；手书「八箴」于扇，进之。

督师腾蛟复全阳，是五月二十七日事也。督师报功疏，不肯自为功；有曰：『为陛下以信臣、用臣者，式耜一人也』。

六月，粤东李成栋来归。先是，成栋下广，收缴印信凡五十余颗，于中独取「总督」印藏之。有爱妾某，松江妓也；揣知其意，因朝夕怂恿。成栋抚几曰：『怜此云间眷属也』。妾曰：『我独敢富贵乎？先死尊前，以成君子之志』。遂自刎颈。成栋抱尸大哭。明日即衣冠，将「总督」印具疏迎驾。又江右金声桓据南昌，藏表疏于佛经部面中，遣使賫奏亦至，两粤俱称全土。式耜疏请往桂，又请永历勿遽东；又言『事权宜专，号令宜一。兹军功爵赏、文武署置决于成栋，若归之朝廷则中扰，阌外不能专制；听之，朝廷徒虚拱。且楚、黔雄师百万，腾蛟翘首威灵，如望云霓。车驾既东，军中将帅谓朝廷乐新复之土，成栋亦有邀驾之嫌。号令既远，则人心涣散。请一见东诸侯，俾共瞻至尊

音容，面为慰劳指属，然后责其尽意于东，刻期出战，咸决于外、不中扰也』。又疏令简讨蔡之俊入迎，再疏令给事中蒙正发迎。永历竟由梧入肇；先后诸疏，俱不报。式耜闻，泪簌簌下；再疏谓：『前日粤东未复，则宜住桂以规楚；今日江、广反正，则宜住桂以图出楚。事机所在，毫厘千里』。吏部侍郎吴贞毓疏请永历往广城，式耜乃促远生入阻永历。适成栋自岭还师，修行宫，且迓驾。永历命远生诣广劳师，远生谓成栋曰：『今驾驻此，爵赏征伐，人疑有私，不可不嫌』。成栋然之，遂罢行宫、止迓驾。成栋具疏，言『式耜拥戴元臣，粤西扼御定，毋容久于外；应亟召还纶扉』。永历专命遣官三、四召，式耜曰：『前日在南宁，桂林危；桂林危，则天下去矣，其机在外不在内也。今江、广悉定，何公督师下星沙，朝臣且辐至，予不敢忍危而即安』。具疏乞骸，再上不允。

己丑正月，清兵破湘潭，何腾蛟被执。初，腾蛟檄各处兵马齐集湘潭，而命马进忠等由益阳抄出长沙下，邀截上下舟船，焚掠湘阳，断绝水道。一只虎率大队复至长沙，络绎攻围。值清援兵合至，战胜于湘潭；腾蛟被擒，斩之。

二月，清兵破信丰，李成栋歿于阵，南昌败书复再闻。先是，声桓据南昌，清兵昼夜攻击，破之；王得仁被斩、声桓赴水死。于是先后赠腾蛟中湘王、成栋宁夏王、声桓〔豫章〕王、永历设坛挂帛，皆■〈才文〉泪亲祭。专命式耜留守督归，兼江、楚各省兵马。

永州兵再退，式耜疏请兵科给事中吴其靄监各营军再出。当永历驻肇庆，疏奏谆谆，以岁月稍暇、财赋优裕，用心尽力修内治以自固、严外备以自强，且积弊之后，易致中兴也。一才一艺之士，靡不收罗幕府。每慨人才凋零殆尽，凡趼足而至者，非怀忠抱义之人，亦乱世取功名之士。人之岁月精神不用之于正，则用之于邪；安可驱为他人用？故人咸以桂林为稷下。

四月，云南张献忠养子孙可望遣龚彝之弟龚鼎献黄金二十两、马四匹，移书求封亲王名号。给事中金堡固争，以为祖制无有。而广西南宁府与云南广南府错趾，可望来书有「不允封号，即提兵出战」等语。陈邦传恐甚，先封秦王，寻封为荆郡王；可望不受后封。

时楚制堵胤锡以楚败达肇庆，滇营自永、全还桂，与焦兵猜疑生隙。

忠贞营自蜀转战，由楚至梧休息甲士。

清遣使贻书招式耜，式耜不从。

永州再报失利，兴宁侯胡一青兵还榕江；式耜复办粮械，趋出兵屯于全。民力穷竭，诛割无术，槁悴万状。永历闻，为废食；召廷臣议于慈宁宫，发东饷一万两。

是时清兵围困曾庆于平和；寻出降，杀之。而诏安等处一时俱归于清。郑

芝鹏据石榴城，清兵至，随遁去。刘中藻在福宁势穷，自缢。福建尽失，惟延、漳、汀三府界连江右，而延平所属皆处万山中。清兵既回，遂立德化王朱慈烺据将军寨，先陷大田、继破龙溪，攻顺昌、将乐。至十一月，清兵攻破之；王被获，兵部尚书罗南生等降。

庚寅正月，南雄报不守，宝丰伯罗耀成弃韶州；永历震恐，戒舟西上。戎政远生奏自请行清远，给事中金堡特奏请留，争之不得。适式耜疏至，曰：『粤东水多于山，虽良骑不能野合。自成栋归顺，始有宁宇，财赋繁盛二十倍于粤西；衣甲粮饷，内可自强、外可备敌。材官兵士南北相杂，制胜、致王，可操券而求。难得而易失，莫此云急。且韶去肇数百里，强弩乘城、坚营固守，亦可待勤王兵四至。何乃朝闻警而夕登舟』？疏再上，而永历移德庆、抵梧州矣。盖自成栋首疏文武各还事权，言官正气宜奖，鹵簿不得干机务；失权者意。故急欲永历移舟，弃东如履。

时词谏诸臣正纲纪、慎名器，多失人意。而御史程源辈以攫官不得，伺权者指，攻其所必去，荧惑永历听，下给事中丁魁楚、金堡、蒙止发及侍郎刘湘客诏狱。式耜闻报，上疏申救，谓『中兴之初，宜保元气、勿滥刑』。再疏争之曰：『诏狱追赃，乃熹庙朝魏忠贤弄权锻链杨、左事，何可祖而行之』？颁敕布四人罪状；非永历意，敕出忌者之手。式耜封还，谓『法者，天下之至公也。不可以蜚语饮章，横加考案，开天下之疑。且四人得罪，各有本末；臣在政府若不言，恐失远近人望，其何辞于后世』！凡七疏。遣孙昌文入见梧州，陈说粤西民贫食尽军曲折（？）。时昌文子身由海上来也。阁试，授昌文翰林简讨。

清兵再薄全州，卫国一青兵撤守榕江。

时勳帅咸进公，次者侯与伯；桂林牙门相望，号令纷出。

十一月初五日辰，报清兵大举入严关；印选、一青、永祚俱以分饷入桂，榕江空壁。武陵侯杨国栋、宁武伯马养麟方驰出小路军榕江，兵未战而四溃。发使趋印选，印选已出城，城中大乱，沿道驱掠。式耜令戢不得，城外鸟散，一青、永祚从城外去。式耜衣冠危坐署中，适总督张同敞自灵州回，过江东，不入寓，过式耜署曰：『事迫矣！公将奈何』？式耜曰：『封疆之臣，知有封疆；封疆既失，身将安往』？同敞曰：『公言是矣！君恩、师义，敞当共之』。遂笑与式耜饮。家人泣请身出危城，号召诸勳，再图恢复。式耜挥去，不从。厥明被执，见清定南王孔有德；式耜以死自誓，不复一言。命幽式耜、同敞于别所。式耜赋诗，日与同敞赓和。至闰十一月十七日，斩之。其绝命诗有云：『从容待死与城亡，千古忠臣自主张；三百年来恩泽久，头丝犹带满天香』。死之日，冬雷电大发，远近皆为称异。时给事中金堡已削发为僧，上书孔

有德请葬式耜、同敞；而吴江有杨■〈禾丸〉，为具衣冠棺殓，并同敞瘞于北门之园。

永历上南宁，入土州；严起恒、王化澄、马吉翔、庞天寿皆随去。后未详云。